



六度集經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六度集經卷第一

萬一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第一上凡十章

佛在王舍國鷄山中時與五百應儀菩薩千人共坐座中有菩薩名阿泥察佛說經道常靜心側聽寂然無念意定在經衆祐知之爲說菩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疾得爲佛何謂爲六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明度無極高行布施度無極者厥則云何慈育人物悲愍羣邪喜賢成度護濟衆生跨天踰地潤弘河海布施衆生飢者食之渴者飲之寒衣熱涼疾濟以藥車馬舟輿衆寶名珍妻子國土索即惠之由太子須大擎布施貧乏若親育子父母屏逐愍而不怨

昔者菩薩其心通真觀世無常榮命難保盡財布施天帝釋觀菩薩慈育羣生布施濟眾功勲巍巍德動十方懼奪已位因化爲地獄現于其前曰布施濟眾命終魂靈入于太山地獄燒煮萬毒爲施受害也爾惠爲乎菩薩報曰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釋曰爾其不信可問事者菩薩問曰爾以何緣處地獄乎罪人曰吾昔處世空家濟窮拯拔眾厄今受重辜處太山獄菩薩問釋仁惠獲殃受施者如之乎釋曰受惠者命終昇天菩薩報曰吾之拯濟惟爲衆生假如子云誠吾願矣慈惠受罪吾必爲之危已濟眾菩薩上志也釋曰爾何志願尚斯高行答曰吾欲求佛擢濟衆生令得泥洹不復生死釋聞聖趣因却叩頭曰實無布施慈濟衆生遠福受禍入太

山獄者也子德動乾坤懼奪吾位故示地獄以惑子志耳愚欺聖人原其重尤旣悔過畢稽首而退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昔者菩薩爲大國王號薩婆達布施衆生恣其所索愍濟厄難常有悲愴天帝釋觀王慈惠德被十方天神鬼龍僉然而曰天帝尊位初無常人戒具行高慈惠福隆命盡神遷則爲天帝釋懼奪已位欲往試之以照真僞帝命邊王曰今彼人王慈潤霽霈福德巍巍恐于志求奪吾帝位爾化爲鴿疾之王所伴恐怖求哀彼王仁惠必受爾歸吾當尋後從王索爾王終不還必當市肉以當其處吾詭不止王意清真許終不違會自割身肉以當其重也若其秤肉隨而自重肉盡身痛其必悔矣意有悔者所志不成釋即化爲鷹邊王化

爲鵠鵠疾飛趣于王足下恐怖而云大王哀哉吾命窮矣王曰莫恐莫恐吾今活汝鵠尋後至向王說曰吾鵠爾來鵠是吾食願王相還王曰鵠來以命相歸已受其歸吾言守信終始不違爾苟得肉吾自足爾令重百倍鵠曰惟欲得鵠不以餘肉王豈當相惠而奪吾食乎王曰受彼自歸信重天地何心違之乎當以何物令爾置鵠歡喜去矣鵠曰若王慈惠必哀衆生者割王肌肉令與鵠等吾欣而受王曰大善即自割髀肉秤之令與鵠重等鵠踰自重自割如斯身肉都盡未與重等身瘡之痛其爲無量王以慈忍心願鵠活又命近臣曰爾疾殺我秤髓令與鵠重等吾奉諸佛受正真之重戒濟衆生之危厄雖有衆邪之惱猶若微風焉能動太山乎鵠照王懷守

道不移慈惠難齊各復本身帝釋邊王稽首于地曰大王欲何志尚惱苦若茲人王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之位吾觀衆生没于盲冥不覩三尊不聞佛教恣心于凶禍之行投身于無擇之獄覩斯愚惑爲之惻愴誓願求佛拔濟衆生之困厄令得泥洹天帝驚曰愚謂大王欲奪吾位是以相擾耳將何勅誨王曰使吾身瘡瘻復如舊令吾志尚布施濟衆行高踰今天帝即使天醫神藥傳身瘡愈色力踰前身瘡斯須霍然都愈釋却稽首遶王三匝歡喜而去自是之後布施踰前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昔者菩薩貧窶尤困與諸賁人俱之他國其衆皆有信佛之志布施窮乏濟度衆生等人僉曰衆皆慈惠爾將何施答曰夫身假借之

類靡不棄捐吾觀海魚巨細相吞心爲惻愴
吾當以身代其小者令得須臾之命也即自
投海大魚飽小者得活魂靈化爲鱸魚之王
身長數里海邊有國其國枯旱黎庶饑饉更
相吞噉魚爲流淚曰衆生擾擾其苦痛哉吾
身有數里之肉可供黎民旬月之乏即自蕩
身上于國渚舉國噉之以存生命輦肉數月
而魚猶生天神下曰爾爲忍苦其可堪乎何
不放壽可離斯痛也魚曰吾自絕命神逝身
腐民後饑饉將復相噉吾不忍覩心爲其感
矣天曰菩薩懷慈難齊天爲傷心曰爾必得
佛度苦衆生矣有人以斧斫取其首魚時死
矣魂靈即感爲王太子生有上聖之明四恩
弘慈潤濟二儀愍民困窮言之哽噎然國尚
早靜心齋肅退食絕獻頓首悔過曰民之不

善咎在我身願喪吾命惠民雨澤日月哀慟
猶至孝之子遭聖父之喪矣精誠達遠即各
有佛五百人來之其國界王聞心喜悅若無
身奉迎稽首請歸正殿皇后太子靡不肅虔
最味法服供足所乏五體投地稽首叩頭涕
泣而曰吾心穢行濁不合三尊四恩之教苦
酷人民罪當伐已流被下劣枯旱累載黎庶
饑饉怨痛傷情願除民災以禍罪我諸咎佛
曰爾爲仁君慈惻仁惠德齊帝釋諸佛普知
今授汝福慎無感也便疾勅民皆令種穀王
即如命男女就業家無不修稻化爲菰農臣
以聞王曰須熟菰實覆國皆含稻穡中容數
斛其米苾芬香聞一國舉國欣懌歎詠王德
四境讎國皆稱臣妾黎民雲集國界日長率
土持戒歸命三尊王及臣民壽終之後皆生

天上佛言是時王者吾身是也累劫仁惠拯

萬一

五

濟衆生功不徒朽今果得佛號天中天爲三界雄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時爲逝心恒處山澤專精念道不犯諸惡食果飲水不畜微餘慈念衆生愚癡

自裹每覩危厄沒命濟乏行索果茹道逢乳

虎虎乳之後疲困乏食飢餓心荒欲還食子

菩薩觀之愴然心悲哀念衆生處世憂苦其

爲無量母子相吞其痛難言哽噎流淚迴身

四顧索可以食虎以濟子命觀無所見內自

惟曰夫虎肉食之類也深重思惟吾建志學

道但爲衆生沒在重苦欲以濟之令得吉福

身命永安耳吾後老死身會棄捐不如慈惠

濟衆成德即自以首投虎口中以頭與者欲

令疾死不覺其痛耳虎母子俱全諸佛歎德

上聖齊功天龍善神有道志者靡不愴然進
行或得溝港頻來不還應真緣一覺有發無
上正真道意者以斯猛志跨諸菩薩九劫之
前誓於五濁爲天人師度諸逆惡令僞順道
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國王國名乾夷王號偏悅內
明外仁顏和正平民從其化獄無繫囚黎民
貧乏恣所求索慈惠和潤恩如帝釋他國逝
心服王仁施從衆所欲羣邪嫉正以僞毀真
詣宮門曰吾聞明王濟黎民之困乏猶天潤
之普覆告衛士曰爾可聞乎近臣以聞王即
現矣逝心歎曰明王仁澤被于四國有識之
類靡不咨嗟敢執所願欲以上聞王曰大善
逝心曰天王尚施求即無違時宜應用人首
爲事願吃王首以副望矣王曰吾首何好而

欲得之乎吾有衆寶益以惠子逝心不受又使工匠作七寶首各數百枚以與逝心逝心曰惟欲王首耳王未嘗逆人即自下殿以綏纏樹曰吾以首惠子逝心拔刀疾步而進樹神覩之忿其無道以手搏其頰身即繚戾面爲反向手垂刀墮王得平康臣民稱壽悲喜交集諸天歎德可謂內施乎四王擁護衆毒消歇境界無病五穀豐熟牢獄裂毀君民欣欣佛告諸沙門時乾夷國王者即吾身也逝心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昔者菩薩爲大國王理民以慈恕已度彼月日巡行貧乏拔濟鰥寡疾藥糜粥每出巡狩命使後車具載衆寶衣被醫藥死者葬之每觀貧民輒自咎責君貧德民窮矣君富德民家足今民貧則吾貧矣王慈若斯名被十方

第二帝釋坐爲其熱釋心即懼曰彼德巍巍必奪吾位吾壞其志行即畢乎便自變化爲老梵志從王乞銀錢一千王即惠之曰吾年西老恐人盜之願以寄王王曰吾國無盜重曰寄王王即受之又化爲梵志詣宮門近臣以聞王即現之梵志歎曰大王功名流布八極德行希有今故遠來欲有所乞王曰甚善曰吾宿薄祐生在凡庶欣慕尊榮欲乞斯國王曰大善即與妻子輕乘而去天帝復化爲梵志從王乞車以車馬惠之與妻子進路依山止宿有五通道士與王爲友悅憶王德即視其宿觀之失國靜心禪息覩天帝釋貪嫉奪國委頓瘦疵道士以神足忽然之王所曰將欲何求勞志若茲曰吾志所存子具知之道士即化爲一轅之車以送王還晨各離矣

天化爲梵志復乞其車即復以惠之轉進未至彼國數十里天復化爲前梵志來索銀錢王曰吾以國惠人脫忘子錢梵志三曰必還吾錢王即以妻子各質一家得銀錢一千以還梵志妻侍質家女女浴脫身珠璣衆寶以懸著架天化爲鷹撮衣寶去女云婦盜錄之繫獄其兒與質家兒俱卧天夜往殺質家兒矣死家取兒付獄母子拘獄飢餓毀形呼嗟無救銜泣終日罪成棄市王質得銀錢一千行贖妻子歷市覩之即存念十方諸佛自悔過曰吾宿命惡乃致茲乎靜心入禪神通之明覩天所爲空中有聲曰何不急殺之乎王曰吾聞帝釋普濟衆生赤心惻愴育過慈母含血之類莫不蒙祐爾爲無惡緣獲帝位乎釋懷重毒惡熟罪成生入太山天人龍鬼莫

不稱善地主之王即釋妻子之罪二王相見尋問其源具陳所由國無巨細靡不墜淚地主之王分國而治故國臣民尋王所在率土奉迎二國君民一哀一喜時王者吾身是妻者俱夷是子者羅雲是天帝調達是山中梵志舍利弗是彼國王者彌勒是菩薩慈惠慶萬一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國王理民以正心無偏頗然不遊觀國相啓曰願一出遊王曰大善明日即出民情悅豫普得其所覩國富姓居舍妙雅瓦以銀瓦被服光道曰吾國豐哉心甚欣豫還宮憶之曰斯諸理家何益於國乎勅錄其財爲軍儲矣有一理家其私財有三千萬以疏現王王怒曰何敢面欺乎對曰少來治生凡有私財宅中之寶五家之分非吾有也

曰何謂私財對曰心念佛業口宣佛教身行佛事捐五家分興佛宗廟敬事賢衆供其衣食慈養蚰飛蠕動蚊行之類心所不安不加之斯之福德隨我所之猶影隨形所謂私財也五家分者一水二火三賊四官五爲命

盡身逮家寶捐之於世已當獨逝殃禍之門未知所之覩世如幻故不敢有之也計五家分可有十億斯爲禍之巢藪常恐危已也豈敢有之願士衆輦之以除吾憂王曰誠哉斯言即遣之去退入齋房靜心精思即醒悟曰

萬一

九

身尚不保豈況國土妻子衆諸可得久長乎即撰錄佛經誦文釋義心垢嬰除進貞臣納忠諫大赦其國還民寶厚羣僚議寬正謂羣臣曰夫不覩佛經妙義重戒者其爲瞽盲矣彼理家富惟我貧矣即勅國界散出財寶賑

給貧困恣民所欲立佛廟寺懸繒燈香飯諸沙門身自六齋如斯三年四境寧靜盜賊都息五穀熟成民無飢寒王後壽終即上生第二天佛告諸沙門時王者吾身是理家者驚鷺子是勸王觀國者阿難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理家名曰仙歎財富無數覩佛明典覺世無常榮命難保財非已有惟有布施功德不朽令告黎民若有貧乏恣願取之如斯數月時政寬民富足無取財者仙歎念曰惟當市藥供護衆疾耳即市良藥濟衆生命慈育普及恩無不周累年之惠德香遠熏四方病者馳來首尾歎其弘潤以德配天財賄都盡身行採寶去家百餘里於一水上逢數乘車載重病者曰爾所之乎答曰之仙

歎所庶全餘命仙歎即還從王貸金五百兩
市藥以療彼病病者悉瘳自與賁人入海採
寶所獲弘多還國置舟步行道乏無水仙歎
得一井水呼人汲之却自取飲賁人覩其所
得白珠光耀絕衆貪爲元惡毀聖殘仁共排
仙歎投之于井菩薩仁德感神動祇天神接
承令不毀傷賁人還國王曰仙歎何之對曰
去國即別不知所之曰爾乃殺之乎曰不也
仙歎于井覩空傍穴尋之而進出彼家井唯
七日而行得其本國王曰何緣空還乎對曰
不過王靜思曰其必有以召賁人問爾誠首
之即活欺者死矣即皆首之執獄定罪仙歎
涕泣馳詣宮門叩頭請罪王曰違政也又重
請曰愚者倒見未足明責原其無知也王嘉
仙歎之仁覆原賁人之凶罪勅令還物賁人

僉曰仙歎不奉佛者豈有斯仁乎各擇名寶
以還之矣仙歎各受其半賁人叩頭曰蒙祐
命全願盡納焉於斯受之以還王金又大布
施王逮臣民相率受戒子孝臣忠天神營衛
國豐民康四境服德靡不稱善佛言時仙歎
者是我身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從四姓生墮地即曰衆生萬禍吾
當濟焉不覩佛儀不聞明法吾開其目除其
盲瞽令之覩聞無上正真衆聖之王明範之
源也布施誘進靡不服從矣九親驚曰古世
之來未聞幼孩而爲斯云將是天龍鬼神之
靈乎當卜之焉即答親曰吾爲上聖之所化
懷普明之自然非彼衆妖慎無疑矣言畢即
默親曰兒有乾坤弘潤之志將非凡夫乎名
兒曰普施年有十歲佛諸典籍流俗衆術靡

十一

不貫綜辭親濟衆布施貧乏親曰吾有最富
之上名也爾可恣意布施衆貧矣對曰不足
乞作沙門賜吾法服應器錫杖以斯濟衆即
吾生願矣親憶兒始生之誓無辭抑焉即從
其願聽爲沙門周遊教化經一大國國有豪
姓亦明衆書觀普施儀容堂堂光華曄曄厥
性恬怕淨若天金有上聖之表將爲世雄也
謂普施曰有欲相告願足聖人吾有陋女願
給箕帚之使答曰大善須吾還也即進路之
海邊附載度海上岸入山到無人處遙覩銀
城宮殿明好時有毒蛇繞城七市體大百圍
見普施來仰然舉首普施念曰斯含毒類必
有害心吾當興無蓋之慈以消彼毒也夫凶
即火也慈即水也以水滅火何嘗不滅即坐
與慈定願令衆生早離八難心去惡念逢佛

見法與沙門會得聞無上正真明道心開垢
滅如吾所見也興斯慈定蛇毒即滅垂首而
眠普施登其首入城城中有天神覩普施來
欣豫而曰久服聖德今來翔茲誠吾本心也
願留一時九十日普施然許天王即以政事
委付近臣身自供饌朝夕肅懷稟受諸佛非
常苦空非身之高行濟衆之明法時日養畢
普施進路天王以明月真珠一枚送之以珠
自隨明四十里志願發云衆寶滿足若後得
佛願爲弟子親侍聖側普施曰可即復前行
覩黃金城嚴飾踰銀又有毒蛇圍城十四市
巨體倍前舉首數丈普施復思弘慈之定蛇
毒即消垂首而眠登之入城中有天人覩普
施歡喜曰久服靈耀翔茲甚善願留二時百
八十日吾願盡養惟留威神即然許之留爲

說法無上明行訖即辭退天人復以神珠一枚送之明耀八十里志之所願衆寶滿其里數若子得道願爲弟子神足無上受其神珠即復進路觀瑠璃城光耀踰前又有毒蛇巨軀甚大遶城二十一匝仰首瞋目當彼城門復坐深思普慈之定誓濟衆生毒獸垂首登之而入城中天人喜辭猶前請留三時願供所志期竟辭退又送神珠一枚明耀百六十里珠之所在衆寶尋從滿其明內在志所欲無求不獲子若得無上正真覺道者吾願爲弟子有最明之智曰必獲爾願普施得珠曰斯足以濟衆生之困乏反其舊居海諸龍神僉會議曰吾等巨海惟斯三珠爲吾榮華道士悉得吾等何榮寧都亡諸寶不失斯珠海神化爲凡人當普施前立曰吾聞仁者獲世

上寶可得觀乎即以示之神搏其首即取其珠普施惟曰吾歷險阻經跨巨海乃獲斯寶欲以拯濟衆生困乏反爲斯神所見奪乎曰爾還吾珠不者吾竭爾海神答曰爾言何虛斯之巨海深廣難測孰能盡之天日可隕巨風可却海之難竭猶空難毀也普施曰昔吾定光佛前願得道力反覆衆海指擢須彌震搖天地又移諸刹佛從吾志與吾願吾今得之今爾鬼物絲髮之邪力焉能遏吾正真之勢乎即說經曰吾自無數劫來飲母乳漣啼哭之淚身死血流海所不受恩愛難絕生死難止吾尚欲絕恩愛之本止生死之神今世孖之不盡世世孖之即止住併兩足瓢孖海水投鐵圍外有天名遍淨遙聞之深自惟曰昔吾於定光佛前聞斯人獲其志願必爲

世尊度吾我衆生天即時下助其抒水十分
去八海神悔怖曰斯何人哉而有無極之靈
乎斯水盡矣吾居壞也即出衆寶空其諸藏
以與普施普施不受曰惟欲得吾珠耳諸神
即還其珠普施返其水旋其本土尋路布施
所過之國國無貧民處處諸王無不改操以
五戒十善爲國之政開獄大赦潤逮衆生遂
至得佛佛告諸沙門普施者是我身時父者
即白淨王是母者即吾母舍妙是時道士女
者今俱夷是時銀城中天者現今阿難是金
城中天者目捷連是瑠璃城中天者舍利弗
是菩薩累劫勤行四恩誓願求佛拯濟衆生
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國王名曰長壽太子名曰長
生其王仁惻恒懷悲心愍傷衆生誓願濟度

精進不倦刀杖不行臣民無怨風雨時節寶
穀豐沃鄰國小王執操暴虐貪殘爲法國荒
民貧謂羣臣曰吾聞長壽其國豐富去斯不
遠懷仁不殺無兵革之備吾欲奪之其可獲
乎羣臣曰可則與戰士到大國界藩屏之臣
馳表具狀惟願第一備豫長壽則會羣臣議曰彼
王來者惟貪吾國民衆實多若與之戰必傷
民命利已殘民貪而不仁吾不爲也羣臣僉
曰臣等舊習軍謀兵法請自滅之無勞聖思
王曰勝即彼死弱則吾喪彼兵我衆皆天生
育重身惜命誰不然哉全已害民賢者不爲
也羣臣出曰斯天仁之君不可失矣自相檢
率以兵拒賊長壽覺之謂太子曰彼貪吾國
懷毒而來羣臣以吾一人之身欲殘民命今
欲委國庶全天民其義可乎太子曰諾父子

踰城即改名族隱處山草於是貪王遂入其國羣臣黎庶失其舊君猶孝子喪其親哀慟蹕踊無門不然貪王募之黃金千斤錢千萬長壽出於道側樹下坐精思悲愍衆生生死勤苦不覩非常苦空非身爲欲所惑其苦無

數遠國梵志聞王好施濟衆生命遠來歸窮於樹下息俱相問訊各陳本末梵志驚曰天王何緣若茲乎流涕自陳吾餘年無幾故來乞匄庶全餘命大王亡國吾命窮矣即爲哀慟王曰子來歸窮而正值吾失國無以濟子

萬一

十五

不亦痛乎技淚而曰吾聞新王募吾甚重子取吾首可獲重賞答曰不然遙服天王仁濟衆生潤等天地故委本土庶蒙自活今勅斬首不敢承命矣王曰身爲朽器豈足寶哉夫生有死孰有常存若子不取會爲灰土矣梵

志曰天王率天仁之惠必欲殞命以濟下劣者惟願散手相尋耳王即尋從之故城門令縛以聞國人覩王哀號慟國梵志獲賞貪王令於四衢生燒殺之羣臣啓曰臣等舊君當就終沒乞爲微饌以贈死靈貪王曰可百官黎民哀慟塞路蹕踊宛轉靡不呼天太子長生亦佯賣樵當父前立父覩之仰天曰違父遺誨含凶懷毒愠於重怨遭禍萬載非孝子矣諸佛四等弘恩之潤德韜天地吾尋斯道殺身濟衆猶懼不獲孝道微行而況爲虐報仇者乎不替吾言可謂孝矣子不忍視父死還入深山王命終矣太子哀號血流于口曰吾君雖有臨終盡仁之誠吾必違之當誅毒鳩遂出傭賃爲臣種菜臣偶行園覩菜曰好問其意狀園監對曰市賃一人妙于園種臣

現問曰悉所能乎曰百工之巧吾爲其首臣請其王令爲上饌有踰太官王曰斯食誰爲之乎臣以狀對王即取之令爲厨監每事可焉擢爲近臣告之曰長壽王子吾之重讎今以汝爲藩屏耶曰唯然王曰好獵乎對曰臣好之王即出獵馳馬逐獸與衆相失惟與長生俱處山三日遂至飢困解劍授長生枕其膝眠長生曰今得汝不平拔劍欲斬之忽憶父命曰違父之教爲不孝矣復劍而止王寤曰屬夢長生欲斬吾首將何以也對曰山有強鬼喜爲灼熱臣自侍衛將何懼矣王復還卧如斯者三也遂投劍曰吾爲仁父原赦爾命王寤曰夢見長生原吾命矣太子曰長生者吾身是也念父追讎之于今矣吾父臨歿口遺仁誠令吾遵諸佛忍辱惡來善往之道

而吾含極愚之性欲以兩毒相害三思父誠三釋劍矣願大王疾相誅除重患也身死神遷惡意不生王悔過曰吾爲暴虐不別臧否子之先君高行純備亡國不毀行可謂上聖乎子存親全行可謂孝乎吾爲豺狼殘生苟飽今命在子赦而不戮後豈違之乎今欲返國由何道也對曰斯惑路者吾之爲也將王出林與羣僚會王曰諸君識長生乎僉曰不識王曰斯即長生矣今還其國吾返本居自今爲伯仲禍福同之立太子之日率土悲喜交并莫不稱壽貪王還其國更相貢獻遂致隆平佛告諸沙門時長壽王者吾身是太子者阿難是貪王者調達是調達世世毒意向我我輒濟之阿難與調達本自無怨故不相害也吾世世忍不可忍者制意立行故今得

佛爲三界尊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萬一

— 4 —

六度集經卷第一

音釋

漣	鰥	妻	蔭	髀
乳多貢切	曰	實郎果切	股也	步米切
杼	蚊	去智切	草	瘳
丈呂切	蟲行也	賑	穀古猛切	音抽
攷	調也	之刃切	懌	窶
武務切	暱	切	悅也	其矩切
韜	暱	暱于思切	鰪	鱸
包藏也	筠輒切	切	魚名	堂演切

六度集經卷第二

萬二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中

凡四章

波耶王經昔者波羅柰國王名波耶治國以
仁千戈廢杖楚滅圉圉毀路無呼嗟羣生得
所國豐民熾諸天歎仁王城廣長四百里圍
千六百里王日飯此人皆從其願鄰國聞
其國豐熟災害消滅與臣謀曰彼國豐熟兆
民富樂吾欲得之往必尅矣臣佞僉曰喜從
王願興師之仁國仁國羣臣以聞欲拒之矣
仁王慘然而曰以吾一人之身戮兆民身愛
吾一人命杭兆民之命一口再食一身數衣
與時何諍而去春天之德取豺狼之殘乎吾
寧去一世之命不去大志恕已安羣生蓋天
之仁也權謂臣曰各退明日更詳夜則踰城

遁邁入山坐一樹下有梵志來其年六十問
王曰彼仁國王萬福無恙乎答曰彼王已喪
命矣梵志聞之頓地哀慟王問之曰汝哀何
其重乎答曰吾聞彼王仁逮羣生潤如帝釋
故馳歸命而彼凋喪吾老窮矣王曰彼仁王
者我則是也有鄰王聞吾國豐熟民熾寶多
命其武士曰得吾首者賞男女之使各千人
馬千疋牛千頭金銀各千斤今子取吾首金
冠逮劔爲明證之詣彼王所彼賞重多可爲
傳世之資吾心欣然也答曰不仁逆道寧死
不爲也王曰斯翁恃吾以活而令窮哉吾今
以首惠汝令汝無罪也起稽首十方流涕誓
曰羣生危者吾當安之背真向邪者吾當令
歸命三尊今以首拔子之窮令子無罪矣引
劔自毀以濟彼難梵志以首冠劔詣彼王所

王問舊臣仁王力當千人而爲此子所獲乎
舊臣頓蹕哀慟痛莫能對更問梵志梵志本
末陳之兆民路踊巷哭或吐血者或息絕而
屍視者彼王逮臣武士巨細靡不喚咿王仰
天長歎曰吾無道哉殘天仁子矣取仁王屍

萬二

及首連之以金薄其身坐著殿上三十二年

二

爲天子後乃立其子爲主鄰國靡不子愛之
也仁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諸比丘仁王者
我身是也鄰國王者目犍連是其國羣臣者
今諸比丘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波羅柰國王經昔者波羅柰國王太子名迦
蘭兄弟二人父王喪身以國相讓無適立者
兄將妻遁邁入山學道止臨江水時他國有
犯罪者國政刑其手足截其鼻耳敗船流之
罪人呼天相屬道士聞之愴然悲楚曰彼何

人哉歎困尤甚夫弘慈恕已危命濟羣生之
厄者斯大士之業矣投身于水蕩波截流引
舟著岸負之還居勤心養護瘡愈命全積年
有四慈育無倦妻姪無避與罪人通謀殺其
壻曰子殺之吾與子居罪人曰彼賢者矣柰
何殺之乎妻辭如前罪人曰吾無手足不能
殺也妻曰子坐吾自有計矣詐爲首疾告其
壻曰斯必山神所爲也吾欲解之明日從君
以求祈福壻曰大善明日遂行上高山四十
里四面壁立觀者皆懼妻曰術法子當向日
立吾自祭之壻即向日妻陽遶之數周推落
山下山半有樹樹葉緻厚而柔輒也道士攀
枝得其樹果甘美食之以自全樹側有鼯亦
日食果觀樹有人懼不敢往其飢五日冒昧
趣果兩俱無害遂相摩近道士超踊騎鼯鼯

萬二

三

驚跳下地天神祐之兩俱無損因還故國弟以國讓兄兄以恕已弘慈拯濟羣生王治其國日出布施四百里內人車馬衆寶飯食自由東西南北惠育如之王功名周著十方歎德妻以壻爲死國人無識已者負刖壻入國自陳結髮室家遭世衰亂身更凋殘服天王慈惠故來乞匄國人嘉其如斯教之曰天王普慈育逮羣生明日當出東門布施汝其逆之貴汝善行賜汝必多明日從王乞匄王默識之具爲羣僚說妻本末一臣曰當燒之一臣曰斬之執法大臣曰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爲悖逆之行者矣當釘兇人著蠱女之背長使負焉羣臣僉曰善哉從其所好執治之明矣王以十善化民靡不欣戴王逮臣民終生天上罪人夫妻死入地獄佛告諸比丘

時王者我身是罪人者調達是妻者懷梓女子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薩和檀王經昔有國王號薩和檀解曰一切施也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布施如是其王名字流聞八方莫不聞知時文殊師利欲往試之化作年少婆羅門從異國來詣王宮門語守門者我從遠來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白如是王甚歡喜即出奉迎如子見父前爲作禮便請令坐問訊道人所從來耶冒涉塗路得無疲倦逝心言我在他國聞王功德故來相見今欲乞匄王言大善所欲得者莫自疑難今我名爲一切之施欲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不用餘欲得王身與我作奴及王夫人爲我作婢若能爾者便隨我去王甚歡悅報言大善今我身者定自可得願屬道人供給使

令其夫人者大國王女當往問之時王即入語夫人言今有道人年少端正從遠方來欲乞我身持用作奴今復并欲索卿作婢當如之何其夫人言王報云何王言我已許之作奴未許卿耳時夫人言王爲相棄獨自得便不復念度我是時夫人即隨王出白道人言願得以身給道人使時婆羅門復語王言審實爾不吾今欲去王白道人我生布施未曾有悔從道人耳逝心言汝當隨我皆悉蹉跎不得著屐當如奴法莫得而掩王與夫人皆言唯諾從大家教不敢違命時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文殊師利即以化人代其王處及夫人身領理國事令其如故王夫人者本國大王女端正無雙手足柔輭生長深宮不更寒苦又復重身懷妊數月步隨大家舉

身皆痛足底傷破不能復前疲極在後時婆羅門還顧罵言汝今作婢當如婢法不可以汝本時之態夫人長跪白言不敢但小疲極住止息耳喊言疾來促隨我後前到國市別賣奴婢各與一主相去數里時有長者買得此奴使守斯舍諸有理者令收其稅不得妄動是時婢者所屬大家夫人甚妬晨夜令作初不懈息其後數日時婢挽身所生男兒夫人恚言汝爲婢使那得此兒提取殺之隨大家教即殺其兒持行埋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見言生一男兒今日已死不持錢來今寧能得唐埋之不時奴報言大家甚急備聞此者罪我不小卿促持去更索餘處不須住此王與夫人雖得相見不說勤苦各無怨心如是言語須臾之頃恍惚如夢王及夫人自然還

在本國宮中正殿上坐如前不異及諸羣臣
後宮嫔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
及夫人心內自疑何緣致此文殊師利在虛
空中坐寶蓮華現身色相讚言善哉今汝布
施至誠如是王與夫人踊躍歡喜即前作禮

文殊師利爲說經法三千刹土爲大震動覆
一國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王與夫人應時
即得不起法忍佛告阿難是時王者我身是
時夫人者今俱夷是時太子者今羅雲是佛
告阿難我宿命時布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
惜身命至無數劫無有恨悔無所榮冀自致
正覺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須大拏經昔者葉波羅王號曰濕隨其名薩
闍治國以正黎庶無怨王有太子名須大拏
容儀光世慈孝難齊四等普護言不傷人王

萬二

六

有一子寶之無量太子事親同之於天有知
之來常願布施拯濟羣生令吾後世受福無
窮愚者不覩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
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緣一覺
無所著尊靡不歎施爲世上寶太子遂隆普
施惠逮羣生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金銀衆
珍車馬田宅無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
父王有一白象威猛武勢躡六十象怨國來
戰象輒得勝諸王議曰太子賢聖無求不惠
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令乞白象若能得之
吾重謝子受命即行著鹿皮衣履屣執瓶柁
杖遠涉歷諸郡縣千有餘里到葉波國俱挂
杖翹一脚向宮門立謂衛士曰吾聞太子布
施貧乏潤逮羣生故自遠涉乞吾所乏衛士
即入如事表聞太子聞之欣然馳迎猶子觀

親稽首接足慰勞之曰所由來乎苦體如何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對曰太子德光周聞八方上達蒼天下至黃泉巍巍如太山靡不歎仰卿爲天人之子吐言必信審常布施不違衆願者今欲乞勾行蓮華上白象象名羅

萬二

七

闍耆檀太子曰大善惟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求無以自難即勅侍者疾鞍彼象金銀鞍勒牽之來矣左持象勒右持金甕漂梵志手慈歡授象梵志大喜即呪願竟俱昇騎象含笑而去相國百揆靡不悵然僉曰斯象猛力之雄國恃以寧敵仇交戰輒爲震蕩而今惠憐國將何恃俱現陳曰夫白象者勢力能躡六十象斯國却敵之寶而太子以惠重怨中藏日虛太子自恣布施不休數年之間臣等懼舉國妻子必爲施惠之物矣王聞其言

慘然久而曰太子好喜佛道以周窮濟乏慈育羣生爲行之元首從得禁止假使拘罰斯爲無道矣百揆僉曰切瑳之教儀無失矣拘罰爲虐臣敢聞之遂令出國置于田野十年之間令慙自悔臣等之願也王即遣使者就詰之曰象是國寶惠怨胡爲不忍加罰疾出國去使者奉命詰之如斯太子對曰不敢違天命願乞布施濟乏七日出國無恨使者以聞王曰疾去不聽汝也使者返曰王命不從太子重曰不敢違天命吾有私財不敢侵國使者又聞王即聽之太子欣然勅侍者國中黎庶有窮乏者勸之疾來從其所欲恣之無違國土官爵田宅財寶幻夢之類靡不磨滅兆民巨細奔詣宮門太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珍恣民所欲布施訖竟貧者皆富妻名漫

抵諸王之女顏華煒晃一國無雙自首至足
皆以七寶瓔珞謂其妻曰起聽吾言大王徒
吾著檀特山十年爲限汝知之乎妻驚而起
視太子淚出且云將有何罪乃見屏逐捐國
尊榮處深山乎答其妻曰以吾布施虛耗國

萬二

內名象戰寶以施怨家王遠羣臣患逐我耳
妻即稱願使國豐熟王臣兆民富壽無極惟
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太子曰惟彼
山澤恐怖之處虎狼害獸難爲止矣又有毒
蟲魍魎弊鬼雷電霹靂風雨雲霧其甚可畏
寒暑過度樹木難依瘴熱礫石非卿所堪爾
王者之子生于榮樂長於中宮衣即細軟飲
食甘美卧則帷帳衆樂聒耳願即恣心今處
山澤卧即草蓐食即果蔬非人所忍何以堪
之乎妻曰細靡衆寶帷帳甘美何益於已而

與太子生離居乎大王出時以旛爲熾火以
烟爲熾婦人以夫爲熾吾恃太子猶孩恃親
太子在國布施四遠吾輒同願今當歷險而
留守榮豈仁道哉儻有來乞不覩所天心之
感結必死無疑太子曰遠國之人來乞妻子

吾無逆心爾爲情戀儻違惠道都絕洪潤壞
吾重任也妻曰太子布施觀世希有當本弘
誓慎無倦矣百千萬世無人如卿建佛重任
吾不敢違也太子曰善即將妻子詣母辭別
稽首于地愍然辭曰願捐重恩保寧王體國

萬二

九

事鞅掌數以慈諫無以自由枉彼天民當忍
不可忍含忍爲寶母聞訣辭願謂侍曰吾身
如石心猶剛鐵今有一子而見屏逐吾何心
哉未有子時結願求嗣懷妊之日如樹含華
日須其成天不奪願今吾有子今育成就而

當生離乎夫人嬪妾嫉者快喜不復相敬太子妻兒稽首拜退宮內巨細靡不哽噎出與百揆吏民哀訣俱出城去靡不竊云太子國之聖靈衆寶之尊二親何心而逐之乎太子坐城外謝諸送者遣之還居北民拜伏僉然舉哀或有蹕踊呼天音響震國與妻進道自知去本國遠坐一樹下有梵志自遠來乞解身寶服妻子珠璣盡以惠之令妻子昇車執轡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來從勾馬以馬惠之自於轅中挽車進道又逢梵志來勾其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無餘令妻嬰女已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名象衆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恚悔和心相隨歡喜入山三七二十一日乃到檀特山中太子觀山樹木茂盛流泉美水甘果

備焉鳬鴈鴛鴦遊戲其間百鳥嚶嚶相和悲鳴太子觀之謂其妻曰爾觀斯山樹木慘天
甚有折傷羣鳥悲鳴每處有泉衆果甚多以爲飲食惟道是務無已違誓山中道士皆守節好學有一道士名阿珠陀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即與妻子詣之稽首却又手立向道士曰吾將妻子來斯學道願垂洪慈誨成吾志也道士誨之太子則焉柴草爲屋結髮茹服食果飲泉男名耶利衣小草服從父出入女名罽拏延著麻皮衣從母出入處山一宿
天爲增泉其味重甘生藥樹木名果茂盛後
有鳩留縣老貧梵志其妻年豐顏華端正提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要調曰爾房貧乎無以自全貪彼老財庶以歸居彼翁學道內否不
道教化之紀希成一人顓愚憫候爾將所貪

乎顏狀醜黑鼻正匾歷身體縹戾面皺唇頰
言語蹇吃兩目又青狀類如鬼舉身無好孰
不惡憎爾爲室家將無媿歟乎婦聞調聲流
淚而云吾覩彼翁鬚鬢正白猶霜著樹朝夕
悵心欲其早喪未即從願無如之何歸向其
壻如事具云曰子有奴使妾不行汲若其如
今吾子去矣壻曰吾貧緣獲給使乎妻曰吾
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挈洪慈濟衆虛耗其國
王逮羣臣徙著山中其有兩兒乞則惠卿妻
數有言婦愛難違即用其言到葉波國詣宮

門曰太子安之乎衛士上聞王聞斯言心結
內塞涕泣交流有頃而曰太子見逐惟爲斯
輩而今復來乎請現勞俸問其所以對曰太
子潤馨遐邇詠歌故遠歸命庶自蘇息王曰
太子衆寶布施都盡今處深山衣食不充何

以惠子對曰德徽巍巍遠自謁慕貴親光顏
沒齒無恨也王使人示其徑路道逢獵士曰
子經歷諸山寧親太子不獵士素知太子屏
逐所由勃然罵曰吾斬爾首問太子爲乎梵
志恣然而懼曰吾必爲子所殺矣當權而詭
之耳曰王逮羣臣令呼太子還國爲王答曰
大善喜示其處遙見小屋太子亦覩其來兩
兒覩之中心怛懼兄弟俱曰吾父尚施而斯
子來財盡無副必以吾兄弟惠之携手俱跳
母故掘除其埕容人二兒入中以柴覆上自
相誠曰父呼無應也太子仰問請其前坐果
漿置前食果飯畢慰勞之曰歷遠疲倦矣對
曰吾自彼來舉身疼痛又大飢渴太子光馨
八方歎懿巍巍遠照有如太山天神地祇孰
不甚喜今故歸窮庶延徽命太子惻然曰財

盡無惜矣梵志曰可以二兒給養吾老矣答曰子遠來求兒吾無違心太子呼焉兄弟懼矣又相謂曰吾父呼求必以惠鬼也違命無應太子隱其在埵發柴覩之兒出抱父戰慄涕泣呼號且言彼是鬼也非梵志矣吾數覩

梵志顏類未有若茲無以吾等爲鬼作食吾母採果來歸何遲今日定死爲鬼所噉母歸索吾當如牛母索其犢子狂走哀慟父必悔矣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嘗微悔吾以許焉爾無違矣梵志曰子以普慈相惠兒母歸者即敗子洪潤違吾本願不如早去也太子曰卿願求兒故自遠來終不敢違之便可速邁太子右手沃澡左手持兒授彼梵志梵志曰吾老氣微兒捨適邁之其母所吾緣獲之乎太子弘惠縛以相付太子持兒令梵志縛自牽

繩端兩兒躡身宛轉父前哀號呼母曰天神十二地祇山樹諸神一哀告吾母意云兩兒以惠人急捨彼果可一相見哀感二儀山神愴然爲作大響有若雷震母時採果心爲忪忪仰看蒼天不覩雲雨右目睜左蹠痒兩乳湮流出相屬母惟之曰斯怪甚大吾以果爲急歸視兒將有他乎委果旋歸惶惶如狂天帝釋念曰菩薩志隆欲成其弘誓之重仁妻到壞其高志也化爲師子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中之王吾亦人中王子俱處斯山吾有兩兒皆尚微細朝來未食須望我耳師子避之婦得進路迴復於前化作白狼婦辭如前狼又避焉又化爲虎適梵志遠乃遂退矣婦還覩太子獨坐慘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兒常望觀吾以果歸奔走趣吾躡地復起跳踉

喜笑曰母歸矣飢兒飽矣今不覩之將以惠人乎吾坐兒立各在左右覩身有塵競爲拂拭今兒不來又不覩處卿以惠誰可早相語禱祀乾坤情實難云乃致良嗣今兒戲具泥象泥牛泥馬泥豬雜巧諸物縱橫于地覩之心感吾且發狂將爲虎狼鬼魅盜賊所吞乎疾釋斯結吾必死矣太子久而乃言有一梵志來索兩兒云年盡命微欲以自濟吾以惠之婦聞斯言感踊躡地宛轉哀慟流淚且云審如所夢一夜之中夢覩老窶貧窶梵志割吾兩乳執之疾馳正爲今也哀慟呼天動一山間云吾子如之當如行求乎太子覩妻哀慟尤甚謂之曰吾本單爾隆孝奉遵吾志大道尚濟衆生無求不惠盟誓甚明而今哀慟以亂我心妻曰太子求道厥勞何甚夫士處

家尊在于妻子之間靡不自由豈況人尊乎願曰所索必獲如一切智帝釋諸天僉然議曰太子道弘普施無盡試之以妻觀心如何釋化爲梵志來之其前曰吾聞子懷乾坤之仁普濟羣生布施無逆故來歸情子妻賢貞德馨遠聞故來乞匄儻肯相惠乎答曰大善以右手持水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諸天稱壽莫不歎善天地卒然大動人鬼靡不驚焉梵志曰止吾不取也答曰斯妻豈有惡耶婦人之惡斯都無有婦人之禮斯爲備首矣然其父王惟有斯女盡禮事壻不避塗炭衣食趣可不求細甘勤力精健顏華踰輩卿取吾喜除患最善梵志曰婦之賢快誠如子言敬諾受之吾以寄子無以惠人又曰吾是天帝非世庸人也故來試子子尚佛慧影

範難雙矣今欲何願恣求必從太子曰願獲大富常好布施無貪踰今令吾父王及國臣民思得相見天帝曰善應時不現梵志喜獲其志行不覺疲連牽兩兒欲得望使兒王者之孫榮樂自由去其二親爲繩所縛結處皆

萬二

十四

傷哀號呼母鞭而走之梵志晝寢二兒迸逃自沈池中荷蒨覆上水蟲編身寤行尋求又得兒矣捶杖縱橫血流丹地天神愍念解縛瘡傷爲生甘果令地柔輒兄弟摘果更相授啖曰斯果之甘猶苑中果斯地柔輒如王邊繞繞矣兄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梵志所行其地岑巖礫石刺棘身及足蹠其瘡毒痛苦覩樹果或苦且辛梵志皮骨相連兩兒肌膚光澤得通之澤顏色復故歸到其家喜笑且云吾爲爾得奴婢二人自從所使妻覩

兒曰奴婢不爾斯兒端正手足悅澤不任作勞急行街賣更買所使又爲妻使欲之異國天惑其路乃之本土兆民識焉僉曰斯太子兒也大王孫矣哽噎詣門上聞王呼梵志將兒入宮宮人巨細靡不嗟唏王呼欲抱兩兒不就王曰何以兒曰昔爲王孫今爲奴婢奴婢之賤緣坐王膝乎問梵志曰緣得斯兒對之如事曰賣兒幾錢梵志未答男孫譟曰男直銀錢一千特牛牯牛各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特牛牯牛各二百頭王曰男長而賤女幼而貴其有緣乎對曰太子旣聖且仁潤齊二儀天下喜附猶孩依親斯獲天下之明圖而見遠逐捐處山澤虎狼毒蟲與之爲鄰食果衣草雷雨震人夫財幣草芥之類耳坐見屏棄故知男賤也黎庶之女苟以華色處在深

萬二

十五

官卧即氈褥蓋以寶帳衣天下之名服食天下之貢獻故知女貴也王曰年八孫童有高士之論豈況其父乎宮人巨細聞其諷諫莫不舉哀梵志曰直銀錢一千特牛犉牛各百頭惠爾者善不者自己王曰諾即顧如數梵志退矣王抱兩孫坐之于膝曰屬不就抱今來何疾乎對曰屬是奴婢今爲王孫曰汝父處山何食自供兩兒俱曰薇菜樹果以自給耳目與禽獸百鳥相娛亦無愁心王遣使者迎焉使者就道山中樹木俯仰屈伸似有跪起之禮百鳥悲鳴哀音感情太子曰斯者何瑞妻卧地曰王意解釋使者來迎神祇助喜故興斯瑞妻自亡兒卧地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使者曰王逮皇后損食嚙泣身命日衰思覩太子太子左右顧望戀慕山中樹水流

泉拔淚昇車自使者發舉國歡喜治道掃除預施帳幔燒香散花妓樂幢蓋舉國趨踰稱壽無量太子入城頓首謝過退傍起居王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勸令布施鄰國困民歸化首尾猶衆川之歸海宿怨覩然拜表稱臣貢獻相銜賊寇尚仁偷盜競施干戈戢藏圖圖毀矣羣生永康十方稱善積德不休遂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獨步三界爲衆聖王矣佛告諸比丘吾受諸佛重任誓濟羣生始離嬰苦今爲無蓋尊十六矣太子後終生兜術天自天來下猶白淨王生今吾身是也父王者阿難是妻裘夷是子男羅雲是女者羅漢珠遲母是天帝釋者彌勒是射獵者優陀耶是阿珠陀者大迦葉是賣兒梵志者調達是妻今調達妻旃遮是吾

宿命來勤苦無數終不恐懼而違弘誓矣以
布施法為弟子說之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
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二

音釋

圜

語音陵園音名五忽切
圜音陵園音名五忽切

奧

伊悲也月音月斷直利切
伊悲也月音月斷直利切

痛

聲也足刑也綴密也切
聲也足刑也綴密也切

履

地也號蘇典喊怒聲也切
地也號蘇典喊怒聲也切

切

足親地也義同與奔抵池音
足親地也義同與奔抵池音

說

何切鞞平義犇與奔抵池音
何切鞞平義犇與奔抵池音

更

也切鞞平義犇與奔抵池音
也切鞞平義犇與奔抵池音

香

草也區區切區與奔抵池音
草也區區切區與奔抵池音

春

音難也勞來其勤日勞撫其至日來
音難也勞來其勤日勞撫其至日來

惡

女六切塤與苦感切心職容切睽目動貌切
女六切塤與苦感切心職容切睽目動貌切

蹠

音隻足虛唏虛居切不泣也切
音隻足虛唏虛居切不泣也切

說

代人也說代人也說代人也說代人也說
代人也說代人也說代人也說代人也說

六度集經卷第三

萬三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下

凡十章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昔有國王號曰和默王行仁平愛

第三

民若子正法治國民無怨心其國廣大郡縣甚多境界熾盛五穀豐熟國無灾毒壽八萬歲和默聖王明令宮中皇后貴人百官侍者執綱維臣教以正法各理所部王常慈心愍念衆生悲其愚惑狂悖自墜尋存道原喜無不知哀護衆生如天帝釋殺盜婬泆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嫉妬恚癡如此之兇無餘在心孝順父母敬愛九親尋追賢者尊戴聖人信佛信法信沙門言信善有福爲惡有殃以斯忠政十善明法自身執行重勅后妃下逮賤

妾皆令遵奉相率爲善布告四鎮臣民巨細皆令帶誦心執修行國有貧者不任窮困失計行盜財主得之將以啓聞王曰爾盜乎盜者曰實盜王曰爾何緣盜乎盜者曰實貧困無以自活違聖明法蹈火行盜王悵愍之喜其至誠慙然內媿長歎而云民之飢者即吾餓之民之寒者即吾裸之重曰吾勢能令國無貧者民之苦樂在我而已即大赦其國出藏珍寶布施困乏飢渴之人即飲食之寒者衣之病者給藥田園舍宅金銀珠璣車馬牛錢恣意所索飛鳥走獸都及衆蟲五穀芻草亦從所好自王布施之後國豐民富相率以道民無殺者盜人財物婬人婦女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嫉妬恚癡兇愚之心寂而銷滅皆信佛信法信沙門言信爲善有福作惡有殃

舉國和樂鞭杖不行仇敵稱臣戰器朽于藏
牢獄無繫囚人民稱善我生遇哉天龍鬼神
無不助喜祐護其國毒害消竭五穀豐熟家
有餘財王內獨喜即得五福一者長壽二者
顏華日更好色三者德動八方上下四者無
病氣力日增五者四境安隱心常歡喜王後
壽終如強健人飽食快卧忽然上生忉利天
上其國人民奉王十戒無入地獄餓鬼畜生
道中者壽終魂靈皆得上天佛告諸沙門時
和默王者是吾身也諸沙門聞經皆大歡喜
爲佛作禮而去

佛說四姓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
時孤獨家遭宿命殃貧窶尤困草衣茅席菜
糜自供雖爲極困足不蹈無道之宅手不執

無道之惠志行清淨衆邪不能染其心朝稟
暮講經戒不釋於口世尊所歎衆智所敬雖
衣食不供於身口奉養聖衆隨家所有菜糜
草席不忘一日諸沙門曰四姓貧困常有飢
色吾等不可受彼常食經說沙門一心守真
戒具行高志如天金不珍財色惟經是寶絕
滅六飢故誓除饑何恥分衛而不行乎共詣
佛所本末陳之世尊默然後日四姓身詣精
舍稽首畢一面坐佛念諸沙門前所啓事問
四姓曰寧日慈施供養比丘不對曰唯然舉
門日供但恨居貧菜糜草席枉屈聖賢以爲
默默衆祐曰布施行惟在四意慈心向彼
悲心追愍喜彼成度護濟衆生雖施微薄其
後所生天上人中二道爲常所願自然眼色
耳聽鼻香口味身服上衣心皆欣懌不懼之

無也若施義薄心又不悅後得其福福中之薄官位七寶得不足榮處在薄中心又慳儉不敢衣食惴惴恰恰未嘗歡喜腹飢身寒有似乞人徒生徒死無善以自祐也若施以好心不懇誠憍傲自恃身不恭恪綺求華名欲遠揚已後有少財世人空稱以爲巨億內懼劫奪衣常糞薄食未嘗甘亦爲空生空死比丘未嘗履其門遠離三尊恒近惡道惠以好物四等敬奉自手斟酌存憶三尊誓令衆生逢佛昇天苦毒消滅後世所生願無不得值佛生天必如志願也昔有梵志名曰維藍榮尊位高爲飛行皇帝財難籌筭體好布施名女上色服飾光世以施與人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澡甕盥槃四寶交錯金銀食鼎中有百味捺水名牛皆以黃金韜衣其角一牛

者日出四升渾皆從犢子織成寶服明珠綵綴牀榻帷帳寶珞光目名象良馬金銀鞍勒絡以衆寶諸車華蓋虎皮爲座彫文刻鏤無好不有自名女以下至于寶車事事各有千八十四枚以施與人維藍慈惠八方上下天龍善神無不助喜如維藍惠以濟凡庶畢其壽命無日廢懈不如一日飯一清信具戒之女其福倍彼不可籌筭又爲前施并清信女百不如清信具戒男一飯具戒男百不如具戒女除饑一飯女除饑百不如高行沙彌一飯沙彌百不如具戒沙門一人具戒行者萬三心無穢濁內外清潔凡人猶瓦石具戒高行者若明月珠也瓦石滿四天下猶不如真珠一矢又如維藍布施之多逮于具戒衆多之施不如飯溝港一溝港百不如頻來一頻來

百不如不還一不還百不如飯應真一人又如維藍前施及飯諸賢聖不如孝事其親孝者盡真心無外私百世孝親不如飯一辟支佛辟支佛百不如飯一佛佛百不如立一刹守三自歸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盡仁不殺守清不盜執貞不犯他妻奉信不欺孝順不醉持五戒月六齋其福巍巍勝維藍布施萬種名物及飯賢聖甚爲難筭矣持戒不如等心慈育衆生其福無盡也雖爲菜糜草蓆執三自歸懷四等心具持五戒山海可稱量斯福難籌筭也佛告四姓欲知維藍者是我身四姓聞經心大歡喜作禮而去

昔者菩薩身爲鹿王厥體高大身毛五色蹄角雅奇衆鹿伏從數千爲羣國王出獵羣鹿分散投巖墮坑盪樹貫棘摧破死傷所殺不

少厥王覩之哽噎曰吾爲衆長宜當明慮擇地而遊苟爲美草而翔於斯凋殘羣小罪在我也徑自入國國人覩之僉曰吾王有至仁之德神鹿來朝以爲國瑞莫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貪生寄命國界卒逢獵者蟲類奔迸或生相失或死狼藉天仁愛物實爲可哀願自相選日供太官乞知其數不敢上欺王甚奇之曰太官所用日不過一不知汝等傷死甚多若實如云吾誓不獵鹿王退還悉命羣鹿具以斯意示其禍福羣鹿伏聽自相差次應先行者每當就死過辭其王王爲泣涕誨喻之曰覩世皆死孰有免之尋路念佛仁孝慈心向彼人王慎無怨矣日日若茲中有應行者而身重胎曰死不敢避乞須挽身更取其次欲以代之其次頓首泣涕而

曰必當就死尚有一日一夜之生斯須之命時至不恨鹿王不忍枉其生命明日遁衆身詣太官厨人識之即以上聞王問其故辭答如上王愴然爲之流淚曰豈有畜獸懷天地之仁殺身濟衆履古人弘慈之行哉吾爲人

君日殺衆生之命肥澤已體吾好凶虐尚豺狼之行乎獸爲斯仁有春天之德矣王遣鹿去還其本居勅一國界若有犯鹿者與人同罰自斯之後王及羣僚率化黎民尊仁不殺潤逮草木國遂太平菩薩世世危命濟物功成德隆遂爲尊雄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是吾身也國王者舍利弗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鵠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

萬三

六

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食吾等乎三子愴然有猛悲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親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踰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鵠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委其舊匹欲青雀妻青雀惟食甘露好果孔雀爲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寤以啓聞王命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賜金百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麩塗身屍踞孔雀取麩人應獲焉孔雀曰

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價子原吾命矣又曰大王賜吾百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以送獻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祝服之疾即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

萬三

七

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曄曄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祝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望願以杖捶吾足王曰可雀即如之國人飲水聾聽盲視瘡語蹙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無有害孔雀之心雀具知之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願釋

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捐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婬亂或致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

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執貞不娶淫蓋寂盡靜處山澤不樂世榮以茆草爲廬蓬蒿爲席泉水山果趣以支命志弘行高天人歎德王甥

萬三

爲相志道不仕處于山澤數十餘載仁逮衆生禽獸附恃時有四獸狐獼猴兔斯四獸日供養道士靜心聽經積年之久山果都盡道士欲徙尋果所盛四獸憂曰雖有一國榮華之士猶濁水滿海不如甘露之一升也道士去者不聞聖典吾爲衰乎各隨所宜行索飲食以供道士請留此山庶聞大法僉曰可獼猴索果狐化爲人得一囊麩獼得大魚各曰可一月之糧免深自惟吾當以何供養道士乎曰夫生有死身爲朽器猶當棄捐食凡夫

萬不如道士一即行取樵然之爲炭向道士曰吾身雖小可供一日之糧言畢即自投火火爲不然道士觀之感其若斯諸佛歎德天神慈育道士遂留日說妙經四獸稟誨佛告諸沙門梵志者定光佛是也兔者吾身是也

獼猴者驚鷺子是也狐者阿難是也獼者目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寶齊國常好濟貧惠逮衆生受一切歸猶海含流時有友子以決蕩之行家賄消盡理家愍焉教之曰治生以

萬三

九

道福利無盡以金千兩給子爲本對曰敬諾敢違明誨即以行賈性邪行嬖好事鬼妖淫蕩酒樂財盡復窮如斯五行五盡其財窮還守之時理家門外糞上有死鼠理家曰夫聰明之善士者可以彼死鼠治生成居也有金

千兩而窮困乎今復以金千兩給汝時有乞
兒遙聞斯誨愴然而感進猶乞食還取鼠去
修彼妙教具乞諸味調和炙之賣得兩錢轉
以販菜致有百餘以微致著遂成富姓閑居
憶曰吾本乞兒緣致斯賄乎寤曰由賢理家
訓彼兇頑吾致斯寶受恩不報謂之背明作
一銀案又爲金鼠以衆名珍滿其腹內羅著
案上又以衆寶瓔珞其邊具以衆甘禮彼理
家陳其所以今答天潤理家曰賢哉丈夫可
爲教訓矣即以女妻之居處衆諸都以付焉
曰汝爲吾後當奉佛三寶以四等心救濟衆
生對曰必修佛教矣後爲理家之嗣一國稱
孝佛告諸沙門理家者吾身是也彼蕩子者
調達是以鼠致富者繫特比丘是調達壞吾
六億品經言順行逆死入太山地獄繫特比

丘懷吾一句乃致度世夫有言無行猶膏以
明自殘斯小人之智也言行相符明猶日月
含懷衆生成濟萬物斯大人之明也行者是
地萬物所由生矣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
如是

昔有獨母爲理家賃守視田園主人有餽餉
過食時至欲食沙門從乞心存斯人絕欲棄
邪厥行清真濟四海餓人弗如少惠淨戒真
賢以所食分盡著鉢中蓮華一枝著上貢焉
道人現神足放光明母喜歎曰真所謂神聖
者乎願我後生百子若茲母終神遷應爲梵
志嗣矣其靈集梵志小便之處鹿舐小便即
感之生時滿生女梵志育焉年有十餘光儀
庠步守居護火女與鹿戲不覺火滅父還恚
之令行索火女至人隙一跬步跡一蓮華生

萬三

十

火主曰汝遠吾居三市以火與汝女即順命
華生陸地圍屋三重行者住足靡不訝奇斯
須宣聲聞其國王王命工相相其貴賤師曰
必有聖嗣傳祚無窮王命賢臣娉迎禮備容
華奕奕宮人莫如懷妊時滿生卯百枚后妃
逮妾靡不嫉焉豫刻芭蕉爲鬼形像臨產以
髮被覆其面惡露塗蕉以之現王衆妖弊明
王或信矣羣邪以壺盛卵密覆其口投江流
矣天帝釋下以印封口諸天翼衛順流停止
猶柱植地下流之國其王於臺遙觀水中有
壺流下燁燁光耀似有乾靈取之觀焉覩帝
印文發得百卵令百婦人懷育溫煥時滿體
成產爲百男生有上聖之智不啓而自明顏
景跨世相好希有力幹勢援兼人百倍言音
之響有若師子之吼王即具白象百頭七寶

萬三
十一
鞍勒以供聖嗣令征鄰國四鄰降伏咸稱臣
妾又伐所生父王之國國人巨細靡不悚慄
王曰孰有能却斯敵者乎母曰大王無懼視
敵所由攻城何方臨之興觀爲王降之王即
視敵所由立觀矣母登觀揚聲曰夫逆之大
其有三矣不遠羣邪招二世咎斯一也生不
識親而逆孝行斯二也恃勢殺親毒向三尊
斯三也懷斯三逆其惡無蓋爾等張口信現
乎今母捉其乳天令潼射遍百子口精誠之
感飲乳情哀僉然俱曰斯即吾親矣泣涕交
頸又手步進叩頭悔過親嗣始會靡不哀慟
二國和睦情過伯叔八方欣欣靡不稱善諸
子覩世無常若幻辭親學道遠世穢垢九十
九子皆得緣覺一子理國父崩爲王大赦衆
罪壞牢獄裂池塞勉奴使慰孝悌養孤獨開

帑藏大布施隨民之從願給以十善爲國法
人人帶誦家有孝子興立塔寺供奉沙門誦
經論道口無四惡諸毒歇盡壽命益長天帝
養護猶親育子佛告諸沙門留爲王者吾身
是也父者今白淨王是母者今舍妙是菩薩
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時爲梵志經學明達國人師焉第
子五百皆有儒德體好布施猶自護身時世
有佛號唎如來無所著正真尊最正覺將導
三界還神本無菩薩觀佛欣然自歸請佛及
僧七日留家盡禮供養梵志弟子各諱所主
一人年稚師使之行還請事作師曰有事無
作者爾攝之焉童子對曰惟燈無炷者也師
曰善哉弟子以瓊盛麻油膏淨自澡浴白氎
纏頭自手然之天人龍鬼覩其猛力靡不拊

手驚愕而歎世未嘗有斯必爲佛矣佛嘉之
焉令明徹夜而頭不損心定在經霍然無想
七夜若茲都無懈倦念矣佛則授決却無數
劫汝當爲佛號曰定光頂中肩上有光明
敎授拯濟衆生獲度其爲無量天人鬼龍聞
當爲佛靡不喜悅稽首拜賀梵志念曰彼其
得佛吾必得也須當受決而佛去焉前稽首
曰今設微供誠吾盡心願授吾決佛告梵志
童子作佛之時當授爾決梵志聞當得佛喜
忘有身自斯之後遂大布施飢食寒衣病給
醫藥蠅飛蚊行蠕動之類隨其所食以時濟
之八方諸國稱爲仁父也佛告舍利弗童子
者定光佛是梵志者吾身是也菩薩慈惠度
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尊慈

向衆生觀市觀鰲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鰲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尚濟衆生財富難數貴賤無違答曰百萬能取者善不者吾當烹之菩薩答曰大善即顧如直持鰲歸家澡護其傷臨水放之觀其游去悲喜誓曰太山餓鬼

萬三

十三

衆生之類世主牢獄早獲免難身安命全如爾今也稽首十方叉手願曰衆生擾擾其苦無量吾當爲天地爲旱作潤爲漂作棧飢食渴飲寒衣熱涼爲病作醫爲冥作光若有濁世顛倒之時吾當於中作佛度彼衆生矣十方諸佛皆善其誓讚曰善哉必獲爾志鰲後夜來辭其門怪門有聲使出觀鰲還如事云菩薩視之鰲又語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澤蟲鰲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

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鰲來曰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趣船菩薩曰取之鰲云大善又觀漂狐曰取之鰲亦云善又觀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

曰取之鰲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僞尠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爲兇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賤豈是仁哉吾不忍爲也於是取之鰲云悔哉遂之豐土鰲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真正覺者必當相度鰲曰大善鰲退蛇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紫磨名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狐還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塚非家非劫非盜吾精誠之所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

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奪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

高三

十四

拘無所告訴惟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吾今也蛇狐會曰奈斯事何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辭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即瘳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瘳王喜問所由囚人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宮並坐

而曰賢者說何書懷何道而爲二儀之仁惠逮衆生乎對曰說佛經懷佛道也王曰佛有要訣曰有之佛說四非常存之者衆禍殄景祐昌王曰善哉願獲其寶曰乾坤終訖之時七日並烈巨海都索天地烜然須彌崩壞天

人鬼龍衆生身命霍然焦盡前盛今衰所謂非常矣明士守無常之念曰天地尚然官爵國土焉得久存得斯念者乃有普慈之志矣王曰天地尚隕豈況國土佛說非常我心信哉理家又曰苦之尤苦者王宜知之王曰願聞明戒曰衆生識靈微妙難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弘也天下高也無蓋汪洋無表輪轉無際然飢渴於六欲猶海不足乎衆流以斯數更太山燒煑諸毒衆苦或爲餓鬼烱銅沃口役作太山或爲畜生屠割剥裂死輒更刀

高三

十五

苦痛無量若獲爲人處胎十月臨生急窄猶索絞身墮地之痛猶高墮下爲風所吹若火燒已溫湯洗之甚沸銅自沃手捏摩身猶刃自剝如斯諸痛其苦難陳年長之後諸根並熟首白齒墮內外虛耗存之心悲轉成重病四大欲離節節皆痛坐卧須人醫來加惱命將欲終諸風並興截筋碎骨孔竅都塞息絕神逝尋行所之若其昇天天亦有貧富貴賤延筭之壽福盡罪來下入太山餓鬼畜生斯謂之苦王曰善哉佛說苦要我心信哉理家又曰夫有必空猶若兩木相鑽生火火還燒木火木俱盡二事皆空往古先王宮殿臣民今者磨滅不覩所之斯亦空也王曰善哉佛說空要我心信哉理家又曰夫身地水火風矣強爲地輒爲水熱爲火息爲風命盡神去

四大各離無能保全故云非身矣王曰善哉佛說非身吾心信哉身且不保豈況國土乎痛夫我先王不聞無上正真最正覺非常苦空非身之教矣理家曰天地無常誰能保國者乎不空藏布施飢寒之人乎王曰善哉明師之教快哉即空諸藏布施貧乏鰥寡孤兒令之爲親爲子民被服炫熿貧富齊同舉國欣欣含笑而行仰天歎曰菩薩神化乃至於茲乎四方歎德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彌勒是驚者阿難是狐者驚驚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昔者菩薩爲沙門行恒處山林慈心悲愍衆生長苦輪轉三界何以濟之靜心思惟索道弘源當以拯衆而衣有蟲身痒心擾道志不

立掬手尋之即獲蟲矣中心愴然求以安之
正有獸骨徐置中矣蟲得七日之食盡乃捨
邁展轉生死菩薩得佛經緯教化時天大雪
絕路行人國有理家請佛并數千比丘供養
七日厥心肅穆宗室僉然而雪未晞佛告阿
難勅諸沙門皆還精舍阿難言主人恭肅厥
心未墮雪盛未息分衛無處世尊曰主人意
訖不復供惠也佛即引導沙門翼從還于精
舍明日世尊告阿難爾從主人分衛阿難奉
教而行造主人門門人覩之無問其所以也
有頃迴還稽首長跪如事啓焉又質其源彼
意無恒何其疾乎佛即爲具說如上又曰阿
難吾以慈心濟蟲微命惠之朽髓七日之食
今獲供養盡世上獻宿命施恩恩齊七日故
其意止不復如前也豈況慈心向佛逮沙門

衆持戒清淨無欲高行內端已心表以慈化
恭惠高行比丘一人踰施凡庶累劫盡情也
所以然者比丘擁懷佛經有戒有定有慧解
脫有度知見種以斯五德慈導衆生令遠三
界萬苦之禍矣阿難曰遇哉斯理家面獲慈
養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
師并諸沙門或有溝港頻來不還應真或有
開士建大弘慈將導衆生者乎斯福難量其
若海矣難稱其猶地也佛言善哉阿難真如
所云佛時難遇經法難聞比丘僧難得供養
如漚曇華時一有耳佛說如是比丘歡喜稽
首承行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三

六度集經卷第三

音釋

保郎果切赤體也惴之脂切憂懼也獠音秦異牛也壁必益切嬖婢切
早義惶音皇急也舐神紙切聚從遇切鄉小曰聚落也
跬犬藥切舉足也嚏帝音切瓠戶江切棧音代棧也齕士華切
也炯徒紅切炫煖胡絢切煖胡絢切輝戶光切

六度集經卷第四

萬四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戒度無極第二

凡十五章

戒度無極者厥則云何狂愚兇虐好殘生命貪饕盜竊姪洩穢濁兩舌惡罵妄言綺語嫉害癡心危親戮聖謗佛亂賢取宗廟物懷兇逆毀三尊如斯尤惡寧就脯割菹醢市朝終而不爲信佛三寶四恩普濟矣

昔者菩薩爲清信士所處之國其王行真勸導臣民令知三尊執戒奉齋者損賦除役黎庶巨細見王尚賢多僞善而潛行邪王以佛戒察觀民操有外善內穢違佛清化即權令而勅曰敢有奉佛道者罪至棄市訛善之徒靡不釋真恣心從其本邪菩薩年耆懷正真弘景之明聞令驚曰釋真從邪獲爲帝王壽

齊二儀富貴無外六樂由心吾終不爲也雖一食之命得覩三尊至真之化吾欣奉之懷俗記籍萬億之卷身處天宮極天之壽而闇於三尊不聞佛經吾不願也稟佛之言即有戮死之患吾甘心焉經云衆生自投三塗獲人道難處中國難六情完具難生有道國難與菩薩親難覩經信之難貫與解微難值高行沙門清心供養難值佛受決難吾宿功著今覩佛經獲奉三寶若值無道菹醢之酷湯火之厄終不釋正從彼妖蠱也王命有司廉察違命者戮之市朝廉人見菩薩志固不轉奉事三尊至意不虧即執之以聞王曰戮之於市陰使人尋聽察其云菩薩就死誠其子曰乾坤始興有人之來衆生處世以六情亂行甚於狂醉眇覩三尊導清明化也爾幸知

法慎無釋之夫捨佛法之行而爲鬼妖之僞者國喪必矣吾寧捨身不去真也王今悖誤爾無從焉廉者以聞王知行真即欣而請之執手昇殿曰卿真可謂佛弟子者矣拜爲國相委任治政捨佛清化之儔者復其賦役於是國境莫不尚善佛告諸沙門時國王者彌勒是也清信士者吾身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有法有比丘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得華欣懌曰水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爲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

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也人聞笑爾夫人言相屬心生憂

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帝釋今翔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萬四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得山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在也道邊作坑除爾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將二寸來師如命行之象遊處先射象著法服持鉢於坑中止佳象王見沙門

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賊吾軀命曰
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
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
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
也正使殖骨脯肉終不違斯行也修斯行者
死輒上天疾得滅度矣人即截牙象曰道士
當却行無令羣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其
痛難忍躡地大呼奄忽而死即生天上羣象
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
哀號師以牙還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
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推之吐血死
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
大婦者裘夷是獵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
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爲鸚鵡王常奉佛教歸命三尊時

當死死不犯十惡慈心教化六度爲首爾時
國王好食鸚鵡獵士競索覩鸚鵡羣以網收
之盡獲其衆貢于太官宰夫牧馬肥即烹之
爲肴鸚鵡王深惟衆生擾擾赴獄喪身迴流
三界靡不由食告從者曰除貪損食體瘦小
苦命可冀矣愚者饕餮心無遠慮猶若慳子
貪刀刃之鈔蜜不知有截舌之患吾今裁食
爾等則焉鸚鵡王日瘦由其籠目勢踊得出
立籠上曰夫貪惡之大無欲善之景矣重曰
諸佛以貪爲獄爲網爲毒爲刃爾等損食可
如余焉菩薩萬四自斯若爲凡人麤食供命弊衣
蓋形以貪戒心無日不存福爲帝王輒以佛
智觀國之累福高弘多其爲難算矣非常無
牢惟苦無樂夫有輒減身爲僞幻難保猶窮
難養若狼有眼覩焉靡不寒慄菩薩世世以

戒爲行遂成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爲
天人師佛告諸比丘時鸚鵡王者吾身是也
人王者調達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
如是

昔者菩薩爲王太子名曰法慧內清外淨常
以履邪之禍自戒其心尊聖孝親慈濟衆生
太子朝覲轉頃相國進退如禮未嘗失儀王
之幸妾內懷邪姪出援太子太子力爭而獲
免焉拍相首曰去矣其冠隕地相首無髮內
妾笑之恥而懷忿妾向王泣曰妾雖微賤猶

是王妻太子不遜有欲于妾王曰太子履操
非佛志不念非佛教不言非佛道不行八方
歎德諸國莫如豈有非乎讒言綴數以惑王
心王曰骨肉相殘謂之亂賊吾不爲也拜爲
邊王去國八千里曰爾鎮境外則天行仁無

萬四

五

殘民命無苟貪困黎庶尊老若親愛民若子
慎修佛戒守道以死世多姦僞齒印之教爾
乃信矣太子稽首泣涕曰不敢替尊誨即就
祿王五戒十德慈化國民處位一年遠民慕
潤歸化雲集增戶萬餘以狀上聞歎王德潤
遠照使然王逮后妃喜而歎之妾殊懷怨與
相爲姦謀除太子伺王卧出以蠟作印詐爲
書爾有慢上之罪不忍面誅書到疾脫眼瞳
子付使還國使往至羣臣僉曰斯妖亂之使
非自大王也太子曰大王前齒今者信現愛
身違親謂之大逆矣即與羣臣相樂三日遍
行國界周窮濟乏以佛景模慈心訓民募能
脫眼者賣芻兒即爲出眼以付使者函之馳
還本土相國以付嬖妾嬖妾懸著牀前罵曰
不從吾欲鑿眼快乎大王夢蛇蜂螫太子目

寤即哽噎曰吾子將有異乎嬖妾曰王存之至聊有斯夢必無異也太子以琴樂索食濟命展轉諸國至妃父王之國王有妙琴呼而聽之其音咨嗟已先王之德末爲孤兒無親之哀音其妃解音哽噎曰吾君子窮哉王曰何謂妃具陳之辭親曰斯自妾命女二其姓非貞也請翼從至孝之君子二親舉哀妃將太子還其本國王聞有妙琴者呼而作之形容顚顚惟識其聲王曰汝是吾子法慧者乎太子伏地哽噎王后宮人舉國巨細莫不哀慟妃本末陳之王曰嗚呼女人不仁猶粳飯之糝毒佛教遠之不亦宜乎即收相國及嬖妾以棘笞之烱膠滴其瘡中燭即裂之爲坑生埋矣佛告諸比丘太子宿命嘗賣白珠彼妾時爲富姓女乘車行路相國時爲御者呼

賣珠童曰視汝珠來持珠而不買姪視言調童子恚曰不還吾珠而爲姪視吾鑒汝目女及御者俱曰棘笞膠滴裂肉生埋汝可乎夫善惡已施禍福自隨猶影之繫形惡熟罪成如響之應聲爲惡欲其無殃猶下種今不生矣菩薩受佛淨戒寧脫眼而死不犯姪生也爾時太子法慧者我身是也相國者調達是嬖妾者調達妻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昔者菩薩兄弟三人遭世枯旱黎民相噉俱行索食以濟微命經歷山險乏食有日兩兄各云以婦濟命可乎大兄先殺其妻分爲五分小弟仁惻哀而不食中兄復然弟殊哽噎兩兄欲殺弟妻弟曰殺彼全已非佛仁道吾不爲也將妻入山採果自供處山歷年山中

有一跛人婦與私通謀殺其壻詭曰妾義當勞養而君爲之明日翼從願俱歷苦曰山甚險阻爾無行也三辭不從遂便俱行婦覩山高谷深排壻落之水邊有神神接令安婦喜得所還跛共居壻尋水行覩賁人焉本末自陳賁人愍之載至豐國其國王崩又無太子羣臣相讓適無立者令梵志占行路之人有應相者立之爲主梵志覩菩薩即曰善哉斯有道之君可爲兆民天仁之覆矣羣僚黎庶揮淚歎善莫不稱壽奉載入宮授以帝位即以四等養民衆邪之術都廢之矣授以五戒宣布十善率土持戒於是天帝祐護其國鬼妖奔迸毒氣消歇穀果豐熟鄰國化正仇憾更親襁負雲集婦嬰其跛壻入國乞匄陳昔將壻避世之難今來歸仁國人巨細莫不雅

奇僉曰賢婦可書矣夫人曰可重賜也王即視婦問曰識天子不婦怖叩頭王爲官人本末陳之執正臣曰斯可戮矣王曰諸佛以仁爲三界上寶吾寧殞軀命不去仁道也夫人使人驅之出國掃其足迹佛告鷲鷲子王者吾身是跛人者調達是婦者好首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時爲凡夫博學佛經深解罪福衆道醫術禽獸鳴啼靡不具照覩世憤濁隱而不仕尊尚佛戒惟正是從處貧窮困爲賁賁擔過水邊飲羣鳥衆噪賁人心懼歛然毛豎菩薩笑之飲已即去還其本土顧其賁者曰烏鳴爾笑將有異乎答曰烏云彼有白珠其價甚重汝殺取其珠吾欲食其肉故笑之耳曰爾不殺爲乎答曰夫不覩佛經者爲滔天

之惡而謂之無殃斯爲自欺矣吾觀無上正真之典籍觀菩薩之清仁蜎飛蚊行蠕動之類愛而不殺草芥非已有即不取夫好殺者不仁好取者不清吾前世爲好取之穢今獲其殃處困陋之貧爲子賃客今又犯之種無量之罪非佛弟子矣吾寧守道貧賤而死不爲無道富貴而生也貨主曰善哉惟佛教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處世貧困爲貧人賃入海採利船住不行賣人巨細靡不恐懼請禱神祇上下周旋貧人惟三自歸守戒不犯悔過自責日夜各三慈心誓願十方衆生莫有恐怖如吾今日也吾後得佛當度斯類矣乃至七日船不移邁海神訛與貨主夢曰汝棄貧人吾與汝去貨主得夢愴然悼之私密言議貧人微

察具照所以曰無以吾一人之體喪衆命也貨主作簿給其糒糧下箸薄上推薄遠之大魚覆船盡吞貧人貧人隨風得岸還其本土九族欣懌貧人以三自歸五戒十善奉齋懺悔慈向衆生故得是福貧人者我身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守戒隱居不慕時榮依蔭四姓爲其守墓若有喪葬輒展力助喪主感焉以寶惠之所獲多少輒還四姓四姓曰子展力致此寶故爲相還道士曰吾守君野彼葬君地大義論之寶即君有也四姓歎曰善哉古之賢者豈能踰子乎即擇青衣中有賢行兼華色者給之爲妻分家財以成其居道士曰進其行高其德爾時貧道士者吾身是也妻者裘夷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凡人歸命三尊守戒不虧與
舅俱行街賣自濟之彼異國舅先渡水止獨
母家家有幼女女啓母曰後有澡槃可從賣
人易白珠也母順女意以示賣人以刀刮視
照其真實佯投地曰汗吾手矣即出進路母
子恥焉童子後至女重請珠母曰前事之恥
可爲今戒也女曰觀此童儒有仁人之相非
前貪殘矣又以示之童儒曰斯紫磨金也盡
吾貨易之可乎母曰諾童子曰凶吾金錢二
枚以顧渡耶舅尋還曰今以少珠惠汝取屬
槃來母曰有良童子盡以名珠顧吾金槃猶
謝其賤矣爾不急去且加爾杖舅至水邊蹋
地呼曰還吾寶來性急椎胃吐血而死甥還
其金已覩殞矣哽噎曰貪乃至於喪身乎菩
薩守信以獲寶調達貪欺以喪身童子者吾

身也舅者調達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
如是

昔者菩薩無數劫時兄弟資貨求利養親之
于異國今弟以珠現其國王王覩弟顏華欣
然可之以女許焉求珠千萬弟還告兄兄追
之王所王又覩兄容貌堂堂言輒聖典雅相
難齊王重嘉焉轉女許之女情逸豫兄心存
曰壻伯即父叔妻即子斯有父子之親豈有
嫁娶之道乎斯王處人君之尊而爲禽獸之
行即引弟退女登臺望曰吾爲魅蠱食兄肝
可乎展轉生死兄爲獼猴女與弟俱爲鰲鰲
妻有疾思食獼猴肝雄行求焉覩獼猴下飲
鰲曰爾嘗覩樂乎答曰未也曰吾舍有妙樂
爾欲觀乎曰然鰲曰爾昇吾背將爾觀矣昇
背隨焉半溪鰲曰吾妻思食爾肝水中何樂

之有乎獼猴心恧然曰夫戒守善之常也權濟難之大矣曰爾不早云吾以肝懸彼樹上驚信而還獼猴上岸曰死驚蟲豈有腹中肝而當懸樹者乎佛告諸比丘兄者即吾身是也常執貞淨終不犯姪亂畢宿餘殃墮獼猴中弟及王女俱受驚身雄者調達是雌者調達妻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乘船度海採寶濟乏海邊有城苑園備有華女臨渚要其輩曰斯國豐沃珍寶恣求可屈入城觀民有無賞人信從鬼魅厭惑遂留與居積年有五菩薩感恩二親本土出城登山四顧遠望觀一鐵城中有丈夫首戴天冠儼然恭坐謂菩薩曰爾等惑乎以魑魅爲妻捐爾二親九族之厚爲鬼所吞豈不惑哉爾等無寐察其真諺矣方有神馬翔茲

濟衆可附旋居全爾身命若戀蠱毒死入斯城衆毒普加悔將無救菩薩承命訛寐察之觀真如云厥心懼焉明日密相告等人僉然各伺覩妻變爲狐體競爭食人靡不憮然曰吾等死矣相驚備豫懈即喪矣馬王臻曰孰有離居心懷所親疾來赴茲吾將濟爾實人喜曰斯必天也羣馳歸命妻即抱子尋跡哀慟其辭曰怨呼皇天爲妻累載今以爲鬼哀聲傷情辭詣王所厥云如上今者惶惶無由自恃惟願大王哀理妾情王召菩薩問其所由即以所覩本末陳之王覩色美疾遣壻去內之後官爲其姪荒國政紛亂鬼化爲狐日行食人爲害滋甚王不覺矣後各命終生死輪轉菩薩積德遂得爲佛狐鬼魂靈化生梵志家有絕妙之色佛時於作法縣求食食畢

出城坐樹下梵志觀佛相好容色紫金項有日光若星中月觀佛若此其喜無量歸白兒母吾女獲壻其爲世雄疾以名服具世諸好梵志家室携女貢之道觀足跡妻曰斯無欲之神雄豈以姪邪亂其志乎父曰吾女國之

上華胡高德而不迴耶妻即頌其義曰姪者曳足行多恚斂指步愚者足築地斯跡天人尊無自辱也

父曰爾薄智也戾而行矣以女獻焉世尊告曰第六魔天獻吾三女變爲老鬼今爾屎囊又來何爲梵志恣然妻重恥之時有除饑進稽首曰願以惠余世尊戒曰爾昔爲王女時爲鬼以色誑爾吞盡爾民爾不厭乎除饑恥焉退禪獲定得溝港道佛告鷲鷯子菩薩自受城中人戒已旋家歸命三尊自誓辭云時

當死死不復犯如來應儀正真覺清淨重戒積戒弘多佛道遂成爾時實者吾身是也王者今比丘是鬼者梵志女是城中天人者鷲鷯子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太子慕魄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聞物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諸沙門往昔有國名波羅柰王有太子名曰慕魄生有無窮之明過去現在未來衆事其智無疑端正暉光猶星中月王惟一子國無不愛而年十三閉口不言有若瘖人王后憂焉呼諸梵志問其所由對曰斯爲不祥也端正不言何益大王後宮無嗣豈非被害哉法宜生埋之必有貴嗣王即恣然入與后議后逮宮人靡不哀慟嗟曰奈何太子祿薄生獲斯殃哀者塞路猶有大喪具著寶

服以付喪夫喪夫奪其名服都共爲冢慕魄
惟曰王逮國人信吾真瘡即默斂衣入水淨
浴以香塗身具著寶服臨壙呼曰爾等胡爲
答曰太子瘡聾爲國之害王命生埋冀生賢
嗣曰吾即慕魄矣喪夫視車霍然空虛觀其

萬四

十三

形容曜曜有光草野遐邇猶日之明聖靈巨
勢神動靈祇喪夫巨細靡不懾驚兩兩相視
顏貌黃青言成文章靡不畏焉仰天而曰太
子靈德乃之于斯乎即叩頭陳曰願旋寧王
令衆不嗟太子曰爾疾啓王云吾能言人即
馳聞王后兆民甚怪所以心歡稱善靡不悅
豫車馳人奔殷填塞路慕魄曰吾獲爲沙門
虛靜之行不亦善乎意始如之帝釋即化爲
苑池樹木非世所覩即去衆寶衣化爲袈裟
王到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如禮王即就坐

聞其言聲光影威靈二儀爲動王喜喻曰吾
有爾來舉國敬愛當嗣天位爲民父母對曰
惟願大王哀採微言吾昔嘗爲斯國王名曰
須念處國臨民二十五年身奉十善育民以
慈鞭杖衆兵都息不行囹圄無繫囚路無怨
嗟聲惠施流布潤無不周但以出遊翼從甚
衆導臣馳除黎庶惶懼終入太山燒煮割裂
積六萬年求死不得呼嗟無救當爾之時內
有九親表有臣民貲財億載衆樂無極寧知
吾入太山地獄燒煮衆痛無極之苦乎生存
之榮妻子臣民孰能分取諸苦去乎惟彼諸
毒其爲無量每一憶之心怛骨楚身爲虛汗
毛爲寒豎言往禍來殃追影尋身雖欲發言
懼復獲咎太山之苦難可再更是以縮舌都
欲無言始十三年而妖導師令王生埋吾懼

大王獲太山之咎勢復一言耳今欲爲沙門
守無欲之行觀衆禍之門不復爲王矣願無
怪焉王曰爾爲令君行高德尊率民以道過
猶絲髮非人所憶以之獲罪酷裂乃如之耶
如吾今爲人主從心所欲不奉正法終當何
之乎即聽學道王還治國以正不邪遂致豐
樂慕魄即自練情絕欲志進道真遂至得佛
廣說景模拯濟衆生以至滅度佛告諸比丘
時慕魄者吾身是也父王者今白淨王是也
母者吾母今舍妙是也夫榮色邪樂者燒身
之鑪矣清淨憺怕無患之家矣若欲免難離
罪者無失佛教也爲道雖苦猶勝處于三塗
爲人即遠貧窶不處八難矣學道之志當如
佛行也欲獲緣一覺應真滅度者取之可得
佛說經竟諸沙門莫不歡喜稽首作禮

彌蘭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
諸沙門閑居深惟世人習邪樂欲自始至終
無厭五樂者也何謂五樂眼色耳聲鼻香口
味身細滑夫斯五欲至其命終豈有厭者乎
日中之後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立自言吾
等世尊惟世愚者惑于五欲至厥命終豈有
厭者不佛告之曰觀世無足於彼五樂矣昔
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利中有智者名曰彌蘭
爲衆師御海有神魚其名摩竭觸敗其船衆
皆喪身彌蘭騎板僅而獲免風漂附岸地名
鼻摩登岸周遊庶自蘇息覩一小徑尋之而
進遙見銀城樹木茂盛間有浴池周旋四表
甘小繞之有四美人容齊天女奉迎之曰經
涉巨海厥勞多矣善賀吉臻今斯銀城其中

衆寶黃金白銀水精瑠璃珊瑚琥珀磔磔爲
殿妾等四女給仁使役晚息夙興惟命所之
願無他遊彌蘭入城昇七寶殿歡娛從欲願
無不有處中千餘年彌蘭惟曰斯諸玉女不
令吾邁其有緣乎伺四女寢竊疾亡去遙觀
金城有八玉女迎辭如上玉女華容又踰四
人城中寶殿名曰屑末明月真珠諸寶踰前
壽數千萬歲又疑八女不令吾邁其有由乎
伺其卧出竊疾亡去又覩水精城有十六玉
女出迎之矣其辭如上要將入城昇七寶殿
城殿衆寶玉女光華踰前居中歲數又數千
萬意不厭足又伺諸女卧出亡去復覩瑠璃
寶城光曜奕奕有三十二女出迎跪拜虔辭
如上要請入城昇七寶殿名鬱單其中衆
寶妓樂甘食女色踰前處中久長年數如上

又伺諸女卧出亡去遙觀鐵城莫無迎者彌
蘭惟曰銀城四女金城有八水精十六瑠璃
三十二玉女光世修虔相迎今不迎者將以
貴故乎周減一市有鬼開門彌蘭入城即見
其鬼鬼名俱引鐵輪炯然走其頭上守罪人
鬼取彼頭輪著彌蘭頭上腦流身焦彌蘭流
淚曰自四之八自八之十六自十六之三十
二處榮屑末殿鬱單殿吾以無足之行故獲
斯矣何當離斯患乎守鬼答曰其年之數如
于來人子免斯殃矣火輪處彌蘭頭上六億
歲乃免之矣佛語諸沙門彌蘭者吾身是也
所以然者未奉三尊時愚惑信邪母沐浴著
新衣卧吾蹈母首故太山以火輪轢其首耳
又常以四月八日持八關齋中心歡喜故獲
寶城壽命巨億所願從心無求不獲觀世無

足惟得道乃止耳佛告諸沙門彌蘭出太山
獄閉心三惡絕口四刃檢身三尤孝順父母
親奉三尊戴戒爲冠服戒爲衣懷戒爲糧味
戒爲肴食息坐行不忘佛戒跬步之間以戒
德成自致爲佛凡人之行不孝於親不尊奉
師吾觀其後自招重罪彌蘭其類乎夫爲惡
禍追猶影尋身絕邪崇真衆禍自滅矣佛說
經竟諸沙門歡喜作禮

頂生聖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
時阿難閑居深惟衆生自始至終厭五欲者
尠過日中後至佛所稽首畢退白言惟世尊
吾閑坐深惟衆生知足者尠不厭五欲者衆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如爾之云所以然者往
古有王名曰頂生東西南北靡不臣屬王有

七寶飛金轉輪力白象紺色馬明月珠玉女

集四

十七

妻聖輔臣典兵臣王斯七寶觀世希有又有
千子端正妍雅聰明博智天下稱聖猛力伏
衆有如師子也王旣聖且仁普天樂屬壽有
億數王意存曰吾有拘耶尼一天下地縱廣
三十二萬里黎庶熾盛五穀豐沃比門巨富
世所希有吾國兼焉雖其然者願彼皇乾雨
金銀錢七日七夜惠吾若茲不亦善乎天從
其願下二寶錢滿其境界天寶之明奕奕曜
國王喜無量天下拜賀日與羣臣歡喜相樂
民皆稱善獲無極樂數千萬歲王又念曰吾
有西土三十二萬里七寶之榮千子光國天
雨寶錢世未嘗有雖其然者吾聞南方有閻
浮提地廣長二十八萬里黎庶衆多靡求不
獲吾得彼土不亦快乎王意始存金輪南向

七寶四兵輕舉飛行俱到其土彼王臣民靡不喜從其土君民終日欣欣王止教化年數如上王又念曰吾有西土今獲南土天人衆寶何求不有今聞東方弗于逮土三十六萬里其土君民寶穀諸珍無願不有吾獲其土不亦快乎口始云爾金輪東向七寶四兵飛行俱至君臣黎庶靡不樂屬又以正法仁化君民年數如上比門懷德王又念曰吾有西土南土東土天人衆寶無珍不有今聞北方鬱單越土吾獲王之不亦善乎開口言願金輪北向七寶四兵俱飛如前始入其界遙覩地青如翠羽色王曰爾等覩青地乎對曰見之曰斯鬱單越地又覩白地曰覩之曰斯成壽稻米爾等食之又覩諸寶樹衆輓妙衣臂釧指環瓔珞衆奇皆懸著樹曰覩之乎對曰

唯然曰爾等服之土治以仁化民以恕居彼年久其數如上又生意曰吾有三天下今獲北方四十萬里意欲昇忉利天之帝釋所王意始然金輪上向七寶四兵飛行昇天入帝釋宮釋覩王來歡迎之曰數服高名久欲相見翔茲快乎執手共坐以半座坐之王左右顧視覩天宮殿黃金白銀水精瑠璃珊瑚琥珀碑礫真珠以爲宮殿覩之心欣即又念曰吾有四國寶錢無數斯榮難云令天帝殞吾處其位不亦上願乎惡念興而神足滅釋還之故宮即獲重病輔臣問曰天王疾篤若在不諱將有遺命乎王曰如有問王何以喪身答如所覩以貪獲病遂致喪身夫貪殘命之刃亡國之基也去三尊處三塗靡不由之戒後來嗣以貪癡火燒身之本也慎無貪矣夫

榮尊者其禍高矣寶多者其怨衆矣王終後
嗣誦其貪戒傳世爲寶四天下民尊其仁化
奉三尊行十善以爲治法遂致求福世尊曰
觀世眇能去榮貴捐五欲者惟獲溝港頻來
不還應儀緣一覺無上正真道最正覺道法
御天人師能絕之耳飛行皇帝所以存即獲
願不違心者宿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智慧之所致不空獲也頂生王者吾身是也
佛說經竟阿難歡喜爲佛作禮
普明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
告諸比丘昔者菩薩爲大國王名曰普明慈
惠光被十方歌懿民願其休猶慈子之寧親
也鄰國有王治法以政力如師子走攫飛鳥
宰人亡肉晨奔市索路觀新屍取之爲肴味

兼畜肉後日爲饌甘不如焉王責太官宰人
歸誠叩頭首之王心惡然曰人肉甘乎默勅
宰人以斯爲常世尊曰夫厚於味者即仁道
薄仁道薄者豺狼心與夫爲狼狗貪肉味而
賊物命故天下讎焉宰人承命默行殺人
以供王欲臣民嗷嗷表聞尋賊王曰宜然密告
宰人曰慎之哉有司獲之賊曰王命爾矣羣
臣諫曰臣聞王者爲德仁法帝釋明則日月
濟等后土潤齊乾坤含懷衆生則若虛空爾
乃可爲天下王耳若違仁從殘即豺狼之類
矣去明就闇瞽者之儔矣替濟自沒即坏舟
之等矣釋潤崇枯即火旱之喪矣背空向窒
即石人之心也矣夫狼殘瞽閉坏沒火燒石
人之操不可爲宰人之監豈可爲天下王耶
若崇上德即昌好殘賊則亡二義臧否惟王

何之王曰孩童絕渾其可乎曰不可王曰余如之矣羣臣僉曰豺狼不可育無道不可君臣民齊心同聲逐焉王奔入山覩見神樹稽首辭曰令余反國貢神百王誓畢即行伺諸王出突衆取之猶鷹鵠之撮鷩雀執九十九

萬四

二十

王樹神人現顏華非凡謂阿羣曰爾爲無道以喪王榮今復爲元酷將欲何望乎阿羣前趣之忽然不現時普明王出察民苦樂道逢梵志梵志曰大王還宮吾欲有言王曰昨命當出信言難違道士進坐吾旋在今遂出爲阿羣所獲投之樹下王曰不懼喪身恨毀吾信耳阿羣曰何謂耶王具說道士見已之誓願一覩之受其重戒妙寶貢焉旋死不恨阿羣放之還覩道士躬敷高座道士昇座即說偈言

劫數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爲灰揚天龍福盡于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生老病死輪轉無際事與願違憂悲爲害欲深禍高瘡疣無外三界都苦國有何賴有本自無因緣成諸盛者必衰實者必虛衆生蠢蠢都緣幻居聲響俱空國土亦如識神無形駕乘四蛇無明寶養以爲樂車形無常主神無常家三界皆幻豈有國耶受偈畢即貢金錢萬二千梵志重戒之曰爾存四非常其禍必滅矣王曰敬諾不敢替明戒即至樹所舍笑且行阿羣曰命危在今何欣且笑答曰世尊之言三界希聞吾今懷之何國命之可惜乎阿羣媚曰願聞尊教王即以四偈授之驚喜歎曰巍巍世尊陳四非常夫不聞覩所謂悖狂即解百王各令還國阿

萬四

五

羣悔過自新依樹爲居日存四偈命終神遷爲王太子納妻不男王重憂之因募國女化之令男後遂決蕩不從真道王恚之焉磔著四衢命行人曰以指摧首苟辱之矣適九十人而太子薨魂靈變化輪轉無已值佛在世生舍衛國早喪其父孤與母居事梵志道性篤言信勇力躡象師愛友敬遐邇稱賢師每周旋輒委以居師妻懷璧援其手姪辭誘之阿羣辭曰凡世者友男吾父之女吾母焉豈況師之所敬乎燒身可從斯亂不敢順矣師妻恧然退思爲變壻歸婦曰子歎彼賢足照子否矣具爲其過女妖似真梵志信矣師告阿羣爾欲仙乎對曰唯然曰爾殺百人斬取其指今獲神仙奉命携劍逢人輒殺獲九十人指衆奔國震覩母欣曰母至數足吾

今仙矣佛念邪道惑衆普天斯儔也化爲沙門在其前步曰人數足矣追後不屬曰沙門可止答曰吾止久矣惟爾不焉曰止義云何答曰吾惡都止爾惡熾矣阿羣心開霍如雲除五體投地頓首悔過又手尋蹤將還精舍即爲沙門佛爲說宿行現四非常得溝港道退于樹下閉目叉手練去餘垢進取無著王召軍師戰士數萬尋捕妖賊未知所之道過佛所曰王自何來身蒙塵土對曰國有妖賊殺無量民今尋捕之世尊告曰夫民先修德而退崇邪治國之政其法何之對曰先貴後賤正法治之若夫先載畜心退懷聖德正法何之對曰先賤後貴正法賞之曰賊已釋邪崇真今爲沙門矣王歎曰善哉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神妙上化乃

至于茲乎始爲豺狼今爲天仁稽首足下又重歎曰斯化奇矣願一覩之世尊曰可王逮官屬造之而曰上德賢者可一開眼相面乎如斯三矣答曰吾之眼睛耀射難當王稽首曰明日設微饌願一顧盼答曰於廁吾往於殿則不至王曰惟命還則裂廁掘其地則新之樟梓楠材爲之柱梁香湯沃地栴檀蘇合鬱金諸香和之爲泥氈罽雜繒以爲座席雕文刻鏤衆寶爲好煒煒煌煌有踰殿堂明日王身捧香鑪迎之阿羣就座王褰衣膝行供養訖畢即說經曰廁前日之汙豈可於飯乎對曰不可曰今可乎曰可矣阿羣曰吾未覩佛時事彼妖蠱心存口言身行諸邪邪道穢化其爲臭汙甚彼溷矣屎汙可洗穢染難除賴蒙宿祚生值佛世沐浴清化去臭懷香內

外清淨猶天真珠夫不覩佛不知四非常者觀其志趣猶狂者醉之以酒矣不親賢衆而依十惡者其與豺狼共楯乎王曰善哉奇乎佛之至化乃令廁臭化爲栴檀矣說經竟即邁歷市聞有婦人逆產者命在呼吸還如事啓佛言爾往爲其產阿羣忉然世尊曰爾望產云吾自生來慈向衆生潤濟乾坤者爾母子俱全矣受教而往至宣佛恩母子俱生退還尋塗疑已有殺人之酷而云普慈稽首質馬佛告阿羣凡人心開受道之日可謂始生者也不覩三尊未受重戒猶兒處胎雖有其目將亦何覩有耳何聞故曰未生也阿羣心開即得應真道佛告諸比丘昔時普明者吾身是也吾前世授之四偈一活百王今令得道不受重罪矣阿羣宿命嘗爲比丘負米一

六度集經卷第五

萬五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忍辱度無極第三

凡十三章

忍度無極者厥則云何菩薩深惟衆生識神以癡自墮貢高自大常欲勝彼官爵國土六情之好已欲專焉若覩彼有愚即貪嫉貪嫉處內瞋毒外施施不覺止其爲狂醉長處盲冥矣展轉五道太山燒煮餓鬼畜生積苦無量菩薩覩之即覺悵然而歎衆生所以有亡國破家危身滅族生有斯患死有三道之辜皆由不能懷忍行慈使其然矣菩薩覺之即自誓曰吾寧就湯火之酷菹醢之患終不恚毒加於衆生也夫忍不可忍者萬福之源矣自覺之後世世行慈衆生加已罵詈捶杖奪其財寶妻子國土危身害命菩薩輒以諸佛

忍力之福除滅恚毒慈悲愍之追而濟護若其免咎爲之歡喜

昔者菩薩覩世穢濁君臣無道背真向邪難以道化故隱明滅影處于塚間習其忍行塚間有牛犢子常取其屎尿以爲飲食延其軀命暴露精思顏頰醜黑人皆惡焉國人覩之更相告曰斯土有鬼見者靡不唾罵土石擲之菩薩無絲髮之恚慈心愍曰痛夫斯人不覩佛經而爲斯惡誓曰吾獲爲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者必度茲焉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昔者菩薩厥名曰睽常懷普慈潤逮衆生悲愍羣愚不覩三尊將其二親處于山澤父母年耆兩目失明睽爲悲楚言之泣涕夜常三與消息寒溫至孝之行德芳熏乾坤地祇海

何恃哉吾今死矣惟願大王牽吾二老著子屍處必見窮沒庶同灰土王聞親辭又重哀慟自牽其親將至屍所父以手著膝上母抱其足嗚口吮足各以一手捫其箭瘡椎曾搏頰仰首呼曰天神地神樹神水神吾子睽者奉佛信法尊賢孝親懷無外之弘仁潤逮草木又曰若子審奉佛至孝之誠上聞天者箭當拔出重毒消滅子獲生存卒其至孝之行子行不然吾言不誠遂當終沒俱爲灰土天帝釋四天大王地祇海龍聞親哀聲信如其言靡不擾動帝釋身下謂其親曰斯至孝之子吾能活之以天神藥灌睽口中忽然得穌父母及睽王逮臣從悲喜交集普復舉哀王曰奉佛至孝之德乃至於斯遂命羣臣自今之後率土人民皆令奉佛十德之善修睽至

孝之行一國則焉然後國豐民康遂致太平佛告諸比丘吾世世奉諸佛至孝之行德高福盛遂成天中之天三界獨步時睽者吾身是也國王者阿難是睽父者今吾父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天帝釋者彌勒是也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昔者菩薩時爲梵志名羣提和處在山澤樹下精思以果泉水而爲飲食內垢消盡處在空寂弘明六通得盡知之智名香熏聞八方上下十方諸佛緣一覺道應儀聖衆靡不咨

第五

嗟梵釋四王龍神地祇朝夕肅虔叉手稽首稟化承風擁護其國風雨順時五穀豐熟毒消災滅君民熾盛其王名迦犁入山田獵馳逐一鹿尋其足跡歷菩薩前王問道士獸跡歷茲其爲如行乎菩薩默惟衆生擾擾惟爲

身命畏死貪生吾心何異哉吾儻語王虐殺不仁罪與王同儻云不見吾爲欺矣中心恧然低首不云王即怒曰當死乞人吾現帝王一國之尊問不時對而佯低頭乎其國名掃手爪曰不菩薩惆悵掃手爪曰不乎示王以爲不見曰獸跡歷茲而云不見王勢自在爲不能戮爾乎菩薩曰吾聽王耳王曰爾爲誰耶曰吾忍辱人王怒拔劍截其右臂菩薩念曰吾志上道與時無諍斯王尚加吾刃豈況黎庶乎願吾得佛必先度之無令衆生効其爲惡也王曰若爲誰曰吾忍辱人又截其左手一問一截截其脚截其耳截其鼻血若流泉其痛無量天地爲之震動日即無明四大王僉然俱臻同聲恚曰斯王酷裂其爲難齊謂道士曰無以汙心吾等誅王及其妻子

并滅一國以彰其惡道士答曰斯何言乎此殃由吾前世不奉佛教加毒于彼爲惡禍追猶影之繫形矣昔種之少而今獲多吾若順命禍如天地累劫受咎豈有畢哉黎民覩變馳詣首過齊聲而曰道士處茲景祐潤國禳灾滅疫而斯極愚之君不知臧否不明去就惡加于聖惟願聖人無以吾等報上帝也菩薩答曰王以無辜之惡痛加吾身吾心愍之猶慈母之哀其赤子也黎庶何過而怨之耶假有疑望爾捉吾斷臂以來民即捉之乳湏交流曰吾有慈母之哀今其信現於茲民覩弘信靡不稟化欣懌而退菩薩有弟亦覩道跡處在異山以天眼徹視覩天神鬼龍會議王惡靡不懷忿懼兄有損德之心以神足之兄所曰有所中傷乎答曰不也爾欲照吾信

取斷手足耳鼻著其故處復者即吾信矣第續之即復兄曰吾普慈之信于今著矣天神地祇靡不悲喜稽首稱善更相勸導進志高行受戒而退自斯之後日月無光五星失度妖怪相屬枯旱穀貴民困怨其王也佛告諸比丘時羣提和者即吾身是第者彌勒是王者羅漢拘隣是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昔者菩薩生於貧家貧家不育以氈裹之夜無人時默置四衢并錢一千送著其首國俗以斯日爲吉祥之日率土野會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盛饌快樂梵志觀戲讚會者曰嗟乎今日會者之別有如粃米純白無糝厥香苾芬若夫今日產無男女貴而且賢座中有理家獨而無嗣聞之默喜令人四布索棄子者

使問路人曰覩有棄兒者乎路人曰有獨母第五取焉使人尋之得所在曰吾四姓富而無嗣爾以兒貢可獲衆寶母曰可留錢送兒從欲索貨母獲如志育兒數月而婦妊娠曰吾以無嗣故育異族天授余祚今用子爲以氈裹之夜著坑中家羊日就而乳牧人尋察覩兒即歎曰上帝何緣落其子于茲乎取歸育之以羊潼乳四姓覺知詰曰緣竊潼乎對曰吾獲天之遺子以潼育之四姓悵悔還育數月婦遂產男惡念更生又如前以氈裹之著車轍中兒心存佛三寶慈向其親晨有賣人數百乘車徑路由茲牛躡不進賣人察其所六以覩兒驚曰天帝之子何緣在茲乎抱著車中牛進若流前二十里息牛停側有獨母白賣人乞曰以兒相惠濟吾老窮即惠之矣母

育未幾四姓又聞愴然而曰吾之不仁殘天德乎又以衆寶請兒歸家哽噎自責等育二兒數年之間覩兒之智奇變縱橫惡念又生曰斯明溢度吾兒否哉必虜之矣氍毹入山姑著竹中絕食必殞兒興慈念曰吾後得佛必濟衆苦矣山近溪水兒自力搖從竹墮地展轉至其水側去水二十里有誓死人隙隙人取樵遙見小兒就視歎曰上帝落其子乎抱歸育焉四姓又聞厥恨如前以衆名寶請歸悲泣并教書數仰觀俯占衆道之術過目即能稟性仁孝言輒導化國人稱聖儒士雲集父兇念生厥惡重前家以治師去城七里欲畝殺兒書勅治師曰昔育此子子入吾門疾疫相仍財耗畜死太卜占云兒致此灾書到極懾投之火中訛命兒曰吾年西夕加有

重疾爾到治師所諦計錢寶是爾終年之財兒受命行於城門內覩弟與輩彈胡掉戲弟曰兄來吾之幸矣爲吾復折兄曰父命當行弟曰吾請行矣奪書之治師所治師承書投弟于火父心忪忪而怖遣使索兒使覩兄曰弟如之乎兄如狀對兄歸陳之父驛馬追兒已爲灰矣父投躬呼天結氣內塞遂成癰疾又生毒念曰吾無嗣已不用斯子爲必欲殺之父有郎閣去國千里仍遣斯兒曰彼散吾財爾往計校今與郎閣書囊藏蠟封爾急以行書陰勅曰此兒到疾以石縛腰沉之深淵兒受命稽首輕騎進路進路半道有梵志與父遙相被服常相問遺書疏往來梵志有女女旣賢明深知吉凶天文占候兒行到梵志所居曰吾父所親梵志正在斯止謂從者曰

今欲過修禮之可乎從者曰善即過觀禮梵志喜曰吾兄子來便命四鄰學士儒生耆德雲集娛醺歡樂并咨衆疑靡不欣懌終日極夜各疲眠寐女竊觀男見其腰帶佩囊封之書默解取還省讀其辭悵然而歎曰斯何妖

萬五

厲賊害仁子乃至斯乎裂書更之其辭曰吾年西垂重疾日困彼梵志吾之親友也厥女既賢且明可今任爲兒匹極其實帛娉禮豫好小禮大娉納妻之日案斯勅矣爲書畢間關復之明晨進路梵志衆儒靡不尋歡邸閣得書承命具禮詣梵志家梵志夫妻議曰夫婚姻之儀始之於擇行問名占兆彼善禮備即吾許焉今現男不媒禮娉便臻豈彼將慢乎又退宴思曰男女爲偶自古然矣男賢女貞誠亦難值遂納禮會宗九族歎曰斯榮傳

世納妻禮成邸閣馳啓四姓聞之結疾殊篤兒聞親疾哽噎而言天命難保猶幻非真梵志欲擇良日遣還菩薩內痛不從其室家馳歸昇堂稽首妻尋再拜垂泣而進三步又拜稱名曰妾是子男某妻親名妾爲某當奉宗

嗣箕箒之使盡禮修孝惟願大人疾瘳福臻永保無終之壽令其展精獲孝婦之德四姓結忿內塞而殞菩薩殯送慈惻追慕一國稱孝喪畢修行馨熏十方佛告諸比丘童子者吾身是也妻者裘夷是也四姓者調達是也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萬五

九

昔有菩薩爲大國王常以四等育護衆生聲動遐邇靡不歎懿舅亦爲王處在異國性貪無恥以兇爲健開士林歎菩薩懷二儀之仁惠虛誣謗訕爲造訛端興兵欲奪菩薩國菩

薩羣僚僉曰吾寧爲天仁賤不爲豺狼貴也
民曰寧爲有道之畜不爲無道民矣料選武
士陳軍振旅國王登臺觀軍情猥流涕泗
交頤曰以吾一躬毀兆民之命國亡難復人
身難獲吾之道邁國境咸康將誰有患乎王
與元妃俱委國去舅入處國以貪殘爲政戮
忠貞進佞蠱政苛民困怨泣相屬思詠舊君
猶孝子之存慈親也王與元妃處于山林海
有邪龍好妃光顏化爲梵志訛叉手箕坐垂
首靜思有似道士惟禪定時王覩心欣日採
果供養龍伺王出行盜挾妃去將還海居路
由兩山陘道之徑山有巨鳥張翼塞徑與龍
戰鳥龍爲震雷擊鳥墮其右翼遂獲還海王
採果還不見其妃悵然而曰吾宿行遺殃各
鄰臻乎乃執弓持矢經歷諸山尋求元妃覩

有榮流尋極其源見巨獼猴而致哀慟王愴
然曰爾復何哀乎獼猴曰吾與舅氏並肩爲
王舅以勢强奪吾衆矣嗟呼無訴子今何緣
翔茲山岨乎菩薩答曰吾與爾其憂齊矣吾
又亡妃未知所之猴曰子助吾戰復吾士衆
爲子尋之終必獲矣王然之曰可明日猴與
舅戰王乃彎弓搏矢股肱勢張舅遙悚懼
倏迸馳猴王衆反遂命衆曰人王于妃迷在
斯山爾等布索猴衆各行見鳥病翼鳥曰爾
等奚求乎曰人王亡其正妃吾等尋之鳥曰
龍盜之矣吾勢無如今在海中大洲之上言
畢鳥絕猴王率衆由徑臨海憂無以度天帝
釋即化爲猴身病疥癬來進曰今士衆之多
其喻海沙何憂不達於彼洲乎今各使衆負
石杜海可以爲高山何但通洲而已猴王即

封之爲監衆從其謀負石功成衆得濟度圍
洲累皆龍化毒霧猴衆都病無不仆地二王
悵愁小猴重曰今令衆瘳無勞聖念即以天
藥傳衆鼻中衆即奮鼻而興力勢踰前龍即
興風雲以壅天日電耀光海勃怒霹靂震乾
動地小猴曰人王妙射夫電耀者即龍矣發
矢除凶爲民招福衆聖無怨矣霆耀電光王
乃放箭正破龍曾龍被射死猴衆稱善小猴
拔龍門鑰開門出妃天鬼咸喜二王俱還本
山更相辭謝謙光崇讓會舅王死無有嗣子
臣民奔馳尋本舊君於彼山岨君臣相見哀
泣俱還并獲舅國兆民歡喜稱壽萬歲大赦
寬政民心欣欣含笑且行王曰婦離所夫隻
行一宿衆有疑望豈沉旬胡乎還爾女宗事
合古儀妃曰吾雖在穢蟲之窟猶蓮居于淤

泥吾言有信地其拆矣言畢地裂曰吾信現
矣王曰善哉夫貞潔者沙門之行自斯國內
賁人讓利仕者辭位豪能忍賤強不陵弱王
之化也姪婦改操危命守貞欺者尚信巧僞
守貞于妃之化也佛告諸比丘時國王者吾
身是也妃者裘夷是舅者調達是天帝釋者
彌勒是也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獼猴力幹耆輩明誓踰人常
懷普慈拯濟衆生處在深山登樹採果覩山
谷中有窮陷人不能自出數日哀號呼天乞
活獼猴聞哀愴爲流淚曰吾誓求佛惟爲斯
類耳今不出此人其必窮死吾當尋岸下谷
負出之也遂入幽谷使人負已攀草上山置
之平地示其徑路曰在爾所之別去之後慎
無爲惡也出人疲極就閑卧息人曰處谷飢

鍾今出亦然將何異哉心念當殺獼猴噉之以濟吾命不亦可乎以石碓首血流丹地獼猴卧驚起眩倒緣樹心無恚意慈哀愍傷悲其懷惡自念曰吾勢所不能度者願其來世常逢諸佛信受道教行之得度世世莫有念惡如斯人也佛告諸比丘獼猴者吾身是也谷中人者調達是也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昔者菩薩與阿難俱畢罪爲龍其一龍曰惟吾與卿共在海中靡所不覩寧可俱上陸地遊戲乎答曰陸地人惡起逢非常不可出也一龍重曰化爲小蛇耳若路無人尋大道戲逢人則隱何所憂乎於是相可俱昇遊觀出水未久道逢含毒虻覩兩蛇厥凶念生志往犯害則吐毒煦沫兩蛇一蛇起意將欲以

威神殺斯毒虻一蛇慈心忍而諫止曰夫爲高士當赦衆愚忍不可忍者是乃爲佛聖真之大戒也即說偈曰

貪欲爲狂夫 靡有仁義心 嫉妬欲害戒
惟默忍爲安 非法不軌者 內無惻隱心
慳惡害布施 惟默忍爲安 放逸無戒人
酷虐懷賊心 不承順道德 惟默忍爲安
背恩無反復 虛飾行諂僞 是爲愚癡極
惟默忍爲安

一蛇遂稱頌忍德說偈陳義一蛇敬受遂不害虻一蛇曰吾等還海中可乎相然俱去則奮其威神震天動地興雲降雨變化龍耀人鬼咸驚虻乃惶怖屍視無知七日絕食佛告諸比丘爾時欲害虻龍者阿難是也說忍法龍者吾身是也含毒虻者調達是也菩薩所

在世世行忍雖在禽獸不忘其行也菩薩法
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摩天羅王經

昔者有國名摩天羅王名難學通神明靡幽
不覩覺世非常曰吾身當朽爲世糞壤何之

第五

十三

可保捐榮棄樂服大士之法服一鉢食爲足
稟沙門戒山林爲居積三十年樹邊有坑坑
深三十丈時有獵者馳騁尋鹿墮于坑中時
有烏蛇各一亦驚俱隕焉體皆毀傷俱亦困
矣仰天悲嗷有孤窮之音道士愴然火照見
之涕泗交頸臨坑告曰汝等無憂吾將拔汝
重難即作長繩懸以登之三物或銜或持遂
獲全命俱叩頭謝曰吾等命在轉瞬道士仁
惠弘普無量令吾等得覩天日願終斯身給
衆所乏以微報重萬不塞一道士曰吾爲國

王國大民多宮寶姝女諸國爲上願即響應
何求不得吾以國爲怨窟以色聲香味華服
邪念爲六劔截吾身六箭射吾體由斯六邪
輪轉受苦三塗酷烈難忍難堪吾甚厭之故
捐國爲沙門願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
覺道法御天人師開化羣生令逮本無豈但
汝等三人而已乎各還舊居見汝所親令三
自歸無違佛教矣獵者曰處世有年雖覩儒
士積德爲善豈有若佛弟子恕已濟衆隱處
而不揚名者乎若道士有之願至吾家乞微
供養烏曰吾名鉢道士有難願呼吾名吾當
馳詣蛇曰吾名長若道士有患願呼吾名必
來報恩辭畢各退他日道士之獵者舍獵者
遙覩其來告妻曰彼不祥之人來吾勸汝爲
饌徐設之彼過日中即不食矣妻覩道士勸

然作色訛留設食虛談過中道士退矣還山
覩鳥呼名曰鉢鳥問曰自何來耶曰獵者所
來鳥曰已食乎曰彼設未辦而日過中時不
應食故吾退耳鳥曰凶咎之魅難以慈濟違
仁背恩兇逆之大吾無飲食無以供養留心

第五

十四

坐斯吾須臾還飛之般遮國入王後宮覩王
夫人卧首飾之中有明月珠鳥銜馳還以奉
道士夫人寐寤求之不獲即以上聞王勅臣
民有得之者賞金銀各千斤牛馬各千首得
不貢者罪重滅宗道士惠獵者獵者縛而白
之王曰汝從誰得斯寶乎道士深惟以狀言
之即一國鳥皆死矣云道得之斯非佛弟子
也默然受拷杖楚千數不怨王不讎彼弘慈
誓曰令吾得佛度衆諸苦矣王曰取道士埋
之惟出其頭明日戮焉道士乃呼蛇曰長蛇

曰天下無知我名者惟有道士耳揚聲相呼
必有以也疾邁見道士若茲叩頭問曰何由
致此道士具說厥所由然蛇流淚曰道士仁
如天地尚與禍會豈況無道誰將祐之乎天
仁無怨斯王惟有太子一人無他儲副我將

入宮辭殺太子以吾神藥傳之即瘳蛇夜入
宮辭之即絕停屍三日今日有能活太子者
分國而治載之山間當大葬之行經歷道士
邊道士曰太子何疾而致身喪乎且無葬矣
吾能活之從者聞說馳以上聞王心悲喜重

第五

十五

更哀慟曰吾赦爾罪分國爲王道士以藥傳
身太子忽然興曰吾何緣在斯乎從者具陳
所以太子還宮巨細喜舞分國惠之一無所
受王悟曰分國不受豈當盜哉問于何國人
以何見爲沙門乎何從獲珠行高乃然忽離

斯患將以何由道士本末陳焉王爲愴然涕淚流面王告獵者曰子有功勲於國悉呼九親來吾欲重賜之親無巨細皆詣宮門王曰不仁背恩惡之元首盡殺之矣道士入山學道精進不倦命終生天上佛告諸比丘時道士者吾身是也鳥者鶯鶯子是蛇者阿難是獵者調達是其妻者懷拌女子是也菩薩弘仁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槃達龍王經

昔者拘深國王名抑迦達其國廣大人民熾盛治國以正不枉兆民王有子二人一男一女男名須達女名安闍難執行清淨王甚重之爲作金池二兒入池浴池中有龜龜名曰金鼈一眼亦於水戲觸二兒身兒驚大呼王則問其所以云池中有物觸怖我等王怒曰

池爲兒設何物處之而恐吾兒令施眾取之鬼龍奇怪趣使得之眾師得龜王曰當作何殺之羣臣或言斬首或言生燒或言剉之作美一臣曰斯殺不酷惟以投大江中斯所謂酷者也龜笑曰惟斯酷矣惟斯酷矣王使投之江中龜得免喜馳詣龍王所自陳曰人王抑迦達有女端正光華天女爲雙人王乃心區區大王欲以女結爲援親龍曰汝誠乎龜曰唯然爲龜具設盛饌皆以寶器龜曰早遣賢臣相尋吾王欲得其決龍遣賢臣十六從第五龜至人王城下墜中龜曰汝等止此吾往上聞龜遂遁邁不復來還十六臣悵悵俱入城見王王曰爾等來爲龍對曰天王仁惠接等吾王欲以貴女爲吾王妃故遣臣等來迎王怒曰豈有人王之女與蛇龍爲偶乎龍對曰

大王故遣神龜宣命臣等不虛來王不許之
諸龍變化令宮中衆物皆爲龍耀遶王前後
王懼叫喚羣臣驚愕皆詣殿下質問所以王
具說其狀衆臣僉曰豈可以一女之故而亡
國乎王及羣臣臨水送女遂爲龍妃生男女
二人男名槃達龍王死男襲位爲王欲捨世
榮之穢學高行之志其妻有萬數皆尋從之
逃避幽隱猶不免焉登陸地於私黎樹下隱
形變爲蛇身蟠屈而卧夜則有燈火之明在
彼樹下數十枚矣日日雨若干種華色耀香
美非世所覩國人有能厭龍者名陂圖入山
求龍欲以行乞覩牧牛兒問其有無兒曰吾
見一蛇蟠屈而卧於斯樹下夜樹上有數十
燈火明煒曄華下若雪色耀香美其爲難喻
吾以身附之亦無賊害之心術士曰善哉獲

萬五
吾願矣則以毒藥塗龍齒牙齒牙皆落以杖
捶之皮傷骨折術士自首至尾以手捋之其
痛無量亦無怨心自咎宿行不工乃致斯禍
誓願曰今吾得佛拯濟羣生都使安隱莫如
我今也術士取龍著小篋中荷負以行乞句
每所至國輒令龍舞諸國羣臣兆民靡不懼
之術士曰乞金銀各千斤奴婢各千人象馬
牛車衆畜事各千數每至諸國所獲皆然轉
入龍王父之國其母及龍兄弟皆於陸地求
之化爲飛鳥依傍王官術士至龍王化爲五
頭適欲出舞而見其母兄妹羞鄙逆縮不復
出舞術士呼之五六龍遂頓伏母復爲人形
與王相見陳其本末王及臣民莫不舉哀王
欲殺術士龍語之曰吾宿行所種今當受報
無宜殺之以益後怨從其所求以施與之弘

慈如斯佛道可得也王即以異國爲例具其所好悉以賜之術士得斯重寶喜以出國於他國界逢賊身見殖醢財物索盡龍母子與王決別若大王令我呼名吾則來無顛顛矣王逮臣民臨渚送之一國哀慟靡不蹕踊者也佛告諸比丘槃達龍王者吾身是也抑迦達國王者阿難是也母者今吾母是也男弟者鷺鷥子是也女妹者青蓮華除儻女是也時酷龍人者調達是也菩薩弘慈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雀王經

昔者菩薩身爲雀王慈心濟衆有尚慈母悲彼難苦情等親離覩衆稟道喜若已寧愛育衆生猶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挂其齒病困將終雀覩其然心爲悲楚曰諸佛以食爲禍其

果然矣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爲瘰癧骨出虎鯨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爲兇虐其惡莫大若彼殺已豈悅之乎當恕已度彼即有春天之仁仁者普慈祐報響應兇虐殘衆禍尋影追爾思吾言矣虎聞雀戒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乎雀覩其不可化愴然愍之即速飛去佛告諸比丘時雀者吾身是也虎者調達是也開士世世慈心濟衆以爲遑務猶自憂身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之裸國經

昔者菩薩伯叔二人各資國貨俱之裸鄉叔曰夫福厚者衣食自然薄祐者展于筋力今彼裸鄉無佛無法無沙門衆可謂無人之土矣而吾等徃俯仰取其意豈不難哉入國隨

俗進退尋儀輒心言遜匿明佯愚大士之慮也伯曰禮不可虧德不可退豈可裸形毀吾舊儀乎叔曰先聖景則殞身不殞行式之常也內金表銅釋儀從時初譏後歎權道之大矣遂俱之彼伯曰爾先入觀其得失遣使告

第五

十九

誠叔曰敬諾旬日之間使反告伯曰必從俗儀伯勃然曰釋人從畜豈君子行乎叔爲吾不也其國俗以月晦十五夜市爲樂以麻油膏膏首白土畫身雜骨嬰頸兩石相叩男女携手逍遙歌舞菩薩隨之國人欣歡王愛民敬賓士相屬王悉取貨十倍顧之伯車乘入國言以嚴法輒違民心王忿民慢奪財撾捶叔請乃釋俱還本國送叔者被路罵伯者聒耳伯恥怒曰彼與爾何親與吾何讎爾惠吾奪豈非讒言耶結叔帶曰自爾之後世世相

酷終不赦爾菩薩愴然流淚誓曰令吾世世逢佛見法親奉沙門四恩普覆潤濟衆生奉伯若已不違斯誓也自此之後伯輒剋叔叔常濟之佛告諸比丘時叔者是吾身也伯者調達是也菩薩慈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六年守飢畢宿罪經

昔者菩薩爲大國王歸命三尊具奉十善德被遐邇靡不承風兵刃不施牢獄無有風雨時節穀豐民富四表康休路無怨嗟華僞小書舉國絕口六度真化靡人不誦時有梵志執操清淨閑居山林不預流俗惟德是務夜渴行飲誤得國人所種蓮華池水飲畢意寤曰彼買此池以華奉佛廟水果自供吾飲其水不告其主斯即盜矣夫盜之爲禍先入太山次爲畜生屠賣于市以償宿債若獲爲人

當爲奴婢吾不如早畢於今無愧後患矣詣闕自告曰某犯盜惟願大王以法相罪畢之於今乞後無尤王曰斯自然之水不實之物何罪之有乎對曰夫買其宅即有其井占其田者即惜其草汲井刈藟非告不取吾不告

萬五

二十

而飲豈非盜耶願王處之王曰國事多故且坐苑中太子令之深處苑內王事總猥忘之六日忽然寤曰梵志故在乎疾呼之來梵志守戒飢渴六日之王前立厥體痠疼起而搶地王覩流淚曰吾過重矣王后笑之王遣人澡浴梵志具設肴膳自身供養叩頭悔過曰吾爲人君民飢者吾自飢寒者即衣單豈況懷道施德之士乎一國善士之福不如高行賢者一人之德國寧民安四時順穀豐穰非戒之德其誰致之乎謂道士曰飲水不告罪

乃若此豈況真盜不有重咎乎以斯赦子必無後患也梵志曰大善受王洪潤矣自斯之後生死輪轉無際至臨得佛不食六年罪畢道成俱夷自解羅云乃生太子棄國勤于山林邪見之徒咸謂狂惑謗聲非一太子聞焉忍斯辱謗追以慈濟福隆道成諸天雲集稽首承風帝王臣民靡不歸命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是吾身也夫人者俱夷是太子者羅云是夫崇惡禍追施德福歸可不慎哉王忘道士令餓六日受罪六年饑饉裁息六日之後王身供養故今六年殃畢道成俱夷笑之今懷羅云六年重病太子以梵志深著苑內故六年處于幽冥愚夫重闇不明去就以惡心向佛沙門梵志截舌者斯一世之苦妄以手捶虛以口謗死入太山太山之鬼拔出

萬五

三十一

其舌著於熱沙以牛耕上又以熱釘釘其五體求死不得惡殃若此慎行無邪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釋家畢罪經

昔者菩薩守戒行淨積功累德遂獲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遊處舍衛國天龍鬼神帝王臣民靡不師宗盡道邪術值佛景隆猶日明盛螢火隱退貪嫉之興不覩亡身之火邪黨構謀勸女弟子名曰好首以毀天尊國人未獲真諦者有沉吟之心疑諸沙門王亦怪焉盡道貪濁諍財相訴濁現禍歸即時見廢貞真照現天人歎善王詣精舍頓首悔過由斯王有慙心因媒啓問求佛女妹結婚姻之固以絕釋家之怨衆祐曰吾去家爲沙門不預世業嫁娶之事一由父王於是遣使

者致敬宣結親之辭諸釋不許王曰佛處其國爾由往來明者無怨愚夫有讎女吾賤妾之子何足以致恨乎王許曰可遂成婚姻有男嗣一請見諸舅即之釋國時佛當還開化諸釋諸釋欣欣興佛精舍掘土三尺以栴檀香填之斂國衆寶爲佛精舍焜焜奕奕有若天宮聲于鄰國靡不躍逸佛未坐之而庶子入觀曰斯精舍之功衆珍之妙惟天帝天宮可爲匹矣曰佛未翔茲吾一坐座沒命不恨也庶子嬖友名曰頭佉摩對曰夫亦何失即昇座矣釋氏雄士壯聲呵曰衆祐尊座天帝不臨何婢子之敢昇坐乎裂座更興庶子出謂其友曰斯辱無外矣吾若爲王爾無忘茲友曰俱然旋守其母欲爲太子母以妖蠱請如子願王曰古來未聞無設狂言自招恥也

妖蠱處內佞臣巧辭遂立二適分民正治大
王崩位立兩國民隨所悅仁凶分流仁即奉
兄凶馳詣叔友爲相國修治干戈軍用衆備
以舊事聞王曰可即寵雄將武士就路覩佛
邊道坐于半枯之樹王進稽首曰佛不坐純
生而處半枯將有由乎衆祐曰斯樹名釋吾
愛其名以仁道濟其難潤其枯惠其生也王
悵然內恥曰佛仁弘普惠逮草木豈沉人乎
於是旋軍相國仰察天文覩釋氏宿福索禍
興後以聞之軍又出未至釋氏城有里數城
中弓弩矢聲猶風雨幢幡傘蓋斷竿截斗裂
鎧斬韃士馬震奔靡不失魄王又奔歸釋人
啓佛當如賊何曰牢關門廢壘橋王又出軍
目連啓言吾欲以羅漢威神化爲鐵網覆城
面四十里王奈釋人何衆祐曰無奈罪何又

言掉著他方刹土曰無奈罪何目連言吾能
攘有形無奈無形罪何衆祐曰種惡禍生孰
能攘之取釋氏一子置吾鉢下以効其實目
連如命釋諸耆舊承教守門魔化爲舊德呵
諸釋曰王假塗有所之爾其絕彼將益後訖
佛弟子行可得爾乎魔奮勢拔鑰排門兵入
猶塘決水翻釋摩男爲大將軍與王先王同
師而學有死友之誓謂王曰住爾凶士一食
之頃令城中人獲出全命王曰可大將軍臨
水向佛叩頭流淚而曰以吾微命請彼少人
願令十方羣生皆奉佛教恕已濟衆潤合二
儀無爲狼虬之毒殘賊衆生若斯無道之王
矣入水以髮纏樹根有頃命終王遣使者視
之還如事云兵入掘地半埋釋人橫材象牽
繫殺之矣或馬蹟或兵刃佛時首疾其痛難

言梵皇帝釋四天大王皆叉手侍爲之痛心
釋人有自歸命三尊者誦經者起慈心者釋
有三城征事未畢王憶釋摩男殺身請衆命
爲之愴然旋師罷軍遣使者致敬曰士衆疲
勞還國息師異日束帶稽首足下佛教謝王
自愛使者退佛視之矣阿難整法服稽首曰
佛不虛視其必有緣衆祐曰釋罪畢也王罪
興矣却後七日太山鬼以火燒王及其臣民
王罪難救猶釋禍難禳矣佛使阿難舉鉢鉢
下人亦終佛將諸沙門至梵志講堂道經諸
釋死地或有已死或折臂髀脛者覩佛來或
搏頰呻吟云歸命佛歸命法歸命聖衆願十
方羣生皆獲永康莫如我等也時自然牀從
地出其地無間諸沙門皆坐佛言斯王勃逆
興罪弘廣矣又問沙門若見屠獵魚網者獲

爲飛行皇帝乎對曰不見佛言善哉吾亦不
見以其無四等心惠彼羣生故也王行湖邊
衆入水浴神化爲毒蛇螫其士衆毒行身黑
或於水中死者或百步一里死者且半入國
凶鬼雲集宮中夜時人聲物鳴聚居相持須
且爲命日月薄蝕星宿失度怪異首尾靡不
怨王也王聞佛戒火變之異內如湯灼遣使
者參其事佛說如上使反具聞國震瓦崩王
會臣議或言於山或於水者遂乘船入海強
富得從貧羸留國王內宮人登船上服望火
解衣脫陽燧珠著服上其日雲興壅壅曠曠
風雷陵陵窄絕舟漂臣民僉曰薨王行凶乃
致斯禍向中之時日出炙陽燧陽燧化爲火
始自王舟太山鬼神四集霹靂率土生入太
山地獄留在岸者微怖而全佛於是日興慈

心定諸沙門問阿難佛不出乎答曰一國大喪佛興慈定故爲不出也佛明晨出諸沙門稽首于地梵釋四王諸龍神鬼帝王臣民稽首就座阿難整衣服問二國禍變之源願釋衆疑令羣生照禍福所由佛告阿難昔有三

第五

二十五

國比鄰而王時佛去世久遠經典不修菩薩所處之國致有湖池獲魚無數近國聞喜賣財來買魚盡慘還遠國不知亦無買心魚獵國者今釋三億人死者是也其一國喜欲買魚者今一城人恐徙亡財者是也遠國不聞得魚者今一城中人不知王來者是也我時見破魚首失言可之今已得佛爲三界尊尚不免首疾之殃豈況凡庶乎諸弟子端爾心興慈愍安羣生恕已濟彼慎無殺生盜人財物婬彼非妻兩舌惡罵妄言綺語嫉妬恚癡

誹謗三尊禍之大莫尚十惡福榮之尊夫惟十善矣殺物者爲自殺活物者爲自活勞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莫若勞心念道口言道身行道施善福追爲惡禍尋猶響之應聲影之追形也觀斯變者慎勿違春天之仁而尚豺狼之兇也佛說經竟四輩弟子天龍鬼神皆大歡喜稽首而去

六度集經卷第五

音釋

睽失舟切 吮祖充切 掃丑例切 躡陟利切 訕所安切
謗切 訕罪求切 苛音何切 岨壯阻切 煦切 誦切
也 眾音姑魚切 恚音恚切 悒音悒切 捋切
切 瘦與瘦同切 輕馬勒切

六度集經卷第六

萬六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精進度無極第四

凡十章

精進度無極者厥則云何精存道奧進之無怠卧坐住步喘息不替其目髣髴恒觀諸佛

萬六

靈像變化立已前矣厥耳聽聲恒聞正真垂誨德音鼻爲道香口爲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志呼吸之間矣憂愍衆生長夜沸海洄流輪轉毒加無救菩薩憂之猶至孝之喪親矣若夫濟衆生之路前有湯火之難忍毒之害投躬危命喜濟衆艱志踰六冥之徒獲榮華矣昔者菩薩時爲凡人聞佛名號相好道力功德巍巍諸天共宗則高行者衆苦都滅矣菩薩存想吟泣無寧曰吾從得天師經典翫誦執行以致爲佛愈衆生病令逮

本淨乎時佛去世無除饑衆莫由受聞鄰有凡夫其性貪殘觀菩薩情精進志銳曰吾知佛三戒一章爾欲稟乎菩薩聞之其喜無量稽首足下伏地請戒知偈者曰斯爲無上正真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之要教也子欲徒聞之豈其然乎答曰請問法儀厥義何之曰爾審懇誠者身毛一孔一針刺之血流身痛心不悔者尊教可聞矣答曰聞佛則殞吾欣爲之豈況刺身而生存者乎即行市針以自刺身血若流泉菩薩喜於聞法得無痛之定天帝釋觀菩薩志銳爲其愴然化令舉身一毛孔者有一針矣其人觀之照厥志高即授之曰守口攝意身無犯惡除是三行得賢徑度是諸如來無所著正真等最正覺戒真說也菩薩聞戒歡喜稽首顧視身針霍然不現

顏影奕奕氣力踰前天人鬼龍靡不歎懿志
進行高踵指相尋遂致得佛拯濟衆生佛告
諸比丘授菩薩偈者今調達是調達雖先知
佛偈猶盲執燭照彼不自明何益於已菩薩
銳志度無極行精進如是

萬六

二

昔者菩薩爲獼猴王常從五百獼猴遊戲時
世枯旱衆果不豐其國王城去山不遠隔以
小水猴王將其衆入苑食果苑司以聞王曰
密守毋令得去獼猴王知之愴然而曰吾爲
衆長禍福所由貪果濟命而更誤衆勅其衆
曰布行求藤衆還藤至競各連續以其一端
縛大樹枝猴王自縛腰登樹投身攀彼樹枝
藤短身垂勅其衆曰疾緣藤度度衆過畢兩
腋俱絕墮水邊岸絕而復穌國王晨往案行
獲大獼猴能爲人語叩頭陳云野獸貪生恃

澤附國時旱果乏干犯天苑咎過在我原赦
其餘蟲身朽肉可供太官一朝之肴也王仰
首歎曰蟲獸之長殺身濟衆有古賢之弘仁
吾爲人君豈能如乎爲之揮涕命解其縛扶
著安土勅一國中恣猴所食有犯之者罪與
賊同還向皇后陳其人澤古賢之行未等於
茲吾仁絲髮彼踰崑崙矣后曰善哉奇矣斯
蟲也王當恣其所食無令衆害王曰吾已命
矣佛告諸比丘獼猴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
阿難是也五百獼猴者今五百比丘是菩薩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萬六

三

昔者菩薩身爲鹿王力勢踰衆仁愛普覆羣
鹿慕從所遊近苑牧人以聞王率士衆合圍
逼之鹿王乃知垂泣而曰爾等斯厄厥訖由
我也吾將沒命濟爾羣小鹿王就索下前兩

足曰登吾踊出爾等可全矣羣鹿如之咸獲免矣身肉決裂血若流泉蹠地繞息其痛難言羣鹿啼呼徘徊不去人王覩其體殘血流丹地不見鹿衆曰斯者何以鹿王對曰執操不淑稟命爲獸尋求美草以全微命干犯國境罪應就重身肉雖盡兩髀五藏完具尚存惟願太官給一朝膳王曰爾何緣若茲乎鹿王本末陳其所以人王惻然爲之流淚曰爾爲畜生舍乾坤之弘仁毀命以濟衆吾爲人君苟貪好殺殘夭所生即布重命勅國黎庶自今絕獵無貪鹿肉裂繚舉鹿安居平地羣鹿覩其王仰天悲號各前舐瘡分布採藥咀咋傳之人王覩焉重爲拭淚曰君以子愛育其衆衆以親恩慕其君爲君之道可不仁乎自斯絕殺尚仁衆天即祐之國豐民熙遐邇

稱仁民歸若流佛告鶖鷲子鹿王者吾身是也五百鹿者今五百比丘是也人王者阿難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鹿王名曰修凡其軀毛九色觀世希有江邊遊戲觀有溺人呼天求哀鹿愍之曰人命難得而當殞乎吾寧投危以濟彼矣即泅趣之曰爾勿恐也援吾角騎吾背今自相濟人即如之鹿出人畢息微殆絕人活甚喜繞鹿三匝叩頭陳曰人道難遇厥命惟重丈夫投危濟吾重命恩踰二儀終始弗忘願爲奴使供給所之鹿曰爾去以吾軀命累爾終身夫有索我者無云覩之溺人敬諾沒命不違時國王名摩因先稟操淳和慈育黎庶王之元后厥名和致夢見鹿王身毛九色其角踰犀寤寐以聞欲以鹿之皮角爲衣

爲玩若不獲之妾必死矣王重曰可晨向羣臣說鹿體狀布命募求獲者封之一縣金鉢滿之銀粟銀鉢滿之金粟募之若斯溺人悅焉曰吾獲一縣金銀兩鉢終身之樂鹿自殞命余何豫哉即馳詣宮如事陳聞啓之斯須面即生癩口爲朽臭重曰斯鹿有靈王當率衆乃獲之耳王即興兵渡江尋之鹿時與鳥結爲厚友然其卧睡不知王來鳥曰友乎王來捕子鹿疲不聞啄耳重云王來殺爾鹿驚覩王彎弓向已疾馳造前跪膝叩頭曰天王假吾漏刻之命欲陳愚情王覩鹿然即命息矢鹿曰王重元后勞躬副之吾終不免矣天王處深宮之內焉知微蟲之處斯乎王手指云癩人啓之鹿曰吾尋美草食之遙覩溺人呼天求哀吾愍子窮投危濟之其上岸喜

叩頭曰吾命且喪而君濟之願給水草爲終身奴吾答之曰爾去自在所之慎無向人云吾在斯鹿王又曰寧出水中浮草木上著陸地不出無反復人也劫財殺主其惡可原受恩圖逆斯酷難陳王驚曰斯何畜生而懷弘慈沒命濟物不以爲艱斯必天矣王善鹿之言喜而進德命國內曰自今日始恣鹿所食敢有犯者罪皆直死王還元后聞王放之恚盛心碎死入太山天帝釋聞王建志崇仁嘉其若茲化爲鹿類盈國食穀諸穀果稼掃土皆盡以觀其志黎庶訟之王曰凶訛保國不若守信之喪矣釋曰王真信矣遣鹿各去穀豐千倍毒害消竭諸患自滅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吾身是也鳥者阿難是也國王者鷲鷲子是也溺人者調達是也王妻者今調達

妻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馬王名曰駟耶常處海邊度漂流人時海彼岸有姪女鬼其數甚多若覩賁人即化為城郭居處田園效樂飲食變為美人顏華輝暉要請賁人酒樂娛之鬼魅惑

人皆留匹偶一年之間姪鬼厭故以鐵錐刺其咽飲其血食其肉吮其髓馬王遙覩姪鬼斃人為之流淚因飛度海之海彼岸獲成擣杭米馬王食飲畢登山呼曰誰欲度者如此三矣賁人聞之喜曰常聞神馬哀度危難今其臻乎喜而趣之曰哀度吾等馬曰爾等去者姪鬼必當提子示爾哀號而追有顧戀之心者吾去鬼必復以鐵錐刺爾咽飲爾血吞爾肉正心存善可得全命矣夫欲歸者騎吾背援吾鬣尾捉頸自由所執更相攀援必活

萬六
觀親也賁人信用其言者皆獲全命歸覩六親姪惑之徒信鬼妖蠱靡不見斃夫信正去邪現世永康矣佛告諸比丘時馬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魚王有左右臣皆懷高行常存佛教食息不替食水生菜苟以全命慈育羣小猶自護身尋潮遊戲誨以佛戒不覺漁人以網挾之羣魚巨細靡不惶灼魚王愍曰慎無恐矣一心念佛願衆生安普慈弘誓天祐猶響疾來相尋吾濟爾等魚王以首倒植泥中拄尾舉網衆皆馳出羣魚得活靡不附親佛告諸比丘時魚王者吾身是也左右臣者鴛鴦子大目捷連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龜王晝夜精進思善方便令

衆生神得逮本無又有龜王共處深山俱覩
蟻蛭登樹自投如斯無寧菩薩占曰斯危身
之像矣吾等宜早避之爲善其一龜王專愚
自由不從真言菩薩盡心濟其從者令得免
難十日之後象王從衆就樹燕息蟻蛭自投
墮象耳中則驚啼呼羣象奔赴其來縱橫踐
殺諸龜龜王恚曰知事若茲而不指云吾死
爾生於心善乎累劫尋爾逢必殘戮佛告諸
比丘善占龜者吾身是也自專不去者調達
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爲鸚鵡王從衆三千有兩鸚鵡力
勢踰衆口銜竹衡以爲車乘王集其上飛止
遊戲常乘衡上下前後左右鸚鵡各五百衆
六面輔翼合有三千貢獻所珍娛樂隨時王
深自惟衆歡亂德無由獲定吾將權焉託病

不食佯死棄衆其諸衆者以草覆之各捐而
去王興求食諸鸚鵡衆詣他山鸚鵡王所曰
吾王喪矣願爲臣僕曰爾王死者以屍相示
若其真喪吾將納爾衆還取屍霍然不見四
布行索獲其王矣僉然爲禮復故供養王曰
吾尚未喪爾等委捐諸佛明訓觀世無親惟
道可宗沙門以鬚髮爲亂志之穢故捐之崇
無欲行爾等謹曉邪聲亂志獨而無偶上聖
齊德言畢翻飛閑處窈寂棄欲無爲思惟定
行諸穢都滅心如天金佛告諸比丘時鸚鵡
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鴿王從衆五百於國王苑翺
翔索食國王觀之勅令牧夫網率張捕其衆
巨細無有子遺籠而閉之食以粃米肥肉太
官以供肴膳鴿王見拘一心念佛悔過興慈

願令衆生拘者得解疾離八難無如我也謂諸鵠曰佛經衆戒貪爲元首貪以致榮者猶餓夫獲毒飲矣得志之樂其久若電衆苦困已其有億載爾等捐食身命可全矣衆對之曰見拘處籠將欲何異乎王曰違替佛教縱情貪欲靡不喪身者也已自捐食肌體日耗間闕得出顧謂餘曰除貪捐食可如我也言畢飛去佛告諸比丘鵠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蜜蜂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如來無所著最正覺時爲一切諸天人民不可計數而說經法是時衆中有兩比丘其一

比丘名精進辯一比丘名德樂止共聽經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耳當曼精進爲衆作本如何睡眠夫睡

眠者陰蓋之罪當自勗勉有覺寤心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佳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水側坐欲思惟復坐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蜚之時德

萬六

九

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蜚其胃腹德樂止驚心中懔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波曇拘文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往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復睡思惟蜂

王觀其根本蜜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此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

如是爲無點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之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洹

值見如來世 當曼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智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 本逮陀隣尼乃知精進辯善權方便常獨經 行不復懈怠應時亦得不退轉地佛告阿難 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也德樂止者彌勒 是也佛語阿難我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 彌勒時睡眠獨無所得設我爾時不行善權 而救度者彌勒于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脫聞 是法者常當精進廣勸一切皆令除去睡眠 之蓋當造光明智慧之本說是事時無央數 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菩薩銳志度無極精 進如是 佛以三事笑經

昔者菩薩爲清信士歸命三尊慈弘仁普恕濟羣生守清不盜布施等至貞淨不汙觀捐內姪信同四時重如須彌絕酒不飲尊孝喻親以正月奉六齋精進無倦所生遇佛德行日隆遂成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人師教化周旋時行歷市觀一老公斗量賣魚哀慟號曰怨呼皇天吾子何咎而早喪身子存賣魚吾豈勞乎佛觀其然笑之口光五色度市斯須又觀大豬浴屎行路佛復笑焉阿難整服稽首而曰屬笑人多莫由敬質而今重笑必有敎詔願釋衆疑爲後景模世尊告曰阿難吾笑有三因緣一曰觀彼老公之愚其爲弘普矣日以曾網殘羣生命蓋無絲髮之惻隱頑子自喪而怨諸天乎號驚市斯下愚之行非二儀之仁賢聖之恕也是以笑耳

昔者飛行皇帝第六食福巍巍志憍行逸今爲斗量魚斯二矣不想天人壽八十億四千萬劫意專著空不能空空逮于本無福盡受罪今在斗中斯三矣阿難質曰飛行皇帝逮彼尊天其德巍巍何故不免於罪乎世尊曰禍福非真當有何常夫處尊榮施四等恩覺四非常可免彼禍難矣若因貴自遂快心從邪福盡受罪自古來然殃禍追已猶影尋形響之應聲豈有貴賤哉惟吾前世爲清信士時有鄰人好奉鬼蠱姦孽爲羣不信作惡重禍響應每至齋日吾要入佛正真之廟聽沙門衆散說淨法以爲德本防絕凶禍而子姪荒訛云有務吾詣佛廟子往亂道自斯之後吾之所生逢佛聞法與沙門齊志德行日隆遂成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

為三界尊號曰法王鄰人好事鬼術殘賊羣生汙蕩女色酒亂不孝自謂得志輪轉三道苦毒無量吾已為佛子續為臭蟲是以笑之佛告阿難吾累劫稟經採義親樂沙門獲斯巍巍矣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小兒聞法即解經

昔有比丘精進守法少持禁戒初不毀犯常修梵行在精舍止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說經聲妙無能及者其有聞此比丘音聲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牛遙聞比丘誦說經聲即尋音往詣精舍中禮比丘已却坐一面聽其經言時說色本聞之即解兒大歡喜經句絕已便問比丘比丘應答不可兒意是時小兒反為解說其義甚妙昔所希聞比丘聞之歡喜甚悅怪此小兒乃有智

慧非是凡人時兒即去還至牛所所牧牛犢散走入山兒尋其跡追逐求索時值遇虎害此小兒小兒命終魂神即轉生長者家第一夫人作子夫人懷妊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暮初不懈息其長者家素不知法怪此夫人口為妄語謂呼鬼病卜問譴崇無所不至無能知者長者甚愁不知夫人那得此病家中內外皆悉憂惶是時比丘入城分衛詣長者門遙聞經聲心甚喜悅住門有頃長者適出見此比丘亦不作禮比丘怪之此賢者家內中說經音聲乃爾今此長者不與我語即問長者內中誰有說深經者音聲微妙乃如是耶長者報言我內中婦聞得鬼病晝夜妄語口初不息比丘爾乃知長者家為不解法比丘報言此非鬼病但說尊經佛之大

道願得入內與共相見長者言善即將比丘入至婦所婦見比丘即爲作禮比丘呪願言得佛疾便與比丘歎說經法及覆披解比丘甚喜長者問言此何等病比丘報言無有病也但說深經甚有義理疑此夫人所懷妊兒

萬六

十三

是佛弟子長者意解即留比丘與作飲食飲食畢訖比丘便退自還精舍展轉相謂有一長者夫人懷妊甚可奇怪口誦尊經所說如流其音妙好解釋經理甚深後日長者復請比丘普及衆僧悉令詣舍辦飯食具時至皆到坐定行水飯食已呪願達嚩時夫人出禮衆比丘却坐一面復爲比丘快說經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爲比丘具足解說衆僧踊躍歡喜而退日月滿足夫人在產琬身得男又無惡露其兒適生叉手長跪說般若波羅

蜜夫人產已還如本時無所復知如夢寤已了無所識長者即復呼衆僧比丘都集往觀小兒說經故事初無躓礙是時衆僧各各一心觀此小兒本皆不能知長者問言此爲何等比丘答曰真佛弟子慎莫驚疑好養護之此兒後大當爲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啓受時兒長大至年七歲悉知微妙道俗皆備與衆超絕智度無極諸比丘等皆從受學經中誤脫有所短少皆爲刪定足其所乏兒每入出有所至止輒開化人使發大乘長者家室內外大小五百人衆皆從兒學發摩訶衍意悉行佛事兒所教授城郭市里所開發者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弟子乘者五百人諸比丘聞兒所說本漏意解志求大乘者皆得法眼淨佛告阿難是時小兒

者吾身是也時比丘者迦葉佛是也如是阿
難我往昔時一從比丘聞摩訶衍品讚善開
解心意歡喜不轉精進不忘深識宿命自致
無上平等正覺一聞之德乃尚如是何況終
日遵修道者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萬六

十四

殺身濟賈人經

昔者菩薩與五百賈人俱入巨海欲採衆寶
入海數月其獲珍寶重載盈舟將旋本土道
逢飄風雷電震地水神雲集四周若城眼中
出火波涌灌山衆人嗥啼曰吾等死矣恐怖
易色仰天求哀菩薩愴然心生計曰吾之求
佛但爲衆生耳海神所惡死屍爲其危命濟
衆斯乃開士之尚業矣吾不以身血注海海
神惡之意者船人終不之于彼岸謂衆人曰
爾等屬手相持并援吾身衆人承命菩薩即

引刀自刎海神惡焉漂舟上岸衆人普濟船
人抱屍呼哭而曰斯必菩薩非凡庸之徒也
躡踊呼天寧令吾等命殞于茲無喪上德之
士矣其言真誠上感諸天天帝釋觀菩薩之
弘慈親世希有帝釋身下曰斯至德菩薩將
爲聖雄今自活之以天神藥灌其口中并通
塗屍菩薩即穌忽然起坐與衆相勞帝釋以
名寶滿其舟中千倍于前即還本土九親相
見靡不歡悅周窮濟乏惠及衆生敷宣佛經
開化愚冥其國王服菩薩德詣稟清化君仁
臣忠率土持戒家有孝子國豐毒歇黎庶欣
欣壽終生天長離衆苦菩薩累劫精進不休
遂至得佛佛告諸比丘殺身濟衆者吾身是
也天帝釋者彌勒是也五百賈人者今坐中
五百應真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萬六

十五

以金貢太山贖罪經

昔者菩薩爲獨母子朝詣佛廟捐邪崇真稽首沙門稟佛神化朝益暮習景明日升採識衆經古賢孝行精進仰慕猶餓蒙食所處之國其王無道貪財重色薄賢賤民王念無常目曰吾爲不善死將入太山乎何不聚金以貢太山王耶於是斂民金設重令曰若有匿銖兩之金其罪至死如斯三年民金都盡王訛募曰有獲少金以貢王者妻以季女榮之上爵童子啓母曰昔母以金錢一枚著亡父口中欲以賂太山今必存矣可取以獻王也母曰可兒取獻焉王命錄問所由獲金對曰父喪亡時以金著口中欲賂太山實聞大王設爵求金始者掘塚發木取金王曰父喪來有年乎對曰十有一年曰爾父不賂太山王

耶對曰衆聖之書惟佛教真耳佛經曰爲善福追作惡禍隨禍之與福猶影響焉走身以避影撫山以關響其可獲乎王曰不可曰夫身即四大也命終四大離靈逝變化隨行所之何賂之有大王前世布施爲德今獲爲王又崇仁愛澤被遐邇雖未得道後世必復爲王王心歡喜大赦獄囚還所奪金佛告諸比丘時王欲以民間餘金殘戮害無罪者菩薩覩民哀號爲之揮淚投身命于屬政濟民艱於塗炭民感其潤奉佛至戒國遂豐沃時童子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調達教人爲惡經

萬六

十六

之天衆聖中王道教之尊可離三塗衆苦之源調達亦爲魔天王行四天下教人爲惡從心所欲無有太山殃禍之報行逢菩薩問曰子何行乎答曰教民奉佛修上聖德調達曰吾教民恣心二世無禍爲善勞志無益於已語菩薩曰爾避吾道答曰子爲善猶金銀吾尚惡猶剛鐵剛鐵能截金銀金銀不能截剛鐵子不下道吾斬子矣調達惡盛禍成生入太山夫人爲惡皆死入三塗三塗報善靡不昇天雖處尊榮而懷無惡不如三塗懷佛一

言也佛告諸比丘教人爲善天王者吾身是也導人爲惡魔天者調達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殺龍濟一國經

昔者菩薩伯叔齊志俱行學道仰慕諸佛難

逮之行誦經釋義開導六冥練棄內垢止觀寂定每聞諸國闇於三尊輒往導化令奉六度正真妙行時有大國其王樂衆妖衆妖誘之授其邪僞率土承風皆事蠱道風雨不時妖怪首尾菩薩伯叔自相謂曰吾之本土三尊化行人懷十善君仁臣忠父義子孝夫信婦貞比門有賢吾等將復誰化乎彼國信妖妖龍處之吞其黎庶哀號無救夫建志求佛惟爲斯類矣可以道化喻之以仁龍舍凶毒吾等勸焉叔曰佛戒以殺爲凶虐之大活生仁道之首也將如彼何伯曰夫殘一人者其罪百劫龍吞一國吾懼恒沙劫畢厥殃未除矣苟貪眇味斯須之利不覩太山燒蕘之咎吾心愍然人道難獲佛法難聞除龍濟國導以三尊六度高行禍若絲髮福踰二儀爾化

爲象吾爲師子二命不殞斯國不濟也稽首
十方誓曰衆生不寧余之咎矣吾後得佛當
度一切象造龍所師子登之龍即奮勢霆耀
雷震師子踊吼龍之威靈師子赫勢普地爲
震王命絕矣諸天稱善靡不歎仁兩菩薩終
生第四天上一國全命抱屍哀嗥曰斯必天
矣孰仁若茲門徒尋之覩師普慈殺身濟衆
哀慟稱德各又進行宣師道化王逮臣民始
知有佛率土僉曰佛之仁化乃至於茲乎殯
葬二屍舉國哀慟王即命曰有不奉佛六度
十善而事妖鬼者罪與武同自斯之後剎有
千數沙門比肩而行國內士女皆爲清信高
行四境寧靜遂致太平佛告諸比丘時兄者
吾身是弟者彌勒是也毒龍者調達是也菩
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彌勒爲女身經

萬六

十八

昔者菩薩爲天帝釋仁尊榮高其志恒存非
常苦空非身之想坐則思惟遊即教化愍愚
愛智精進無休覩其宿友受婦人身爲富姓
妻惑於財色不覺無常居市坐肆釋化爲賣
人佯有所市至婦人前住婦人喜悅令兒馳
歸取獨坐牀欲以坐之賣人乃熟視婦人而
笑婦執高操意怪賣人住笑非宜兒取牀遲
還即搏之賣人又住笑側有一兒播鼗踊戲
賣人復笑之有父病者子以牛祠鬼賣人亦
笑之有一婦人抱兒彷徨行過市中兒刮面
刺血流交頸賣人復笑之於是富姓妻問曰
君住吾前含笑不止吾屬搏兒意興由于子
何以笑賣人曰卿吾良友今相忘乎婦人悵
然意益不悅怪賣人言賣人又曰吾所以笑

搏兒者兒是卿父魂神遊感爲卿作子一世之間有父不識何況長久乎播鼗兒者本是牛牛死靈魄還爲主作子家以牛皮用貫此鼗兒今播弄踊躍戲舞不識此皮是其故體故笑之耳殺牛祭者父病請活求生以殺不

萬六

十九

祥之甚猶服魘毒以救疾也斯父方終終則爲牛累世屠戮受禍無已今此祭牛命終靈還當受人體免脫憂苦故復笑之刮母面兒兒本小妻母是嫡妻女情惠姪心懷妬嫉常加酷暴妾含怨恨壽終則生爲嫡妻子今來報讎攫面傷體故不敢怨耳是以笑之夫衆生之心其爲無恒古憎今愛何常之有斯皆一世見而不知豈況累劫經曰以色自墮者盲於大道專聽邪聲者不聞佛音之響也吾是以笑耳世榮若電恍惚即滅當覺非常莫

與愚並崇修德操六度妙行吾今反居後日必造子門言竟忽然不現婦悵而歸齋肅望慕一國咸聞王逮羣寮靡不欽延賁人後果在門狀醜衣弊曰吾友在內爾呼之來門人入告具以狀言婦出曰爾非吾友矣釋笑而云變形易服子尚不識豈況異世捨斯受彼乎重曰爾勤奉佛佛時難值高行比丘難得供事命在呼吸無隨世惑言畢不現舉國歡笑各執六度高妙之行佛告鷲鷲子爾時婦人者彌勒是也天帝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女人求願經

昔者菩薩身爲女人厥壻稟氣兇愚妬忌每出實行以妻屬鄰獨母母奉佛戒爲清信行時佛入國王逮臣民靡不受戒獨母聞經還

為婦說之婦喜歎曰斯即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也從母聞佛即遙稽首齋日母曰可往聽法乎婦喜曰可尋之城外忽存壻妬悵然不悅旋居自鄙吾殃重乎母還為陳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聽經或得沙門四道者或受菩

萬六

二十

薩決者佛時難值經法難聞爾還為乎婦聞佛德流淚具陳壻妬之意母曰可試一行婦曰敬諾明日即隨母行觀佛五體投地却立靜心視佛相好念佛清淨真是天尊佛問女爾來何願即稽首而對我聞佛為無上正真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德如恒沙智若虛空六通四達得一切智勢來請尊願佛哀我世尊告曰佛為一切護恣汝所願女人稽首曰夫人處世未獲本無者皆以欲故為匹偶居令我世世與至德偶居同志無妬嫉行二曰

身口意行端正絕世三曰世世虔奉三尊心垢日消進道無倦諸佛祐助眾邪不能遏心獲一切智濟眾難眾祐歎曰善哉善哉今汝得之婦大歡喜稽首退歸本居厥壻賈還乘舟水行當以斯日至天帝觀婦高行發願

無雙助喜歎善為興風雲住其舟行明日乃臻婦後壽終神生有道之家容華光世年長出適為國儒士之妻國稱高賢時壻入海採寶欲濟窮民婦居家以禮自衛猶城衛寇國王后妃大臣妻妾靡不仰則詣門雲集稟婦

萬六

二十一

德儀婦夜寐覺憶世無常榮富猶幻孰獲長存躬為坏舟我神載之猶獲月影望天寶者也勞心苦身何益於已夢幻皆空天神世榮其歸若茲矣明晨當索無上正真天中之天為吾師焉晨興即覩石塔在庭佛像金耀琢

壁書經歎佛爲衆聖之師三界子步婦喜歎
曰是則如來應儀正真最正覺者乎即五體
投地遶廟三匝散華燒香然燈懸繒晨夜肅
虔稽首恭禮王后國婦詣承清風過邪崇真
鄰有兇夫賈逢婦壻曰子妻造妖虛立鬼廟
朝暮香熏祝詛妖蠱願令爾喪不祥之甚壻
歸婦啓曰妾前一夜覺世無常晨覩宗靈無
上正真絕妙之像來在中庭妾今供事燒香
然燈懸繒奉華朝夕禮拜稽首自歸子當事
之必合聖則壻大歡喜一心肅虔國人巨細
僉然承風如是八萬四千餘歲佛告鷲鷲子
爾時婦人者吾身是也時壻者彌勒是也獨
母者鷲鷲子是也鄰凶夫者調達是也菩薩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以然燈受決經

昔者菩薩身爲女人少寡守節歸命三尊處
貧樂道精進不倦蠲除兇利賣膏爲業時有
沙門年在西夕志存高行不遑文學內否之
類謂之無明矣禮敬有偏終始無訖分衛麻
油以供佛前獨毋照然貢不缺日有一老除
謹稽首佛足叉手質曰斯者除謹其雖眇明
戒具行高然燈供養後獲何福世尊歎曰善
哉問也是除謹却無數劫當爲如來無所著
正真道最正覺項有重光將導三界衆生得
度其爲無數獨母聞之馳詣佛所稽首陳曰
除謹然燈膏即吾所貢云其當獲爲無上正
真道將導衆生逮神本無天人鬼龍靡不逸
豫惟願加哀復授吾決佛告女人女身不得
爲佛緣一覺道梵釋魔天飛行皇帝斯尊巍
巍非女人身所得作也夫欲獲彼當捐穢體

受清淨身女稽首曰今當捐之還居淨浴遙
 拜而曰夫身者四大之有非吾長保也登樓
 願曰以今穢身惠衆生之飢渴者乞獲男躬
 受決爲佛若有濁世衆生盲冥背正向邪無
 知佛者吾當於彼拯濟之也自高投下觀者
 寒慄佛知至意化令地輒猶天統經觀身無
 害卽化爲男厥喜無量馳詣佛所踊躍而云
 受世尊恩已獲淨身惟願加哀授吾尊決佛
 歎之曰爾之勇猛世所希有必得爲佛無懷
 疑望然燈除饑其得佛時當授汝號天人鬼
 龍聞當爲佛皆向拜賀還居咨嗟各加精進
 爾時勸發羣生不可計數佛告鷲鷲子時老
 比丘者定光佛是也獨母者吾身是也菩薩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六

音釋

萬六

字三

繚桑各切厝倉故切咀咋咀慈呂切爵也
 似由切浮折旨熟鉗徒對鬣良涉蠅
 行水上也馬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蟻於珍切曉聲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蟻徒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慚也憐其切孽魚列切切切切切切切
 季切愧也孽妖怪也切切切切切切切
 也鼓音桃有酖直禁祝詛祝音呪願也詛
 詛謂呪願之使沮敗也

六度集經卷第七

萬七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禪度無極第五

凡九章

禪度無極者云何端其心一其意合會衆善內著心中意諸穢惡以善消之凡有四禪一禪之行去所貪愛五妖邪事眼覩華色心爲淫狂去耳聲鼻香味身好道行之志必當遠彼又有五蓋貪財蓋恚怒蓋睡眠蓋淫樂蓋悔疑蓋有道無道有佛無佛有經無經心意識念清淨無垢心明覩真得無不知天龍鬼妖所不能惑猶人有十怨脫身離之獨處山間衆所不知無所復畏人遠情慾內淨心寂斯謂一禪心獲一禪進向二禪第二之禪如人避怨雖處深山懼怨尋之踰自深藏行寂雖遠十情慾怨猶恐賊來壞道志得第

二禪情慾稍遠不能汙已第一之禪善惡諍以善消惡惡退善進第二之禪喜心寂止不復以善往消彼惡也喜善二意悉自消滅十惡煙絕外無因緣來入心者譬如高山其頂有泉無流入者亦非龍雨水自內出水淨泉滿善由心出惡不復由耳目鼻口入御心如便是便向三禪第三之禪守意牢固善惡不入心安如須彌諸善不出外事善惡寂滅不入心猶蓮華根莖在水華合未發爲水所覆三禪之行其淨猶華去離衆惡身意俱安御心如便是便向四禪善惡皆棄心不念善亦不存惡心中明淨猶瑠璃珠又如玉女淨自沐浴名香塗身内外衣新鮮明上服表裏香淨菩薩心端獲彼四禪羣邪衆垢無能蔽其心猶若淨繒在作何色又如陶家埏埴爲器泥無

沙磧在作何器又猶鍛師熟鍊名金百奇千巧從心所欲菩薩心淨得彼四禪在意所向輕舉騰飛履水而行分身散體變化萬端出入無間存亡自由獲日月動天地洞視徹聽靡不聞見心淨觀明得一切智未有天地衆生所更十方現在衆心所念未萌之事衆生魂靈爲天爲人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福盡受罪殃訖受福無遠不知夫得四禪欲得溝港頻來不還應儀緣一覺如來至真平等正覺無上之明求之即得猶若萬物皆因地生自五通智至于世尊皆四禪成猶衆生所作非地不立衆祐又曰羣生處世政使天帝仙聖巧黠之智不覩斯經不獲四棄之定者猶爲愚朦之也既有智慧而復一心即近度世世爲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昔者比丘飯畢澡漱入深山丘墓間樹下坐叉手低頭一心滅念內意心中消去五蓋五蓋滅後其心晃然冥退明存顧愍天人蜎飛蚊行蠕動之類傷其愚惑懷斯五蓋過絕明善之心消去五蓋諸善即強猶若貧人舉債

治生獲利還彼餘財修居日有利入其人心喜又如奴使勉爲良民困病獲瘳九族日興牢獄重罪逢赦得出又如重寶度海歷嶮還家見親其喜無量心懷五蓋猶斯五苦比丘見諦去離五蓋猶彼凡人免上五患蓋退明進衆惡悉滅道志強盛即獲一禪三自一禪之二禪凡有三行一曰勤劬二曰數念三曰思惟自斯三事得成四禪以一禪至二禪以二禪之三禪以三禪之四禪四禪勝三禪三禪勝二禪二勝一第一之禪十惡退五善進何謂

十惡眼樂色耳音鼻香味身好并上五蓋
謂之十惡何謂五善一計二念三愛四樂五
曰一心斯五善處內第二之禪不計不念制
心內觀善行在內不復由耳目鼻口出入善
惡二行不復相干心處在內惟有歡喜也三
禪之行除去歡喜心向清淨怕然寂寞衆祐
名佛應儀曰諸能滅欲淨其心者身終始安
第四之禪喜心去得寂定一禪耳爲聲亂二
禪心爲念亂三禪心歡喜亂四禪心爲喘息
亂一禪耳聲止進至二禪二禪念滅進至三
禪三禪歡喜滅進至四禪四禪喘息滅得空
定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菩薩志道凡以幾事能令內淨心一得禪或
見老者頭白齒落形體變異觀之意悟曰吾
後必然一心得禪或觀病者身心困痛猶被

杖楚悵然悟曰吾後必然一心得禪或觀衆
生壽命終訖息絕煨逝神遷身冷九族捐之
遠著外野旬日之間脢脹爛臭或爲狐犬衆
鳥所噉肌肉生蟲蟲還食身膿血惡露滂沱
流地骸骨解散節節異處足跣脛髀尻脊脇
臂頭齒髑髏各自分離道人念曰夫生有死
人物猶幻會即有離神逝體散吾豈得止獨
不如彼乎觀之愴然一心得禪或見久死體
骨消滅泥土同塵深自惟曰吾體方爾一心
行禪或以聞太山湯火之毒酷裂之痛餓鬼
飢饉積年之勞畜生屠剥割截之苦存之愕
然一心得禪或見窮凍餓死或見履非之人
爲王法所戮道人念曰斯人遭患由無道志
吾不精進必復如彼也一其心得禪深惟內
觀下即爲屎尿所迫上即爲寒熱所燭覺身

可惡一心得禪或見惡歲五穀不豐民窮爲亂更相格戰死屍縱橫觀之愴然吾不爲道必復如之一其心得禪觀盛有衰榮財難保少壯有老病壽猶電憶之愕然一其心得禪念佛巍巍相好難雙矣皆由清淨致爲衆祐存之欣然一其心得禪念經深義沙門高行一其心得禪惟身行善前後積德一其心得禪惟愚所求違佛明法勞而益罪諸天處世守戒奉齋自致昇天榮壽無量一其心得禪受佛深經反覆思之爲衆訓導中心歡喜一其心得禪存憶衆生有成輒壞壞皆苦痛惟之愴然一其心得禪衆生之性莫能自保來始之變道人自懼命盡卒至或墮惡道視世榮樂真僞如夢志重醒悟一其心得禪諸食入口與涕唾澆灌外好內臭化成屎尿憶之

可惡一其心得禪萬七兒在母腹初如凝粥以漸長大三十八七日身體皆成臨生之難多危少安既生之後諸病並進或一或十或五十至百年皆當老死無免斯患惟已亦然一其心得禪有存即滅尋之無處三界皆空志無貪慕悲念衆生不覩佛經邪欲所蔽無知非常誓願拯濟一其心得禪志成行高懷四等心愍育衆生猶若慈母哀護幼兒隨輩熙戲母以慈心行索覩兒爲泥塵所汙飢渴啼呼覩兒若茲悲淚抱歸洗浴衣食身康心悅慈母歡喜愛攝徘徊不捨如前道人慈悲愛護衆生踰彼慈母教天下人蜎飛蚊行蠕動之類奉佛觀經親沙門衆採執佛戒懷而行之遠離三惡心念善口言善身行善抑上三惡永與三善長不令更太山地獄餓鬼畜生

窮苦險處安以無極之福堂尋復追悔懼其處福爲之僑蕩恣從惡心還處三塗示榮祿之禍非常苦空之變以戒之也勸取無爲如彼慈母攝護之意也思十六事一其心得禪何謂十六喘息長短即自知喘息動身即自知喘息微著即自知喘息快不快即自知喘息止走即自知喘息歡感即自知自惟萬物無常喘息自知萬物過去不可追得喘息自知內無所思棄捐所惟喘息自知放棄軀命不棄軀命喘息自知道人深思有是即得是無是不得是夫生必有老死之患魂靈不滅即更受身不生即無老不老即無死念是一其心得禪道人以眼觀世生死但以十二因緣念此一其心得禪道人以五事自觀形體一曰自觀面類數變二曰苦樂數移三曰志

意數轉四曰形體數異五曰善惡數改是謂五事數有變異猶如流水前後相及念此一其心得禪道人念禪當云何目見死人自頭至足諦觀熟視存想著心行坐卧起飯飲萬役常念著心以固其志得禪自在所念譬如人炊數斛米飯欲知熟未直取一米捻燃視之一米熟者明餘者皆熟道志若茲心之迴走猶水之流道人直念一事心停意淨應儀真道滅度可得第一之禪欲得應儀可得不得中有得者有不得者何行能得何行不得於一禪中有念有愛道則不成天地無常虛空難保盡內穢垢無貪愛念志淨如斯應真可得二三至四執心當如一禪志存一禪未得應儀命終何趣即上七天受壽一劫在二禪終上十一天受壽二劫處三禪終上十五

天受壽八劫處四禪終上十九天壽十六劫道人自觀內體惡露都爲不淨髮膚髑髏皮肌眼淚涕唾筋脉肉髓肝肺腸胃心膽脾腎屎尿膿血衆穢共合乃成爲人猶若以囊盛五穀也有目瀉囊分別視之種種各異明人如此內觀其身四大種數各自有名都爲無人以無欲觀乃觀本空一其心得禪道人深觀別身四大地水火風髮毛骨齒皮肉五藏斯即地也目淚涕唾膿血汗肪髓腦小便斯即水也肉身溫熱主消食者斯即火也喘息呼吸斯即風也譬如屠兒殺畜剝解別作四分具知委曲道人內觀分別四大此地彼水火風俱然都爲無人念之志寂一其心得禪道人自覺喘息長短遲疾巨細皆別知之猶人削物自知深淺念息如此一其心得禪菩

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太子出遊王勅國內無令衆穢當彼王道太子出城第二天帝化爲老人當其車前頭白背偻倚杖羸步太子曰斯人何乎御史對曰老人矣何謂爲老曰四大根熟餘命無幾太子曰吾後亦當老乎對曰自古有老無聖免茲太子曰吾謂尊榮與凡有異而俱不免榮何益已還宮存之一心得禪王問僕曰太子出遊觀國喜乎對曰道觀老耄存世非常心不爲欣王懼去國重益樂人惑之以榮華亂之以衆音欲壞其道意令守尊位也後復出遊王重勅曰無令羸老在道側也前釋復化爲病人體疲氣微肉盡骨立惡露塗身倚在門側曰斯復何人對曰病人也曰何謂爲病飲食不節卧起無常故獲斯病或愈或死曰

吾亦飲食不節卧起無常故更病乎對曰有身即病無免斯患太子曰吾不免患後必如之還宮存之一心入禪後出帝釋復化爲死人昇擔建旄哀慟塞路曰斯復何人對曰死人何謂爲死命終神遷形骸散矣長與親離

萬七

痛夫難處太子曰吾亦然乎對曰上聖之純德無免斯患迴車還宮一心入禪後復出遊之王田廬坐樹下觀耕犁者反土蟲出或傷或死鳥追食之心中愴然長歎曰咄衆生擾擾痛焉難處念之悵如一心入禪時日盛出照太子身樹爲低枝不令日炙王尋所之遙觀無上聖德之靈悲喜交集不識投身稽首爲禮太子亦俱稽首于地父子辭畢王還于宮太子一心入禪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太子初生王令師相師曰處國必爲飛行皇

帝捐國作沙門者當爲天人師也王興三時殿春夏冬各自異殿殿有五百妓人不肥不瘦長短無呵顏華鮮明皆齊桃李各兼數妓姿態傾賢以樂太子殿前列種甘果華香苾芬清淨浴池中有雜華異類之鳥鳴聲相和宮門開閉聞四十里忠臣衛士徼循不懈警備之鳥鵲鴛鴦驚鳴相屬太子年十七無經不通師更拜受王爲納妃妃名裘夷容色之華天女爲雙力勢頓却六十巨象至年十九太子都合諸妓凡千五百人共處一殿極其妓樂欲令疲卧可得捨去天令樂人皆卧無知太子靜思視諸妓人猶木梗人百節皆空中如竹節手足垂地涕淚流出口唾汙頰伏鼓亂頭樂人皆著名璫垂懸步搖華光珠璣瓔珞琨環雜巧羅縠文繡上服御衣琴瑟

萬七

九

箏笛簫樂器縱橫著地警備之鳥及守衛者頓瞑無識太子以無敵之眼遍觀衆身還觀其妃頭髮髑髏骨齒爪指皮膚肌肉膿血髓腦筋脉心膽脾腎肝肺腸胃眼淚屎尿涕唾內視猶枯骨外視猶肉囊無一可貴不淨臭處覩之存憶令人吐逆猶藍假面文綵衣之熏香其表以屎尿膿血滿著其內愚者信其表明者覩其內遠之萬里猶復閉目也太子覩之若幻難可久保處世假借必當還主卧者縱橫猶如死屍殊不樂焉一心得禪從禪覺仰視涕星夜已向半諸天罌塞叉手作禮華香衆樂舉願無量太子覩諸天稽首即說經曰姪洙最惡令人狂醉謗正歎邪以瞋爲明是故諸佛辟支佛阿羅漢不與爲善當疾遠之反覆思惟呼車匿曰疾鞍捷陟重自

惟曰城門闕閉聞四十里云如之何諸天僉然曰敬諾世尊吾等御門令其無聲宮人無知馬蹄寂然不聞微聲太子上馬百億帝釋四百億四大天王天龍鬼神翼從導引平治塗路天樂詠歌無上巍巍吾生遇哉得覩靈輝消心塵勞永世不衰痛夫八難遠尊可哀重曰遇哉吾等偶諧馬始出門門即有聲馬哽咽悲鳴淚流交頸諸天厭王一國無知所以然者欲令太子早得佛道太子棄金輪王七寶之位忍衆苦度衆生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第七

十

太子未得道時取地蘂草於樹下叉手正坐棄衆垢念清其心一其志自念曰今日爲始肌筋枯腐于此不得佛者吾終不起菩薩即得一禪二三至四禪即於一夜得一術闍知

無數劫父母兄弟妻子九族二夜之中得二術闇自知無數劫貧富貴賤長短白黑衆生心中有念無念得無不知三夜之中得三術闇三毒都滅夜向明時佛道成矣深自思曰吾今得佛甚深甚深難知難了微中之微妙中之妙也今佛道成得無不知起至龍水所龍名文隣文隣所處水邊有樹佛坐樹下曰昔者定光佛授吾尊決當爲釋迦文佛真如所聞吾今得佛矣自無數劫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明度積功之願始今得極尊作善福歸不亡我功佛適念之便入禪度無極佛在水邊光明徹照龍所居處觀光影鱗甲皆起龍嘗見三佛拘婁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三佛得道皆在此坐明悉照龍所居龍觀光明念曰斯光與前三佛光影齊同世

間得無復有佛乎龍大歡喜出水左右顧視觀佛坐樹下身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光明奕奕過月踰日相好端正如樹有華龍前趣佛頭面著地遠佛七步身去佛四十里以七頭覆佛上龍喜作風雨七日七夕佛端坐不動不搖不喘不息七日不食得佛心喜都無身想龍大歡喜亦七日不食無飢渴念七日畢風雨止佛禪覺悟龍化爲梵志年少鮮服長跪叉手稽首問曰得無寒無熱無飢無渴功福會聚衆毒不加處世爲佛三界特尊豈不快哉佛告龍曰過去諸佛經說衆生離三惡道得爲人快處世閑居守道志快昔者所聞今皆獲快處世懷慈不害衆生快天魔重毒皆歇快愴怕無欲不慕榮快於世得道爲天人師志空不願無相之定衆欲之有身還

神於本無長存之寂永與苦絕斯無上之快
矣龍稽首言自今已後自歸佛歸法佛告龍
方有衆聖其誓應儀欲除饑苦亦當預自歸
之龍曰諾自歸除饑衆畜生之中歸佛先化
斯龍爲首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佛行道得小徑其邊有樹佛坐其下與千二
百五十比丘俱一心入定有五百乘車過佛
時盛渴告阿難曰爾取水吾欲飲之曰屬有
五百乘車過其水盛濁不可飲又重勅曰吾
渴尤甚爾駛取水來至再三阿難曰有溪名
鳩對清澄且美可浴可飲佛與阿難說斯未
竟時有一人名胞闍師事逝心逝心名羅迦
藍胞闍覩佛靈輝身色紫金相好甚奇古聖
希有心喜踊蹈拱手直進稽首而曰屬有五
百乘車由斯行矣世尊寧聞見乎曰不聞不

見也胞闍曰世尊卧乎曰吾坐禪得一心定

第七

十二

胞闍歎曰如來無所著正真覺玄深之定乃
至斯乎車向者震國躬汙塵埃志道無猗不
聞不見乾坤可動斯志難傾吾師在時亦於
道邊樹下得禪時亦有五百乘車歷其前有
人問曰寧聞見乎曰不聞不覩其人曰子時
卧出乎曰吾一其心得清淨定故不聞其人
曰羅漢道志深乃如之乎車歷前身汙塵而
不覺其人覩彼志幽玄師事終年胞闍曰佛
寂定無猗之志猶吾往師自今日始終命奉
佛五戒爲清信士敢履衆惡佛告胞闍五百
車聲孰如雷震之響對曰千車之聲猶不比
雨之小雷豈況激怒之霹靂乎世尊曰吾昔
處阿譚縣蓬廬之下坐惟生死之本暴風雨
電雷電霹靂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其縣

黎民觀者甚衆吾時出經行有一人至吾所
吾問之曰衆將何觀乎其人如事說之人曰
佛時何之答曰獨在屋下人曰佛時卧乎曰
不人曰焉有寤而不聞乎志道甚深自今之
後願師事世尊奉五淨戒爲清信士終身守
真胞第七聞之心開結解其喜無量顧勅從者
曰內藏金織成衣有千領擇取妙者來吾欲
上佛從者承命歸家取來胞十三自手以衣被
佛身上退稽首曰自今願世尊屈景靈之吾
鄉諸清信士所并顧下吾家宗門巨細各自
親身供養於佛畢天地之壽以至恭之心奉
養天龍鬼神蜎飛蚊行蠕動之類者不如一
日飯一沙門豈況無上正真佛乎願垂弘慈
授吾無極之福世尊曰大善菩薩禪度無極
道志如是

衆祐自說爲菩薩時名曰常悲常悲菩薩常
流淚且行時世無佛經典悉盡不覩沙門賢
聖之衆常思觀佛聞經妙旨時世穢濁背正
向邪華僞趣利猶蛾之樂火四等六度永康
之宅而世廢佛斯法就彼危禍以自破碎也
故爲愁荒哀慟且行往昔有佛名景法無穢
如來王滅度來久經法都盡常悲菩薩夢見
其佛爲其說法云慎無貢高學士之行去心
恩愛之垢無著六情之塵勞無遺衆愛毛髮
之大藏爾心內諸念寂滅是爲無爲菩薩從
佛聞斯法猶餓夫得甘食其喜無量心垢除
入淨定即棄家捐妻子入深山處閑寂以山
水果蔬自供處山舉手椎心哀號而云吾生
怨乎不值佛世不聞佛經十方現在至真世
尊洞視徹聽皆一切知恍惚髣髴耀輝靡不

了之願現尊靈令吾覩佛得聞弘廣大道極
趣哀聲適訖天神下曰明士乃爾莫復哀號
佛有大法名明度無極之明過去諸佛今現
在南當來皆由斯成爾必索之誦習其文懷
識其義奉而行之爾必得四無所畏十種力
十八不共身色紫金項光無際十方經道爾
爲明主衆聖之尊天人之師應儀名佛所無
有也常悲菩薩仰視報曰當由誰聞斯尊法
乎以何方便之何國土厥師族名天人報曰
爾自斯正東行無念色痛想行識無念苦樂
善惡耳目鼻口身心吾我及人往世所更來
世之事無念地水火風空青黃白黑都及衆
色貪淫瞋恚愚癡嫉妬男女九族左右前後
高下遲疾無念有佛無佛有經道無經道有
賢聖無賢聖空爾意絕衆願爾之執心無違

第七

十四

吾教今覩明度無極聖典常悲菩薩仰曰敬
諾終始哉之天人重曰精進存之言竟忽然
不現菩薩受教端心內淨東行索之數日即
止深自思曰吾宿薄祐生不值佛世無沙門
君臣憤憤無知佛者明度無極除冥尊師去
斯幾里未覩之頃心中悲猛舉哀而行精誠
之至感於諸佛上方佛來飛在其前身色紫
金相好絕聖面若滿月項有日光諸天翼從
寶帳華蓋作樂散華叉手垂首佛歎菩薩曰
善哉善哉爾之快健覩世希有菩薩見佛且
喜且悲稽首而曰願佛哀我斷我繫解吾結
開吾盲愈吾病爲吾說經佛告之曰三界皆
空夫有悉無萬物若幻一生一滅猶若水泡
覩世皆然爾其思之吾爲爾說經端心諦聽
慎無忘也自是東行二萬里有國名捷陀越

第七

十五

諸菩薩城也一國之內皆是上士無凡庸人欲爲說諸菩薩之德劫數已盡其德有餘至尊上德菩薩名法來於彼諸聖猶星有月懷諸經典其明無限敷演明度無極之經反覆教人諸菩薩有受經者誦者書者定經源者爾往見焉必爲爾師勸爾索佛疾馳就之自當爲爾說內外明度無極景德常悲菩薩聞佛歎彼菩薩名德心入法喜得現在定衆想都寂悉覩諸佛爲已說明度無極之德歎已精進索佛之勲僉曰善哉求佛之志爾爲得之吾於往昔始發意時亦皆然也已逝甫來現在諸佛皆如爾索矣爾必得佛濟一切生也常悲菩薩從定寤左右顧視不復覩諸佛即復心悲流淚且云諸佛靈耀自何所來今逝焉如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昔有兩菩薩志清行淨內寂無欲表如天金去穢濁之羣處山澤鑿石爲室閑居靜志管衣草席食果飲泉清淨無爲志若虛空四禪備悉得五通智一能徹視無遐不覩二能洞聽無微不聞三能騰飛出入無間四能通知十方衆生心中所念五能自知無數劫來宿命所更梵釋仙聖諸天龍鬼靡不稽首處山澤六十餘年悲念衆生展轉愚冥不覩爲惡後有重殃約情棄欲敬奉三尊福至響應必獲其榮二梵志者一名題耆羅二名那賴題耆夜興誦經疲極卧出那賴時亦誦經誤蹈題耆羅首題耆即興而曰誰蹈吾首者明旦日出一竿破爾之首爲七分善乎那賴曰誤蹈爾首祝誓何重凡器不行之類尚有相觸豈況於人共處終年而不誤失乎爾言常誠

明旦日出吾首必爲七分矣吾當制日不令其出遂爾不出五日之間舉國幽冥炬燭相尋衆官不修君民惶惑會羣寮請道士王曰日之不出其咎安在道士之中有五通者曰山中道士兩有微諍故制日令不出耳王曰其諍有緣乎道士具以本末爲王說之王曰奈之何答曰王率羣寮民無巨細馳詣于彼稽首和解彼必慈和王即有詔如道士令詣于山澤叩頭曰國豐民寧二尊之潤而今不和率土失所其咎在我黎民無過願赦之耶

賴曰王勤曉彼意彼意解者吾放日矣王之題者羅所宣耶賴旨王即曰令彼以泥塗其首放日泥首即破爲七分耶賴無爲王臣黎民靡不欣懌兩道士爲王廣陳治國當以四等無蓋之慈勸奉五戒載十善而行王及臣

民僉然受戒王還國有詔曰人無尊卑帶五戒十善經以爲國政自斯之後王潤逮草木忠臣誠且清讓父法母儀室家各尚守道貞信家有孝子衆祐曰兩菩薩觀其國主不知三尊臣民憤憤邪見自蔽猶冥中閉目行愍其徒生徒死不覩佛經故爲斯變欲其觀明也佛告諸比丘耶賴者吾身是題者羅者彌勒是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七

音釋

埏埴埏尸連切埴和黏土也 炅炅古迥切 蛸蛸小 飛飛林直切 胙胙匹絳切 跣跣底音隻足 尻尻切 梁梁盡處 瘠瘠虛業切 格格古伯切 檢檢切 爲爲虎 瘠瘠氣上切 割割音枯 儻儻力主切 耄耄莫報切 協協切 肪肪音方 剝剝音枯 儻儻力主切 耄耄莫報切

十曰 昇音余兩手 曼塞曼正作埶察色切
也充為

六度集經卷第八

萬八

吳天竺三藏法師原僧會譯

明度無極第六

凡九章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人共坐第一弟

萬八

子鷲鷲子前稽首長跪白言車匿宿命有何功德菩薩處家當爲飛行皇帝而勸棄國入山學道自致爲佛拯濟衆生功勲巍巍乃至滅度惟願世尊爲現其源佛歎曰善哉善哉鷲鷲子所問甚善車匿累世功勲無量爾等諦聽吾將說之對曰唯然佛言吾昔爲菩薩在尼呵遍國其王聞人或爲道昇天或爲神祠昇天者王自童孺來常願昇天未知所由國有梵志四萬餘人王視之曰吾欲昇天將以何方耆艾對曰善哉問也王將欲以斯身

昇天耶以魂靈乎王曰如斯坐欲昇天也曰當與太妃可獲之矣王喜無量以金銀二千斤賜之梵志獲寶歸快相娛樂寶盡議曰令王取童男童女光華踰衆者各百人象馬雜畜事各百頭先飯吾等却殺人畜以其骨肉爲陛昇天以事上聞王曰甚善即命臣外疾具如之悉閉著獄哭者塞路國人僉曰夫爲王者背佛真化而興妖蠱喪國人基者也梵志又曰儻殺斯生王不獲昇天吾等戮屍于市朝其必也重謀曰香山之中有大王妓女名似人形神聖難獲令王求之若其不致衆事都息吾等可無訖矣又之王所曰香山之中有天樂女當得其血合于人畜以爲階陛爾乃昇天王重喜曰不早陳之今已四月始有云乎對曰吾術本末王令國內黎庶並會

快大賞賜酒樂備悉令曰孰能獲神女乎民有知者曰第七山中有兩道士一名闍黎一曰優舞知斯神女之所處也王曰呼來使者奉命數日即將道士還王喜設酒爲樂七日曰爾等爲吾獲神女來吾其昇天以國惠爾對曰必自免迫退座尋求二月有餘經七重山乃之香山覩大池水縱廣三十里池邊平地有寶城縱廣起高各八十里寶樹周城耀耀光國池中蓮華華有千葉其有五色光光相照異類之鳥唱和而鳴城門七重樓閣宮殿更相因仍幢幡曄曄鍾鈴五音天帝處中倡人相娛七日之後釋出遊戲於池沐浴快樂已畢當還昇天池邊樹下有聖梵志內外無垢獲五通之明兩道士進稽首曰斯音絕世將爲誰樂答曰頭摩王女等千餘人于斯

遊戲方來修處爾等早退受命退隱議曰斯梵志道德之靈吾等當以何方致天女乎惟當以蠱道結草呪厭投之于水令梵志體重天女靈歇耳即結草投水以蠱道呪帝釋旋邁諸天都然惟斯天女不獲翻飛兩道士入水解其上衣以縛之女曰爾等將以吾爲答如上說以竹爲簞行道七日乃之王國詣宮自懼王喜見女爲之設食慰勞道士曰吾獲昇天斯國惠爾王之元子名難羅尸爲異國王厥太子名須羅先內慈行和明照太初見世衆生未然之事無竊不覩無微不達六度高行不釋于心自誓求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人師善逝世間解逮于本無王曰吾當昇天呼皇孫辭孫至稽首虔辭畢退就座王曰爾親逮民安乎對曰蒙潤並寧孫曰

吾不求天女爲妃者王必殺其黨國人以聞
王曰吾當以其血爲陞昇天孫即絕食退寢
不悅王懼其喪即以妃焉內外欣懌衆患都
歇四月之後梵志復聞曰當爲埽殺諸畜生
以填埽中取神女血塗其上擇吉日祠天王
曰善哉命諸國老羣僚黎庶當興斯祀皇孫
聞之憮然不悅難梵志曰斯祀之術出何聖
典乎梵志答曰夫爲斯祀祚應昇天皇孫難
曰夫殺者害衆生之命害衆生之命者逆惡
之元首其禍無際魂靈轉化更相嫌怨刃毒
相殘世世無休死入太山燒煮脯割諸毒備
畢出或畜生死輒更刃若後爲人有戮尸之
咎者殘死之所由也豈有行虐而昇天者乎
梵志答曰爾年未始智將何逮而難吾等皇
孫曰吾宿命時生梵志家連五百世翫爾道

書清真爲首爾等巧僞豈合經旨乎梵志曰
子知吾道奚不陳之皇孫具說梵志景則聖
趣至清而爾等穢濁殘酷貪饕虛以邪祀殺
人衆畜嗜酒淫亂欺上窮民令民背佛違法
遠賢不宗盡財供鬼而親飢寒豈合聖趣沙
門之高行乎梵志等慙慙稽首而退孫即爲
祖王陳無上正真最正覺至誠之信言夫欲
昇天者當歸命三尊覺四非常都絕慳貪植
志清淨損已濟衆潤遠衆生斯一也慈愍生
命恕已濟彼志恒止足非有不取守貞不泆
信而不欺酒爲亂毒孝道枯朽遵奉十德導
親以正斯二矣忍衆生辱悲傷狂醉毒來哀
往濟而不害喻以三尊解即助喜子育等護
恩齊二儀斯三矣銳志精進仰登高行斯四
矣棄邪除垢志寂若空斯五矣博學無蓋求

一切智斯六矣懷斯弘德終始無尤索爲三界法王可得昇天何難若違佛慈教崇彼凶酷殘衆生命姪樂邪祀生即天奪死入三塗更相凋戮受禍無窮以斯尤惡庶望昇天譬違王命者冀獲高位也王曰善哉信矣開獄大赦却絕諸妖即舉國寶令孫興德皇孫獲寶觀斯窮民布施七日無乏不足布施之後勸民持戒率土感潤靡不遵承天龍鬼神僉然歎善爲雨名寶衆綵諸穀鄰國慕德歸化猶衆流之海也皇孫將妃辭親而退還國閉閤廢事相樂衆臣以聞曰不除其妃國事將朽矣父王曰祖王妻之焉得除乎召而閉之妃聞慙然飛還本居之第七山觀優犇等告之曰吾壻來者爲吾送之留金指鐸爲信父聞妃去遣子返國不覩其妃悵然流淚護宮

神曰爾無悼焉萬八吾示爾路妃在第七山疾尋可及皇孫聞之即服珠衣帶劒執弓矢光耀四十里明日至七山觀妃折樹枝投地爲識前見兩道士問曰吾妃歷茲乎曰然以環付之翼從俱行以木爲橋度彼小水之八山上觀四禪梵志五體投地稽首爲禮曰觀妃經斯乎答曰經茲矣且坐須臾吾示爾處時天王釋化爲獼猴威靈震山皇孫大懼梵志曰爾無懼也彼來供養獼猴觀三道士疑住不前梵志曰進獼猴即進以果供養梵志受之四人共享謂獼猴曰將斯三人至似人形神所曰斯何人令之昇天乎梵志曰國王太子開士之元首者也方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衆生當蒙其澤得逮本無獼猴歎曰善哉開士得佛吾乞爲馬優

犇二人一願爲奴一願爲應真開士曰大善
即俱昇天道有緣一覺五百人俱過稽首遣
獼猴還取華散諸佛上願曰令吾疾獲爲正
覺將導衆生滅生死神速于本無三人又如
前願俱爲諸佛稽首而去到似人形神城門
之外獼猴稽首而退三人俱坐時有青衣出
汲水開士問曰爾以水爲答曰給王女浴開
士脫指鐲投其水中天女覩環即止不浴啓
其親曰吾夫相尋今來在茲親名頭彌喜而
疾出與之相見開士稽首爲壻之禮兩道士
稽首而退王請入內手以女授侍女千餘天
樂相娛留彼七年存親生養言之哽噎辭退
歸國天王曰斯國衆諸今以付子而去何爲
開士又辭如前王曰且留七日盡樂相娛七
日之後有大神王詣天王所賀曰王女旣歸

又致聖壻天王曰吾女微賤獲聖雄之壻思
歸養親煩爲送之鬼王敬諾即以天寶爲殿
七層之觀衆寶天樂世所希覩鬼王掌奉送
著本土稽首而退開士親虔辭備悉祖王
喜而禪位焉天女鬼龍靡不稱善大赦衆罪
空國布施四表黎庶下逮衆生濟其窮乏從
心所欲衆生踊躍靡不咨嗟歎佛仁化潤過
天地八方慕澤入國若幼孩之依慈母祖王
壽終即生天上佛告鷲鷲子皇孫者吾身是
四禪梵志者鷲鷲子是優犇者今日連是閻
犁者今車匿是帝釋者今捷德是父王者迦
葉是祖王者今白淨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
妃者裘夷是菩薩累載以四等弘慈六度無
極拯濟衆生難爲籌算佛說經竟諸菩薩四
輩弟子天龍鬼神及質諒神靡不歡喜作禮

而去

遮羅國王經

昔者遮羅國王嫡后無嗣王甚悼焉命曰爾歸女宗以求有嗣之術還吾不訖也后泣辭退誓命自捐投隕山岨遂之林數天帝釋感

萬人

曰斯王元后故世吾姊也今以無嗣捐軀山險愴然愍之忽爾降焉以器盛果授之曰姊爾吞斯果必有聖嗣將為世雄若王有疑以器示之斯天皇神器明證之上者后仰吞果忽然不覩天帝所之應則身重還宮覩王具以誠上聞時滿生男厥狀尤陋覩世希有年在齟齬聰明博暢智策無儔力能躡象走攫飛鷹舒聲響震若師子吼名流遐邇八方咨嗟王為納鄰國之女厥名月光端正妍雅世好備足次有七弟又亦姝嚴后懼月光惡太

子狀訛曰吾國舊儀家室無白日相見禮之重者也妃無失儀矣對曰敬諾不敢替尊教自斯之後太子出入未嘗別色深惟本國與七國為敵力諱無寧兆民呼嗟吾將權而安之心自惟曰吾體至陋妃覩必邁邁則天下康兆民休矣欣而啓后欲一覩妃觀厥容儀后曰爾狀醜矣妃容華豔厥齊天女覺即捨邁爾終為鰥乎太子重辭后愍之即順其願將妃觀馬太子佯為牧人妃覩之曰牧人醜乎后曰斯先王牧夫矣後將觀象妃又覩焉疑之曰吾之所遊輒覩斯人將是太子乎妃曰願見太子之光容后即權之令其兄弟出遊行國太子官僚翼從侍衛后妃觀之厥心微喜後又入苑太子登樹以果擲背妃曰斯是太子定矣夜伺其眠默以火照覩其姿狀

懼而奔歸后忿曰馬使妃還乎對曰妃邁天下泰平之基民終寧其親矣拜辭尋之至妃國佯爲陶家賃作瓦器器妙絕國陶主覩妙賈以獻王王獲器喜以賜小女傳現諸姊月光知壻之所爲投地壞焉又入城賃染衆綵結其一疋爲衆奇巧雜技充滿觀世希現染家欣異又以獻王王重悅之以示八女月光識焉捐而不視又爲大臣賃養馬馬肥又調曰爾悉有何技乎對曰太官衆味余其備矣臣令爲饌以獻大王王曰孰爲斯食臣如實對王命爲太官監典諸肴膳以羹入內供王八女欲致權道佯覆沃身諸女驚懼月光不眄天帝釋喜歎曰菩薩憂濟衆生乃至于是乎吾將權而助之焉挑七敵國使會女都爾乃兆民無禍息矣化爲月光父王手書以月

光妻之七國興禮造國親迎俱會相勞翔茲何爲各云娉娶女名月光訟之紛紛各出手書厥怨齊聲當滅爾祀其爲不貸遣使還書僉然詰曰以爾一女弄吾七國怨齊兵盛爾喪國在于今矣父王懼曰斯禍弘矣將宿行所招乎謂月光曰爾爲人妃若壻明愚吉凶好醜厥由宿命孰能攘之而不貞一盡孝奉尊薄壻還國禍至于茲吾今當七分爾屍以謝七王耳月光泣曰願假吾命漏刻之期募求智士必有能却七國之患者也王即募曰孰能攘斯禍者妻以月光育以元福太子曰疾作高觀吾其攘之觀成太子權病跬步頓地須月光荷負爾乃却敵矣月光惶灼懼見屠戮扶格登觀僅能馬太子高聲謂七國王厥音遠震若師子之吼喻以佛教爲天牧民

當以仁道而今興怒怒盛即禍著禍著即身
喪天喪身失國其由名色乎七國師雄靡不
尸蹠者斯須而穌欲旋本土太子啓王曰婚
姻之道莫若諸王矣何不以七女適彼七王
子壻蕃屏王元康矣臣民休矣親獲養矣王
曰善哉斯樂大矣遂命七王以女妻之八壻
禮豐君民欣欣于斯王逮臣民始知太子月
光之舊壻即選良輔武士翼從各令還國九
國和寧兆民抃舞僉然歎曰天降吾父夫聖
人權術非凡所照德聚功成乃爾晃然無復
譏謗還國有年大王崩殂太子代位大赦衆
罪以五戒六度八齋十善教化兆民災孽都
息國豐衆安大化流行皆奉三尊德盛福歸
衆病消滅顏影煒煒喻彼桃華所以然者菩
薩宿命室家俱耕令妻取食望覩妻還與一

辟支佛俱行隱山岸久而不至疑心生焉興
忿執鋤欲往捶之至見其妻以所食分供養
沙門退叉手立沙門食竟拋鉢虛空光明煒
煒飛行而退壻心悔愧念妻有德乃致斯尊
吾有重愚將受其殃即謂妻曰爾供養福吾
當共之餘飯俱食爾無訖也至其命終各生
王家妻有淳慈之惠生而端正壻先患而後
慈故初醜而後好也佛告諸比丘夫人作行
先惠而後奪後世初生豪富長即貧困初奪
後惠後世受之先貧賤而長富貴太子者吾
身也妻者裘夷是父王者白淨王是母者吾
母舍妙是天帝釋者彌勒是也開士世世憂
念衆生拯濟塗炭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
如是

菩薩以明離鬼妻經

昔者菩薩時爲凡人年十有六志性開達學博觀弘無經不貫練精深思衆經道術何經最真何道最安思惟喟然而歎曰唯佛經最真無爲最安重曰吾當懷其真處其安矣親欲爲納妻悵然而曰妖禍之盛莫大于色若妖蠱臻道德喪矣吾不遁邁將爲狼吞乎於是遂之異國力賃自供時有田翁老而無嗣草行獲一女焉顏華絕國忻育爲嗣求男爲偶遍國無可翁賃菩薩積有五年觀其操行自微至著中心嘉焉曰童子吾居有足以女妻爾爲吾嗣矣女有神德感菩薩心納之無幾即自覺曰吾覩諸佛明化以色爲火人爲飛蛾蛾貪火色身見燒煨斯翁以色火燒吾躬財餌釣吾口家穢喪吾德矣夜默遁邁行百餘里依空亭宿亭人曰子何人乎曰吾寄

宿亭人將入觀妙牀蓐衆珍光明中有婦人第八顏似已妻感菩薩心令與之居積有五年明心覺焉曰姪爲蠹蟲殘身危命者也吾故馳隱妻又逢焉默而疾邁又觀宮寶婦人如前復感厥心與居十年明心覺焉曰吾殃重矣奔而不免深自誓曰終不寄宿又復遁逃遙覩大屋避之草行守門者曰何人夜行答曰趣及前隙曰有禁無行內人呼前所覩如上婦曰自無數劫誓爲室家爾走安之菩薩念曰欲根難拔乃如之乎即興四非常之念曰吾欲以非常苦空非身之定滅三界諸穢何但爾垢而不能殄乎與斯四念鬼妻即滅中心是如便覩諸佛處已前立釋空不願無想之定授沙門戒爲無勝師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儒童經

昔者菩薩生鉢摩國時爲梵志名曰儒童自師學問仰觀天文圖識衆書聞見即貫守真崇孝國儒嘉焉師曰爾道備藝足何不遊志教化始萌乎對曰宿貧乏貨無以報潤故不敢退也母病尤困無以醫療乞行傭賃以供藥直師曰大善稽首而退周遊近國覩梵志五百人會講堂施高座華女一人銀錢五百昇坐高座衆儒共難覩博道淵者女錢貢之菩薩臨觀覩其智薄難即辭窮謂衆儒曰吾亦梵志之子可預議乎僉然曰可即昇高座衆儒難淺而答道弘問陋而釋義廣諸儒曰道高明遐者可師焉僉降稽首菩薩辭退諸儒俱曰斯雖高智然異國之士不應納吾國之女也益以銀錢贈焉菩薩答曰道高者厭

德淵吾欲無欲之道厭欲珍矣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影化不朽可謂良嗣者乎女欲覩道之源伐德之根可謂無後者乎說畢即退衆儒赧然而有恥焉女曰彼高士者即吾始之君子矣褰衣塗步尋厥跡涉諸國力疲足瘡頓息道側到鉢摩國王號制勝行國嚴界覩女疲惫問爾何人爲道側乎女具陳其所由王嘉其志甚悼之焉王命女曰尋吾還宮以爾爲女女曰異姓之食可徒食乎願有守職即從大王王曰爾採名華供吾飾也女即敬諾從王歸宮日採名華以供王用儒童還國覩路人擾擾平填墟掃地穢問行人曰黎庶欣欣將有慶乎答曰定光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將來教化故衆爲欣欣也儒童心喜寂而入定心淨

無垢觀佛將來道逢前女採華挾瓶從請華
馬獲華五枝王后庶人皆身治道菩薩請地
少分躬自治之民曰有餘小溪而水湍疾土
石不立菩薩惟曰吾以禪力下彼小星填之
可乎又念曰供養之儀以四大力苦躬爲善
即置星撻石以身力填之禪力住焉餘微淹
澌而佛至矣解身鹿皮衣著其濕地以五華
散佛上華羅空中若手布種根著地生矣佛
告之曰後九十一劫爾當爲佛號曰能仁如
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其
世顛倒父子爲讎王政傷民猶雨衆刃民雖
避之難免其患矣爾當於彼拯濟衆生時獲
度者難爲籌筭儒童心喜踊在虛空去地七
仞自空來下以髮布地令佛蹈之世尊跨畢
告諸比丘無蹈斯土所以然者受決之處厥

萬八

十三

尊無上有智之士峙刹于茲與受決同諸天
僉然齊聲而云吾當住刹時有長者子名曰
賢軋以微柴插其地曰吾刹已立矣諸天顧
相謂曰凡庶賢子而有上聖之智乎即撻衆
寶於上立刹稽首白言願我得佛教化若今
今所立刹其福云何世尊曰儒童作佛之時
爾當受決矣佛告鷲鷲子儒童者是我身賣
華女者今裘夷是長者子者今座中非羅耶
是非羅耶即稽首佛足佛授其決後當爲佛
號曰快見佛說經竟諸四輩弟子天龍鬼神
靡不歡喜稽首而去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
施如是
摩調王經
聞如是一時衆祐在無夷國坐于樹下顏華
煒煒有踰紫金欣然而笑口光五色當時見

者靡不躍豫咸共歎曰真所謂天中天者也
阿難正服稽首而曰衆祐之笑必欲濟度衆
生之冥矣衆祐曰善哉實如爾云吾不虛笑
即興法也爾欲知笑意不乎阿難對曰飢渴
聖典誠無飽足也衆祐曰昔有聖王名摩調

萬八

十四

時爲飛行皇帝典四天下心正行平民無竊
怨慈悲喜護意如帝釋時民之壽八萬歲也
帝有七寶紫金轉輪飛行白象紺色神馬明
月神珠玉女聖婦主寶聖臣典兵聖臣帝有
千子端正仁靜明於往古預知未然有識之
類靡不敬慕帝欲遊觀東西南北意適存念
金輪處前隨意所之七寶皆然飛導聖王天
龍善神靡不防衛散衆寶華稱壽無量帝勅
近臣主中櫛者爾其見吾頭髮生白即當以
聞夫髮白色毀死之明證吾欲捐穢世流俗

之役就清淨憺怕之行近臣如命後見髮白
即以上聞帝心欣然召太子曰吾頭髮白白
者無常之證信矣不宜散念於無益之世今
立爾爲帝典四天下臣民繫命于爾爾其愍
之法若吾行可免惡道髮白棄國必作沙門

立子之教四等五戒十善爲先明教適畢即
捐國土於此廬地樹下除鬚髮著法服作沙
門羣臣黎庶哀慕躡蹠悲哭感結摩調法王
子孫相繼千八十四世聖皇正法末後欲虧
摩調聖王復捨天上以魂神下從末世王生

萬八

十五

亦爲飛行皇帝號名曰喃正法更興明勅宮
中皇后貴人令奉八戒月六齋一當慈惻愛
活衆生二慎無盜富者濟貧三當執貞清淨
守真四當守信言以佛教五當盡孝酒無歷
口六者無卧高牀繡帳七者晡冥食無歷口

八者香華脂澤慎無近身淫歌邪樂毋以穢
行心無念之口無言矣身無行焉勅諸聖臣
道行英士下逮黎民人無尊卑令奉六齋翫
讀八戒帶之著身日三諷誦孝順父母敬奉
耆年尊戴息心令詣受經鰥寡幼弱乞兒給
救疾病藥醫衣食相濟共乏無者令詣宮門
求所不足有不順化者重徭役之以其一家
處于賢者五家之間令五化一先順者賞輔
臣以賢不以貴族自王明法施行之後四天
下民慈和相向殺心滅矣應得常護夜不閉
門貞潔清淨非妻不欲一言二出教仁惻
覩不常誠辭不華綺見彼吉利心喜言助大
道化行凶毒消滅信佛信法信沙門言無復
疑結喃王慈潤澤無不至八方上下靡不歎
德第二天帝及四天王日月星辰海龍地祇

日共講議世間人王四等慈惠恩之所至過
於諸天天帝釋告諸天曰寧欲見喃王不平
諸天曰積年之願實如明教帝釋即如伸臂
之頃至喃王慈惠殿上見喃王曰聖王盛德
諸天飢渴思欲相見無日不願聖王豈欲見
忉利天其上自然無願不有喃王曰善思欲
遊戲帝釋還彼呼御者名曰摩婁以吾所乘
千馬寶車迎喃王來御者承命以天車迎喃
王車至止于闕下羣臣黎庶靡不愕然斯聖
王瑞歎未嘗有更相宣稱率土咸歡我王普
慈潤逮衆生月六齋八戒自修又以教民斯
德重矣故令天帝敬愛來迎也喃王昇車車
馬俱飛徐徐徘徊欲民具見王告御者且將
吾觀惡人二道地獄餓鬼燒煮拷掠受其宿
罪之處御者如命畢乃上天帝釋歡喜下牀

出迎曰勞心經緯憂濟衆生四等六度菩薩
弘業諸天王思欲相見帝釋自前把臂共坐
喃王容體更變香潔顏光端正與釋無異即
作名樂其音無量散寶華香非世所覩帝釋
重曰慎無戀慕世間故居天上衆歡聖王之
有也喃王志在教化愚冥滅衆邪心令知三
尊答帝釋曰如借人物會當還主今斯天坐
非吾常居暫還世間教吾子孫以佛明法正
心治國令孝順相承戒具行高放捨人身上
生天上與釋相樂佛告阿難喃王者是吾身
子孫相傳千八十四世立子爲王父行作沙
門阿難歡喜稽首而曰衆祐慈愍衆生恩潤
乃爾功福不朽今果得佛爲三界中尊諸天
仙聖靡不宗敬諸比丘歡喜作禮而去
阿離念彌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優犁聚中時諸比
丘中飯之後坐於講堂私共講議人命至短
身安無幾當就後世天人蟲物無生不死愚
闇之人慳貪不施不奉經道謂善無福惡無
重殃恣心快志惡無不至違於佛教後悔何
益佛以天耳遙聞諸比丘講議非常無上之
談世尊即起至比丘所就座而坐曰屬者何
議長跪對曰屬飯之後共議人命恍惚不久
當就後世對如上說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甚
快當爾棄家學道志當清潔惟善可念耳比
丘坐起當念二事一當說經二當禪息欲聞
經不對曰唯然願樂聞之世尊即曰昔有國
王名曰俱獵其國有樹樹名羞波洹樹圍五
百六十里下根四被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
其枝四布二千里樹有五面一面王及宮人

共食之二面百官食之三面衆民食之四面沙門道人食之五面鳥獸食之其樹果大如二斗瓶味甘如蜜無守護者亦不相侵時人皆壽八萬四千歲都有九種病寒熱飢渴大小便利愛欲食多年老體羸有斯九病女人年五百歲乃行出嫁時有長者名阿離念彌財賄無數念彌自惟壽命甚促無生不死寶非已有數致災患不如布施以濟貧乏世榮雖樂無久存者不如棄家捐穢濁執清潔被袈裟作沙門即詣賢衆受沙門戒凡人見念彌作沙門數千餘人聞其聖化皆覺無常有盛即衰無存不亡惟道可貴皆作沙門隨其教化念彌爲諸弟子說經曰人命至短恍惚無常當棄此身就於後世無生不死焉得久長是故當絕慳貪之心布施貧乏檢情攝欲

萬八十八
無犯諸惡人之處世命流甚迅人命譬若朝草上露須臾即落人命如此焉得久長人命譬若天雨墮水泡起即滅命之流疾有甚於泡人命譬若雷電恍惚須臾摩滅命之流疾有甚於雷電人命譬若以杖捶水杖去水合命之流疾有甚於此人命譬若熾火上杪少膏著中須臾焦盡命之流去疾於少膏人命譬若織機經縷稍就滅盡夫命日夜耗損若絃憂多苦重焉得久存人命譬若牽牛市屠牛一遷步一近死地人得一日猶牛一步命之流去又促於此人命譬若水從山下晝夜進疾無須臾止人命過去有疾於此晝夜趣死進疾無佳人處世甚勤苦多憂念人命難得以斯之故當奉正道守行經戒無得毀傷布施窮乏人生於世無不死者念彌教諸弟子

如斯又曰吾棄貪婬瞋恚愚癡歌舞妓樂睡眠邪僻之心就清淨心遠離愛欲捐諸惡行內洗心垢滅諸外念覩善不喜逢惡不憂苦樂無二清淨其行一心不動得第四禪吾以慈心教化人物令知善道昇生天上悲心傷

第八

十九

愍恐其墮惡吾見四禪及諸空定靡不照達其心歡喜以其所見教化萬物令見深法禪定佛事若有得者亦助之喜養護萬物如自護身行此四事其心正等眼所受見麤好諸色其耳所聞歎音罵聲香熏臭穢美味苦辛細滑麤惡可意之願違心之惱好不忻豫惡不怨恚守斯六行以致無上正真之道若曹亦當行斯六事以獲應真之道念彌者三界衆聖之尊師也智慧妙達無窳不明矣其諸弟子雖未即得應真道者要其壽終皆生天

上心寂志寔上禪定者皆生梵天次生化應聲天次生不憍樂天次生兜術天次生鹽天次生忉利天次生第一天上次生世間王侯之家行高得其高行下得其下貧富貴賤延壽夭逝皆由宿命奉念彌戒無唐苦者念彌者是我身諸沙門仍行精進可脫於生老病死憂惱之苦得應真滅度大道不能悉行可得不得還頻來溝港之道也明者深惟人命無常恍惚不久纔壽百歲或得或不得百歲之中凡更三百時春夏冬月各更其百也更千二百月春夏冬節各更四百月更三萬六千日春更萬二千日夏暑冬寒各萬二千日百歲之中一日再飯凡更七萬二千飯春夏冬日各更二萬四千飯也并除其爲嬰兒乳哺未能飯時儻懷不飯或疾病或瞋恚或禪或

齋或貧困乏食之時皆在七萬二千飯中百歲之中夜卧除五十歲爲嬰兒時除十歲老時除十歲營憂家事及餘事除二十歲人壽百歲纔得十歲樂耳佛告諸比丘吾已說人壽說年說月說日飯食壽命吾所當爲諸比丘說者皆已說之吾志所求皆已成也汝諸比丘志願所求亦當卒之當於山澤若於宗廟講經念道無得懈惰決心之士後無不悔矣佛說經已諸比丘無不歡喜而爲佛作禮而去

萬八

二十

鏡面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衆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求食而日未中心俱念言入城甚早我曹寧可俱到異學梵志講堂坐須臾乎僉然曰可即俱之彼與諸梵

志更相勞來便就座坐是時梵志自共爭經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施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說著後當後說反前說多法說非與重擔不能舉爲汝說義不能

解汝空知汝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惡言如是亦不善子曹言不證子曹正各起坐到舍衛國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爲佛作禮悉坐一面如事說之念是曹梵志其

萬八

三十一

學自苦何時當解佛告比丘言是曹異學非一世癡冥比丘過去久遠是閻浮提地有王名曰鏡面諷佛要經智如恒沙臣民多否誦帶瑣小書信螢火之明疑日月之遠見目瞽入以爲喻欲使彼捨行巡遊巨海矣勅使者

令行國界取生盲者皆將詣宮門臣受命行
悉將國界無眼人到宮所白言已得諸無眼
者今在殿下王曰將去以象示之臣奉王命
引彼瞽人將之象所牽手示之中有持象足
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脇者持背者
持耳者持頭者持牙者持鼻者瞽人於象所
爭之紛紛各謂已真彼非使者牽還將詣王
所王問之曰汝曹見象乎對言我曹俱見王
曰象何類乎持足者對言明王象如漆筭持
尾者言如掃帚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
如鼓持脇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几持耳
者言如簸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
持象鼻者對言明王象如大索復於王前共
訟言大王象真如我言鏡面王大笑之曰瞽
乎瞽乎爾猶不見佛經者矣便作偈言

今爲無眼曹 空諍自謂諦 覩一云餘非
坐一象相怨

又曰夫專小書不覩佛經滉漾無外巍巍無
蓋之真正者其猶無眼乎於是尊卑並誦佛
經佛告比丘鏡面王者即吾身是也無眼人
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盲致諍
今諍亦冥坐諍無益佛是時坐具檢此卷令
弟子解爲後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
經

目冥言是彼不及 著癡日漏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悉爾 倒亂無行何時解

常自覺得尊行 自聞見行無比

以墮繫世五宅 自可綺行勝彼

抱癡住望致善 以邪學蒙得度

所見聞諦受思 雖持戒莫謂可

見世行莫悉隨 雖點念亦彼行
與行等亦敬持 莫生想不及過
是以斷後亦盡 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點 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 胎亦胎捨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 悉觀法得正上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意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待 本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未爲慧 度無極終不還

察微王經

昔者菩薩爲大國王名曰察微志清行淨惟
歸三尊稟玩佛經靜心存義深覩人原始自
本無生元氣強者爲地軟者爲水煖者爲火
動者爲風四事和焉識神生焉上明能覺止

欲空心逮神本無因哲曰覺不悟之儔神依
四立大仁爲天小仁爲人衆穢雜行爲蜎飛
蚊行蠕動之類由行受身厥形萬端識與元
氣微妙難覩形無絲髮孰能獲把然其釋故
稟新終始無窮矣王以靈元化無常體輪轉
五塗絲絲不絕釋羣臣意衆闇難寤猶有疑
焉曰身死神生更受異體臣等衆矣豈識往
世也王曰論未志端焉能識歷世之事乎視
不覩孰能見魂靈之變化乎王以閑日由
私門出羸衣日行就補履翁戲曰率土之人
孰者樂乎翁曰惟王者樂耳曰厥樂云何翁
曰百官虔奉兆民貢獻願即從心斯非樂乎
曰如爾云矣即飲之以蒲萄酒厥醉無知抗
著宮中謂元妃曰斯蹠翁云王者樂矣吾今
戲之衣以王服令聽國政衆無怪焉妃曰敬

諾其醒之日侍妾佯曰大王酒醉衆事猥積宜在平省將出臨御百揆催其平事朦朦瞢瞢東西不照國史記過公臣瑳切虔坐終日身都痛痛食爲不甘日有瘦疵宮女訛曰大王光華有損何爲答曰吾夢爲補蹠翁勞躬求食甚艱難云故爲痛耳衆靡不竊笑之夜寢不寐展轉反側曰吾是補蹠翁耶真天子乎若是天子肌膚何麤本補履翁緣處王宮余心荒矣目精亂乎二處之身不照孰真元妃佯曰大王不悅具奉妓樂飲以蒲萄酒重醉無知復其舊服送著麤牀酒醒即寤覩其陋室賤衣如舊百節皆痛猶被杖楚數日之後王又就之翁曰前飲爾酒酒眩無知今始寤耳夢處王位平省衆官國史記過羣寮切瑳內懷惶灼百節之痛被笞不踰也夢尚

若斯況真爲王乎往日之論定爲不然王還宮內與羣臣講論斯事笑者聒耳王謂羣臣曰斯一身所更視聽始今尚不自知豈況異世捨故受新更于衆艱魑魅之拂靡忤之困而云欲知靈化所往受身之士豈不難哉經曰愚懷衆邪欲覩魂靈猶朦朦晦行仰視星月勞躬沒齒何時能覩於是羣臣率土黎庶始照魂靈與元氣相合終而復始輪轉無際信有生死殃禍所趣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是我身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梵皇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汝等修德奉行衆善必獲大福譬如農夫宿有沃田耕犁調熟雨潤水適下種以時應節而生芸除草穢又無災害何懼不

